

蔡東藩著

一集

民國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一回

(37)

序

在通常的狀況，我們對於「最近的」往往比較「稍遠的」感覺興趣些。因此現代史，或近百年史，在學校裏成了專門的課程。史學雖然注重疏通知道，但知古而不知今，是無益於史識的。最近的史事容易盡量地探討，得着詳細的實情，而最近的人物有的至今還存在。於是要找這樣作史者便很困難的，至少要備下列幾條件：

(一)與此中人物無關，而能知其人的行實與立品。(二)與此中事件無關，而能詳知其本末與原委。(三)秉着至公，毫無偏袒與顧忌地寫出來。(四)依據真理，察明因果，勇敢而正確的批判出來。

蔡先生可算適當的人選了。他完成了十部歷史演義以後，終於寫到民國時期了。民國的產生，一方面，受世界的影響，所以延亂至今，又是受前代的影響。以晚清爲因，民國便是果。以世界的民治事說爲因，共和國體便是果。歷史的偉大性，我們真不可忽略的呵。在讀完十部演義的時候，我知道大家是必需的來讀這部蔡先生的民國演義。

民國永遠向前的進展，這部演義也繼續的向前敘述着。姑分爲幾個階段，使大家有相當的認識。我們知道每一階段，有一個或幾個中心人物，而這種人物都是轉移一時風氣的，一段的事實，便從這幾位手中輕輕的施展出來，其得失是非，有非一時所能論定的。作者在敘述中雖具有暗示性，但真實的事實展開在讀者之前，這是最平允不過的，也是史家應具的精神呢。

作者自己申述他的意見道：「回憶辛亥革命，全國人心方以爲推翻清室，永除專制，此後得享共和之幸福，而不意狐狸狐搯，迄未有成。袁氏以牢籠全國之才智，而德不足以濟之。醉心帝制，終歸失敗，且反釀成軍閥干政。

之漸。貽禍國是，黎馮相繼，迭被是禍，以次下野。東海承之，處積重難返之秋，當南北分爭之深，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豈其相煎，迄無寧歲，是豈不可以已乎？所幸臨時約法，絕而復蘇，人民之言論自由，著作自由，尙得蒙約法上之保障。草莽下士，就見聞之所及，援筆直陳，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此則猶受共和之賜，而我民國之不絕如縷，未始非賴是保存也。竊不自揣，謹據民國紀元以來之事實，依次演述，分回編纂，借說部之體裁，寫當代之狀況，語皆有本，不敢虛誣，筆婉如刀，但憑公理。一這是何等光明的態度。

其次要說到史料之源。現代史料，與新聞學有莫大的關源。海西的 *Journalism*，是專門的學科，實則史學的分支。禮記喪服小記：「報葬者報虞。」注：「報讀爲赴，急疾之義。」此用爲急報之意之始。現在叫做「報紙」的，正取此義。報紙的解釋很多，有以報紙作用爲基礎而下定義的，有從法律上所規定報紙之性質而下定義的，有從報紙之形式上與作用上之觀察而下定義的。戈公振氏綜合各說而下定義，曰：「報紙者，報告新聞，揭載評論，定期爲公衆而刊行者也。」現代的報紙，以馬六甲 *Malacca* 的察世俗每月週報爲最早，在民國前九十七年，即嘉慶二十年的事。原爲外人所創，官報本無民意可言，外人辦報又是代表他們的意思。真正的民報，是同治十二年，漢口出版的昭文新報最早。同治十三年，上海出版了匯報，香港出版的循環日報。光緒二年，上海出版新報，十二年，廣州出版廣報，這四種報紙是開報的新記錄。到了民國成立後，黨爭歲不絕書，凡不欲牽入政治漩渦的報紙，漸趨向營業方面，報紙本身才有獨立性。當代的新聞學家，分報紙爲四時期：（一）官報獨占時期；（二）外報創始時期；（三）民報勃興時期；（四）報紙營業時期。報紙愈發達，史料愈豐富。治現代史的人，不閱報紙當然是不能的事。然而歷史家與新聞是兩事，報紙自有其編製的技術，史家只用他的材料，試以這部演義敘述的方法與報紙相比勘，便可知二者的異同了。

自序

治世有是非，濁世無是非。夫濁世亦易嘗無是非哉？弊在以非爲是，以是爲非，羣言厲難，無所適從，而是非遂顛倒而不復明。昔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楊墨，筆削謹嚴，辯論詳駁，其足以維持世道者，良非淺渺。故後世以聖賢稱之。至秦漢以降，專制日甚，文網繁密，下有清議，偶觸忌諱，卽罹刑辟，世有明哲，亦何苦自拚生命，與濁世爭論是非乎？故非經一代易姓，從未有董狐直筆，得是是非之真相，卽憤時者忍無可忍，或託諸歌詠，或演成稗乘，美人香草，聊寫憂思，水滸紅樓，無非假託，明眼人取而閱之，鉤深索隱，煞費苦心，尙未能洞燭隱遺，而一孔之士固無論已。今日之中華民國，一新舊交替之時代也，奮者未必盡非，而新者亦未必盡是。自紀元以迄於茲，朝三暮四，變幻靡常，忽焉以爲是，忽焉以爲非，又忽焉而非者又是，是者又非，膠膠擾擾，莫可究詰，繯以是非之正軌，恐南其轅而北其轍，始終未能達到也。回憶辛亥革命，全國人心，方以爲推翻清室，永除專制，此後得享共和之幸福，而不意狐狸，迄未有成，袁氏以牢籠全國之材智，而德不足以濟之，醉心帝制，終歸失敗，且反釀成軍閥干政之漸，貽禍國是。黎馮相繼，迭被是禍，以次下野，東海承之，處積重難返之秋，當南北分爭之際，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豈其相煎，迄無寧歲，是豈不可以已乎？所幸臨時約法，絕而復蘇，人民之言論自由，著作自由，尙得蒙約法上之保障，草茅下士，就見聞之所及，援筆直陳，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此則猶受共和之賜，而我民國之不絕如縷，未始非編是保存也。竊不自揣，謹據民國紀元以來之事實，依次演述，分回編纂，借說部之體裁，寫當代之狀況，語皆有本，不敢虛誣，筆婉如刀，但憑公理。我以爲是者，人以爲非，聽之可也，我以爲非者，人以爲是，聽之亦可也。危言乎？危言乎？敢以胥諸海內大雅。中華民國十年一月古越東顧自謙於臨江書舍。

第一回 揭大綱全書開始 乘鉅變故老重來

鄂軍起義，各省響應，號召無數兵民，造成一個中華民國。什麼叫作民國呢？民國二字，與帝國二字相對待。從前的中國，是皇帝主政，所有神州大陸，但教屬諸一皇以下，簡直與自己的家私一般，好一代兩代承襲下去。自從夏禹以降，傳到滿清，中間雖幾經革命，幾經易姓，究不脫一個皇帝範圍。小子生長清朝，猶記得十年以前，無論中外，統稱我國為大清帝國，到了革命以後，變更國體，於是將帝字廢去，換了一個民字。帝字是一人的尊號，民字是百姓的統稱，一人當國，人莫敢違，如或賢明公允，所行政令，都慍人心，那時國泰民安，自然至治，怎奈瓶業的皇帝，或有幾個賢明，幾個公允，傳到子子孫孫，多半昏憤糊塗，暴虐百姓，百姓受害不堪，逃徙身走險，相聚為亂，所以歷代相傳，總有興亡。天下無不散的筵席，從古無不滅的帝家。近百年來，中外人士，究心政治，統說皇帝制度，實是不良，欲要一勞永逸，除非推翻帝制，改為民主，不可依理而論，原說得不錯。皇帝專制，流弊甚多，若改為民主，雖未嘗無總統，無政府，但總統由民選出，政府由民組成，當然不把那昏憤糊塗的人物，公舉起來。況且民選的總統，民組的政府，統歸人民監督，一國中的立法權，又屬諸人民，總統與政府，只有一部份的行政權，不能違法自行，倘或違法，便是叛民，民得彈劾質問，并可將他粹去。這種新制度，既叫作民主國體，又叫作共和國體，真所謂大道為公，最好沒有的了。原是無上的政策，可惜是紙上空談，不見實行。

小子每憶起辛亥年間，一聲霹靂，發響武昌，全國人士，奔走呼應，彷彿是痴狂的樣兒。此時小子正寓居滬上，日夕與社會相接，無論紳界學界，商界工界，沒一個不喜形於色，聽得民軍大勝，人人拍手，個個騰歡，偶然民軍小挫，便都疾首蹙額，無限憂愁，因此紳界籌餉，學界募捐，商界工界，情願散去本業，投身軍伍，誓志滅清，甚至嬌嬌瀟瀟。

滿的女佳人也，居然想做花木蘭，梁紅玉，組織甚麼練習團，競進社，後援會，北伐隊，口口女同胞，聲聲女英雄，鬧得一塌糊塗。還有一班超等名伶，時髦歌妓，統乘此大出風頭，借着色藝，贖貨助餉，看他宣言書，聽他演說，似乎這愛國心，已達沸點，若從此堅持到底，不但衰微的滿清，容易掃盪，就是東西兩洋的強國，也要驚心動魄，讓我一籌呢。中國人熱度只有五分鐘，外人怕我什麼，況當時募捐助餉的人物，或且籍名中飽，看怎可喜，實是可恨。老天總算做人美，偏早生了一個孫中山，又生了一個黎黃陂，並且生了一個袁項城，趁這清祚將絕的時候，要他三人出來作主，幹了一番掀天動地的事業，把二百七十年的清室江山，一古腦兒奪還，四千六百多年的皇帝制度，一古腦兒掃清。戰國四萬萬同胞，總道是民國肇興，震盪今古，從此光天化日，爾夏無塵，大家好安享太平了。當時我也有此宏願。

誰知民國元年，你也集會，我也結社，各自命為政黨，分門別戶，互相詆排，已把共和二字，撒在腦後，當時小子還原諒一層，以為破壞容易，建設較難，各人有各人的意見，表面上或是分黨，實際上總是為公，倘大眾競爭，出了一種妥當的政策，實心做去，豈非是愈說愈進麼？故讓一步，無如聚訟曉曉，總歸是沒有辯清，議院中的議員，徒學了劉四罵人的手段，今日吵，明日鬧，把筆墨硯瓦，做了兵械，此拋彼擲，飛來飛去，簡直似孩兒打架，並不是政客議事，中外報紙，傳為笑談。那是智多能的袁項城，看議會這般胡釀料，他是沒有學識，沒有能耐，索性我行我政，管什麼代議不代議，約法不約法，黨爭越鬧得利害，項城越笑他庸驥，後來竟仗着兵力，逐去議員，取消國會。東南民黨，與他反對，稍稍下手，已被他四面困住，無可動彈，只好抱頭鼠竄，不顧而逃。袁項城志滿心驕，遂以為人莫余毒，竟欲將辛苦經營的中華民國，據為袁氏一人的私產。可笑那熱中人士，接踵到來，不是勸進，就是稱臣，向時昌言共和，至此反盛稱帝制。不如是，安得封侯拜爵？斗大的洪憲年號，擡出朝堂，幾乎中華民國，又變作袁氏帝國。偏偏人心未死，西南作怪，醞釀久之，大江南北，統國揚這五色旗，要與袁氏對仗。甚至袁氏左右，無不反戈，新華宮裏，單刺了幾個嬌妾，幾個愛子，算是奉迎袁皇帝，看官！你想這袁皇帝，向能成事麼？皇帝做不成，總統都沒人承認，把袁氏氣

得兩眼翻白，一命嗚呼。補由自取。

副總統黎黃陂，援法繼任，仍然依着共和政體，敷衍度日。黃陂本是個才不勝德的人物，仁柔有餘，英武不足；那班開國元勳，及各省丘八老爺，又不服他命令，鬧出了一場復辟的事情。冷灰裏爆出熱栗子，不消數日，又被段合肥與兵致討，將共和兩字，掩住了復辟兩字。宣統帝仍然遜位黎黃陂，也情願辭職。馮河間由南而北，代任總統，段居首揆，西南各督軍，又與段交惡，雙方決裂，段主戰，馮主和，府院又激成意氣，弄到和不得，戰無可戰，徒落得三湘七澤，做了南北戰爭的磨心，忽而歸北，忽而歸南，擾擾年餘。馮段同時下野，徐氏繼起，因資望素崇，特地當選，任爲總統。他是個文士出身，不比那袁黎馮三家，或出將門，或據軍閥，雖然在前清時代，也曾做過東三省制軍，復入任內閣協理，很是有點閱歷，有些膽識，究竟他慣用毛錐，沒有什麼長槍大戟，又沒有什麼虎爪狼牙，只把那老成歷鍊四字，取了總統的印信，論起勢力，且不及段合肥馮河間。河間病歿，北洋派的武夫系，自然推合肥爲領袖，看似未握重權，他的一舉一動，實有足踏神京，手掌中原的氣概。陸降者誠，炎炎者細，段氏何未聞此言。麾下一班黨羽，組成一部安福系，橫行北方，偌大一個徐總統，那裏敵得過段。黨要甚麼，徐總統只好依他甚麼，勉勉強強的過了年餘，南北的惡感，始終未除，議和兩代表，在滬上駐足一兩年，並沒有一條議就，但聽得北方武夫系，及遼東騎帥，又聯結八省同盟，與安福系反對起來，京畿又做了戰場，安福部失敗，倒臉下臺，南方也黨派紛爭，什麼漢系，什麼桂系，什麼粵系，口舌不足，繼以武力。維探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甜。咳，好好一座中國江山，被這班強有力的大人先生，鬧到四分五裂，不可究詰。共和在那裏？民主在那裏？轉令無知無識的百姓，反說是前清制度，沒有這般瞎鬧，暗地裏怨悔得很，小子雖未敢作這般想，但自民國紀元，到了今日，模模糊糊的將及十年，這十年內，蒼狗白雲，幾已演出許多怪狀，自愧沒有生花筆，彙蓮舌，寫述歷年狀況，喚醒世人癡夢，篝燈夜坐，愁極無聊，眼睜睜的瞧着硯池，尚積有幾許積墨，硯池旁的禿筆，也躍躍欲動，令小子手中生癢，不知不覺的檢出殘稿，取了筆醮了墨，淋淋

滴滴，深潦草草的寫了若干言，方纔倦臥。明早夜間，又因餘懷未盡，續寫下去，一夕復一夕，一秩復一秩，居積積少成多，把一肚皮的陳油敗醬，盡行發出。哈哈！這也是窮措大的牢騷，書馱子的伎倆，看官不要先笑，且看小子筆下的調首。這二千餘言，已把民國十年的大綱，儘算無遺，直是一段好稿子。

話說清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湖北省會的武昌城，所有軍士，竟揭竿起事，昌言革命。清總督瑞澂，及第八鎮統領張彪，都行了三十六著的上著，溜了出去，逃脫性命。從革命開始是重湖本源。革命軍公推統領，請出一位黎協統來，做了都督，黎協統名元洪，字宋卿，湖北黃陂縣人，曾任二十一混成協統領。既受任爲革命軍都督，免不得抵拒清廷，張起獨立旗，打起自由鼓，堂堂整整，與清對壘。第一次出兵，便把漢陽佔住，武漢聯絡，遂移檄各省，提出「民主」兩字，大聲呼號。清廷的王公官吏，嚇得魂飛天外，急忙派陸軍大臣廕昌，督率陸軍兩鎮，自京出發，一面命海軍部加派兵輪，飭海軍提督薩鎮冰，督赴戰地，并令水師提督程允和，帶領長江水師，即日赴援。不到三五日，又起用故宮保袁世凱，爲湖廣總督，所有該省軍隊，及各路援軍，統歸該督節制，就如廕昌薩鎮冰所帶水陸各軍，亦得由袁世凱會同調遣。看官！你想袁宮保世凱，是清朝攝政王載灃的對頭，宣統嗣位，載灃攝政，別事都未曾辦理，先把那慈禧太后寵任的袁宮保，黜逐回籍，雖乃兄光緒帝，一生世不能出頭，多半爲老袁所害，此時大權在手，應該爲乃兄雪恨。事俱詳見清史演義。本書爲清史演義之續，故不加詳述，只含蘊說過。但也未免躁急一點。袁宮保的性情，差不多是魏武帝，寧肯自己認錯，閉門思過，只因載灃得勢，巨卵不能敵石，沒奈何退居項城，託陶養疴，日與嬌妻美妾，詩酒陶情，釣游樂性，大有理亂不知，黜涉不聞的情狀。若非革命軍起，倒也優游卒歲，不致得惡。及武昌起義，又欲起用這位老先生，這叫做退即墜淵，進即加膝，無論如何長厚，也未免憤憤不平，何況這機變絕倫的袁世凱呢？單就袁世凱與袁世凱論，因此書章法，要請此公作主，所以特別詳載。且廕昌是陸軍大臣，既已派他督師，不應該三日內，復起用這位袁宮保來與廕昌爭權，眼見得清廷無人，命令顛倒，不待各省響應，已可知清祚不穩了。謂數語是言清廷必亡，項城只食天之功，以爲己力耳。

清廷起用袁公的詔旨，傳到項城，袁公果不奉詔，覆稱足疾未愈，不能督師。戴澧恰也沒法，只促廕昌南下，規復武漢。廕昌到了信陽州，竟自駐紮，但飭統帶馬繼增等進至漢口，黎都督也發兵抵禦，雙方逼緊，你槍我彈，對轟了好幾次，互有擊傷。薩軍門帶着海軍，鳴礮助威，民軍踞住山上，亦開礮還擊，薩艦從下擊上，非常困難，民軍從上擊下，恰很容易，突然間一聲礮響，烟迷漢水，把薩氏所領的江元輪船，打成了好幾個窟窿，各艦隊相率驚駭，紛紛逃散。江元艦也狼狽遁去，北軍頓時失助，被民軍掩擊一陣，殺得七零八落，慌忙逃還。兩下裏勝負已分，民軍聲威大震。黃州府、沔陽州、宜陽府等處，乘機響應，徧豎白旗，到了八月三十日，湖南也獨立了，清巡撫余誠格逃去，九月三日，陝西又獨立了，清巡撫錢能訓自刎不死，由民軍送他出境，越五日，山西又獨立了，清巡撫陸鍾琦，閣家殉難，嗣是江西獨立，雲南獨立，貴州獨立，民軍萬歲，民國萬歲的聲音，到處傳響，驚報飛達清廷，與雪片相似，可憐這位攝政王載灃，急得沒法，只哭得似淚人兒一般。

內閣總理慶親王奕劻，內閣協理大臣徐世昌，本是要請老袁出山，至此越加決意，同在攝政王載灃前，力保老袁，乃再命袁世凱為欽差大臣，所有赴援的海陸各軍，並長江水師，統歸節制。又命馮國璋總統第一軍段祺瑞總統第二軍，也歸袁世凱節制調遣。老袁接着詔命，仍電覆「足疾難痊，兼且咳嗽，請別簡賢能，當此重任」等語。將軍欲以巧勝人，驢馬豈可馱不駭。那時清廷上下，越加惶急，兩由老慶同徐世昌，寫了誠懇懇的專函，命專員阮忠樞，賈至信陽，交與廕昌，令他親至袁第，當面敦促。廕昌自然照辦，即日馳往項城，與老袁晤談，繳出京信，由老袁展閱。老袁瞧畢，微微一笑道：「一時時抱佛脚，恐也來不及了。」廕昌又提出公館私情，勸勉一番，於是老袁纔慨然應允。指日起程。廕昌欣然告別，返到信陽州，即電達清廷。略曰：「袁世凱已允督師，亂不足平，惟京師兵備空虛，自願回京調度，藉備非常」等語。清廷即日頒旨，令俟袁世凱至軍，即回京供職。這道命令下來，廕昌快活非常，樂得卸去重擔，觀望數日，便好脫罪。偏是前敵的清軍，聞袁公已經奉命，親來督師，沒一個不踴躍起來，大家磨拳擦掌道：「

袁宮保來了，我輩須先戰一場，佔些威風，休使袁公笑罵呢。」先聲奪人。原來光緒季年，袁世凱曾任直隸總督，練兵六鎮，布滿京畿，如段祺瑞、馮國璋等，統是袁公麾下的將弁，素蒙知遇，感切肌膚，將弁如此，兵士可知。後來馮段之推奉袁氏，即寓於此。

馮段兩人，當下商議，決定馮爲前茅，段爲後勁，與民軍決一勝負。馮國璋即率第一軍南下，橫厲無前，突入灤口，民軍連忙攔截，彼此接仗，各拚個你死我活，兩不相下。嗣經薩鎮冰復率兵艦，駛近戰綫，架起巨砲，迭擊民軍，民軍傷斃無數，不得已倒退下來。馮軍遂乘勝追殺，得步進步，直入灤口華界，大肆焚掠，好幾十里的市場，都變做瓦礫灰塵。這時候的馮軍，非常高興，搶的搶，擄的擄，見有姿色的婦女，便撲抱而去，任情淫樂。皆歸於主，謂馮國璋不得辭過。正在橫行無忌，忽接到袁欽差的軍令，禁止他非法胡行，馮軍方纔收隊，靜待袁公到來。不到一日，袁欽差的行牌已到，當由馮國璋帶着軍隊，齊到車站恭迎。不一時，專車已到，放汽停輪，國璋搶先趨謁，但見銀頂輝煌的袁大臣，剛立起身來，準備下車，謂頂輝煌四字，寓有微意。見了國璋，笑容可掬，國璋行過軍禮，即引他步下車台，兩旁軍隊，已排列得非常整肅，統用軍禮表敬。袁欽差徐步出站，即有綠呢大轎備着，俟他坐入，由軍士簇擁而去。小子有詩咏袁欽差道：

奉命南來抵漢津，丰姿猶是宰官身。
欲知袁欽差入營後事，且看下同說明。 試看領頂遵清制，關外爭稱袁大臣。

前半回爲全書楔子，已是借他人酒盃，澆自己塊壘，滿腹牢騷，都從筆底寫出，令人開卷一讀，無跟歡歡，入後敘述細事，便請出袁項城來，作爲主腦，蓋那始革命者爲孫黎，而助成革命者爲袁項城，項城之與民國，實具有絕大關係，自民國紀元，以迄五年，無在非袁項城一人作用，即無非袁項城一人歷史，故著書人於革命情事，已詳見清史通俗演義者，多半從略，獨於袁氏不肯放過，無袁氏，則民國或未必成立，無袁氏，則民國成立後，或不致擾攘至今成也，蓋何敗也，蓋何吾當以此言轉贈袁公書中，述及袁氏稱號不一，若抑若揚，若嘲若諷，蓋已情見乎詞，非雜出不倫，茫無定據也。

第二回 黎都督覆函拒使 吳軍統被刺喪元

却說袁欽差世凱。既到漢口，當然有行轅設着，暫可安駐。入行轅後，不暇休息，即命馮國璋引導，周視各營，備見受傷兵士，統用好語撫慰，兵士感激得甚，甚至泣下。及袁欽差反寓行轅，各國駐漢領事，陸續拜會，談及漢口焚掠情形，語多譏刺。袁欽差點首會意，待送客出營，便召國璋入轅，與他密語道：「此次武漢舉事，並不是尋常土匪，又不是什麼造反，我聞他軍律嚴明，名曰正大，端的是不可小覷。」眼光頗大。前日廢大臣受命南下，路過彰德，曾到我家探問，我已料此番風潮，愈鬧愈大，不出一月，即當影響全國，所以與廢談及，論敵須要仔細，千萬勿可浪戰，今果不出所料，那省獨立，這省也獨立，警報到耳，已有數起。似你帶兵到此，奪還漢口，想必殺掠過甚，以致各國領事，也有不平的議論，可見今日行軍，是要格外謹慎哩。」國璋聞言，不由的臉色一紅，半响纔答道：「革命風潮，鬧得甚緊，漢口百姓，也歡迎革命，不服我軍，若非大加懲創，顯見我軍沒用，恐越發鬧得高興了。」袁欽差撚鬚微笑道：「殺死幾個小百姓，似乎是沒甚要緊，不過現在時勢，非洪楊時可比，滿人糊塗得很，危亡在即，可不必替他出力，結怨人民，且恐貽累外交，變生意外，據我的意見，不如暫行停戰，與他議和，若他肯就我範圍，何妨得休使休過了一年，是一年，且到將來，再作計較。」前數語是項城本心，後數語乃暫時敷衍。國璋道：「宮保所囑，很是佩服，但我軍未經大捷，他亦未必許和呢。」馮國璋思擇度。袁欽差嘆道：「我本回籍養病，無心再出，偏老慶老徐等，硬來迫我，沒奈何應命出山。廢午樓脫卸肩子，好翩然回京了。」午樓即廢昌別字，御事回京，由此帶過。我卻來當此重任，看來此事頗大，費周折哩。」正說着，外面又遞入廷寄，內稱：「慶親王奕劻等，請准辭職，着照所請。慶親王奕劻，開去內閣總理大臣，大學士那桐徐世昌，開去協理大臣，袁世凱着授為內閣總理大臣。該大臣現已前赴湖北督師，着將應辦各事，略為布

置，即行來京，組織內閣」等語。袁欽差聽畢，遞示國璋道：「沒事的時候，親貴擅權，把別人不放在眼裏，目下時勢日迫，却把千斤萬兩的擔子，一層一層的壓到我們身上，難道他們應該安樂，我等應該喫苦麼？」（形於言畢，咨嗟不已。國璋也長嘆了好幾聲，心也動了。嗣見老袁無言，方纔別去。）

袁欽差躊躇一會，方命隨員具摺，奏辭內閣總理，并請開國會，改憲法，下詔罪己，開放黨禁等情。拜疏後，復聞上海獨立，江蘇獨立，浙江獨立，又是三者獨立，不禁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當下令隨員劉承恩，致書鄂軍都督黎元洪，籌商和議。承恩與元洪同鄉，當即繕寫書信，着人送去。待了兩日，並無覆音，又續寄一函，仍不見答。清廷已下罪己詔，命實行立憲，寬赦黨人，并擬定憲法信條十九則，宣登太廟，頒告天下，且促袁世凱人京組織，毋再固辭。所有湖廣總督一缺，另任魏光燾。魏未到任以前，着王士珍署理。袁欽差得旨，擬即北上，啓行至信陽州，再命劉承恩寄書黎督，繕稿已竣，又由自己特別裁酌，刪改數行，其書云：

茲寄兩函，未邀示覆，不識可達典籤否？頃奉項城宮保諭開：刻下朝廷有旨，一下罪己之詔，二實行立憲，三赦開黨禁，四皇族不問國政等因，似此則國政尚有可挽回振興之期也。遵即轉達台端，務宜設法和平了結，早息一日兵爭，地方百姓早安靜一日，否則勢必兵連禍結，不但塗毒生靈，糜費巨款，迨至日久息事，則我國已成不可收拾之國矣。況與兵者漢人，受蹂躪者亦漢人，反正均我漢人，喫苦也。弟早見政治日非，遂有終老林下之想，今因項城出山，以勸撫爲然，政府亦有悔心之意，即此情理，亦未嘗非閣下暨諸英雄，能出此種善導之功也。依弟愚見，不如趁此機會，暫且和平了結，且看政府行爲如何，可則竭力整頓，否則再行設策以謀之，未爲不可。果以弟見爲是，或另有要求之處，弟即行轉達項城宮保，再上達辦理。至諸公皆大才，棲繁不獨不咎既往，尙可定必重用，相助辦理朝政也。且項城之爲人誠信，閣下亦必素所深知，此次更不致失信於諸公也。（此三語想由項城自己編入，並聞朝廷有旨，諒日內即行送到麾下，弟有國桑梓，又素承不棄，用敢不揣冒昧，進言請教，務乞示覆，）

諸希愛照！

此書去後，仍然不得覆音，接連是廣西獨立，安徽獨立，廣東獨立，福建獨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自武昌革命以來，先後不過三十日，中國版圖二十二省，已被民軍佔去大半。當時為清盡命的大員，除山西巡撫陸鍾琦外，見前同。只有江西巡撫馮汝驥，閩浙總督松壽，餘外封疆大吏，不是預先逃匿，就是被民軍拘住，不忍加戮，縱他出走。還有江蘇巡撫程德全，廣西巡撫沈秉堃，安徽巡撫朱家寶等，居然附和民軍，拋去巡撫印信，竟做民軍都督。甚至慶親王的親家孫寶琦，本任山東巡撫，也為軍民所迫，懸起獨立旗來。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籍隸漢軍，竟為國民保安會長，成了獨立的變相。直隸灤州軍統張紹曾，又荷戈西向，威逼清廷速改政體。新授山西巡撫吳祿貞，且擁兵石家莊，隱隱有攫取北京的異圖。真是四面楚歌。那時身入漩渦的袁欽差，恰也着急起來，再令劉承恩為代表委員，副以蔡廷幹，同往武昌，與黎都督面議和約，自己決擬入都，整裝以待。過了兩日，方見劉蔡二人，狼狽回來，急忙問及和議，二人相繼搖首，并呈上覆函，由袁披閱。其詞云：

慰帥執事：袁字鴻慈，故稱慰帥。

邇者蔡劉兩君來，備述德意，具見執事俯念漢族同胞，不忍自相殘害，令我欽佩。

荷開示四條，果能如約照辦，則是滿清幸福，特漢族之受專制已二百六十餘年，自戊戌政變以還，曰改革專制，曰豫備立憲，曰縮短國會期限，何一非國民之鐵血威逼出來。徐錫麟也，安慶兵變也，孚琦炸彈也，廣州督署被轟也，滿清之膽，早經破裂。以上所敘各事，俱見清史通鑑。然逐次之偽論，純係牢籠漢人之詐術，並無改革政體之決心。故內而各部長官，外而各省督撫，滿漢比較，滿人之掌擬政權者幾何？人兵權財權，為立國之命脈，非毫無智識之奴才，即乳臭未乾之親貴，四萬萬漢人之財產生命，皆將斷送於少數滿賊之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即如執事，豈非我漢族中之最有聲望，最有能力之人乎？一削兵權於北洋，再奪政柄於樞府，若非稍有忌彈漢族之心，已西革職之後，險有性命之虞。他人或有不知，執事豈竟忘之？何曾忘記。自鄂軍倡義，四方響應，舉朝震恐，無

法支持，始出其成同故技，以漢人殺漢人之政策，執事果爲此而出，可謂忍矣。嗣又奉讀條件，諄諄以立憲爲首，時至二十世紀，無論君主國、民主國、君民共主國，莫不有憲法，特其性質稍有差異，然均謂之立憲。將來各省派員會議，視其程度如何，當探何種政體，其結果自不外立憲二字。特授諸輿論，滿清恐難參與其間耳。卽論清政府疊次上諭所云，試問鄂軍起義之力，爲彰德高臥之力乎？鄂軍倘允休兵，滿廷反汗，執事究有何力以爲後盾？今鄂軍起義只匝月，而響應宣告獨立者，已十餘省，滬上歸并之兵輪及魚雷艇，共有八體，其所以光復之速而廣者，實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我軍進攻，竊料滿清實無抵抗之能力，其稍能抵拒者，惟有執事，然則執事一身繫漢族及中國之存亡，不綦重哉！設執事真能知有漢族，真能系念漢人，則何不趁此機會，攬握兵權，反手王齊匪異人任，卽不然，亦當起中州健兒，直搗幽燕，渠何嘗不作此想，特不欲顯行耳。苟執事真熱心滿清功名也，亦當日夜騰祝我軍速指黃河以北，則我軍聲勢日大，一日，執事爵位日高，一日，倘鄂軍屈服於滿清，恐不數日間，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矣。年已見，不煩指教。執事犯功高震主之嫌，雖再伏隱彰德而不可得也。隆裕有生一日，戊戌之事，一日不能忘也，執事之於滿清，其感情之爲如何？執事當自知之，不必局外人爲之代謀。同志人等，皆能自樹漢族勛業，不願再受滿族羈絆，亦勿勞錦注。頃由某處得無線電，知北京正危，有愛新氏去國逃走之說，果如是，則法人資格喪失，雖欲贈友邦而無其權矣。執事又何疑焉？竊爲執事計，聞清廷有召還之說，分二策以研究之一：清廷之召執事回京也，恐係疑執事心懷不臣，藉此以釋兵權，則宜援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例以拒之。二：清廷果危急而召執事也，庚子之役，各國聯軍入京，召合肥入定大局，合肥留滬不前，沈幾觀變，前事可師。所惜者，合肥奴性太深，僅得以文忠結局了此一生意。歷史李氏子豈能終無餘憾乎？元洪一介武夫，罔識大義，惟此心除保民外，無第二思想，況執事歷世太深，觀望過甚，不能自決，須知當仁不讓，見義勇爲，無待游移。孟子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全國同胞，仰望執事者久矣，請勿再以假面具示人，有失大來面目。

則元洪等所忠告於執事者也。餘詳蔡劉二君口述，書不盡言，惟希垂鑒！

袁欽差閱畢，毫不動色，惟點了好幾回頭，知已相逢，應該心照。嗣見劉蔡二人，尚站立在側，便與語道：「他不肯歸和，也就罷了，我便要啓程赴京，你兩人收拾行李，一同北上，可好麼？」二人正在聽命，忽由隨役遞呈名刺，報稱第一軍統領段祺瑞求見，袁欽差即命傳入。彼此相見，行過了禮，祺瑞先開口道：「聞宮保已擬北上，祺瑞特來恭送，并乞指教。」袁欽差道：「革命風潮，鬧得這樣大，看來是不易收拾，中外人心，又傾向革命，馮軍一入畿口，稍行剝掠，各領事已有煩言，你想現在的事情，還好任情辦去麼？」祺瑞道：「京中資政院，已奏請懲辦前敵將帥，聞已交宮保查辦，不知宮保究如何作覆？」袁欽差微哂道：「一班老朽，曉得什麼軍情，華甫也太屬辣手，我已向他交代過了。」馮國璋字博直，老袁粗疏，馮國璋已見言外。祺瑞道：「可笑這吳祿貞，是革命黨中健將，朝廷不知爲何令撫山西，他帶了山西革命軍，還到石家莊，把京中輸運的軍火子彈，多半截留，反說是仰體朝廷德意，消弭戰禍，保全和平，并請誅縱兵燒殺的將帥，以謝天下，這真是出人意料的事情。現聞已在途被刺，連首級都無從着落呢。」吳祿貞諱事，亦從老段口中帶出。袁欽差不待說畢，便道：「這等人物，少一個，好一個，橫直是亂世魔星，不足評論。」祺瑞聽他言中有意，便不再說下去。袁氏何意，看官試猜。但聽袁欽差又與語道：「芝泉，祺瑞字。你是我的故交，我此次被逼出山，又要赴京，你須要助我一臂哩。」祺瑞拱手道：「敢不惟命是聽。」種種後文，均代於此語中。袁欽差道：「如此最好，我已要起程了。」當下與祺瑞攜手出轅，上輿告別。祺瑞仍在後送行，一直到了車站，俟袁欽差舍輿登車，一去一留，方纔分手。

看官聽着小子前著清史演義，於吳祿貞事未會詳叙，此書既從段祺瑞口中叙出，應該將吳事表明，補我從前缺略，且與袁項城亦隱有關係，更不能不特別從詳。木書於各省革命，俱從略舉，獨詳吳事者以此。吳祿貞字綬卿，湖北雲夢縣人，曾在湖北武備學堂肄業，由官費派學東洋。庚子拳亂，革命黨人唐才常發難漢口，祿貞方在日本學習士

官，潛身歸來，據住大通，爲唐榮援，唐敗被殺，祿貞仍遁入日本，後投効東三省，大著才名，得換兵柄，尋爲延吉廳邊務大臣，與日本辦理間島交涉，精幹明敏，日人不能逞，以功洊升副都統，未幾任第六鎮統制。他本蓄志革命，欲借著兵力，乘機舉事，會鄂軍起義，遂自請率軍赴敵。清廷頗懷疑忌，令隨廕昌南下，許廕昌使宣行事，如果察有異圖，立殺無赦。祿貞以廕昌偕行，料知所願難遂，乃託疾不往，嗣因灤州軍威逼立憲，有旨令祿貞往撫。祿貞到了灤州，卻在軍前演說，大致謂：「革命利益，滿漢均沾。」說得漢人非常贊成，就是軍伍中有幾個滿人，也不覺被他感化。當下集衆定議，入駐豐臺，擬逼清帝遜位，不意清廷已有所聞，調集京奉路綫列車，留京待命，一面令祿貞移勦山西。祿貞因計不得行，乃率部衆赴石家莊，自己輕車簡從，徑入山西省城，與山西民軍會商，擬糾合燕晉諸軍，協圍北京，且截取清軍南下的輜重，做爲自己的軍需，匆匆返石家莊，偕詹隨員在車中擬稿，只說是山西統撫，電達清廷，甫到車站，突有兵士上車，向祿貞屈膝道賀。祿貞見兵士肩章，書第十二協字樣，坦然不疑，正欲啓問，那兵士從靴內拔出匕首，向前直刺。祿貞忙離坐格拒，詹又大呼乞救，不防兵士愈來愈衆，各持槍攢擊。祿貞雖然驍勇，究竟敵不住多人，況且槍彈無情，撲通撲通的數聲，已將一位革命的英雄，送入鬼門關去，頭顱都不知下落。詹隨員逃避不及，也喫了好幾個衛生丸，與吳統制同登冥錄。生死相隨，可謂至友。看官：這第十二協軍隊，究係何人統轄？原來就是吳祿貞部下的軍隊，協統叫作周符麟，與祿貞含有宿嫌。祿貞本奏請黜周，公牘上陳，偏遭部駁，周仍虛與委蛇，至是竟遣旗兵刺死祿貞。或謂：「由清軍諮使良弼，通周二萬金，令他把祿貞刺死，免滋後患。」或謂：「爲袁欽差所忌，恐他先入京師，獨操勝算，轉令自己反落人後，無從做一番事業，所以密囑周符麟，除去一個好敵手。」後人編著民國春秋，書於辛亥年九月十六日，大書特書道：「袁世凱使人暗殺吳祿貞於石家莊。」

民國春秋會輯

入大同報 小子也不暇深考，但有一詩弔吳軍統云：

拚將鐵血造中原，勇士何妨竟喪元。但若暴徒非虜使，石家莊上太含冤。

吳軍統已死，袁欽差即啓程北上，京內的王公大臣，都拍手稱慶，差不多似救命王到來。欲知後事，試看下回。

馮段二人，是項城心腹，故本書開始，即將二人特別提出。微馮段，項城固無自逞志也。若與黎都督議和，項城不過暫時敷衍，並非當時要着，但黎督覆書，實已如見項城肺腑，推項城之意，亦必謂黃陂實獲我心，特未嘗明言耳。劉書毫無精采，不過與黎書互有關係，故特附錄，明眼人自能知之。至吳、孫、袁之被刺，是否由項城主使，至今尙無實證，惟大同報所載之民國春秋，已歸咎袁氏，想彼或有所見，並非曲意深文。吳、孫若行，則北京早下清帝亦早遜位，何待項城上臺今日之民國，較較爲振刷，亦未可知，是著書人之特載吳、孫、袁，固具有微意，不第補前著清史演義之闕已也。

第三回 奉密令馮國璋逞威 舉總統孫中山就職

却說京內官民，聞袁欽差到京，歡躍得什麼相似，多半到車站歡迎。袁欽差徐步下車，乘輿入正陽門，當由老慶、老徐等，極誠迎接，寒暄數語，即借至攝政王私邸，攝政王載灃，也只好闔除宿嫌，殷勤款待。請他來實行革命，安得不格外殷勤。老袁確是深沈，並沒有甚麼怨色，但只一味謙遜，說了許多才薄難勝等語。語帶雙敲，急得攝政王冷汗直流。幾欲跪將下去，求他出力。老慶、老徐等，又從旁慫恿，袁乃直任不辭，即日進謁隆裕后，也奉了誠懇懇懇的面諭，託他斡旋。袁始就內閣總理的職任，動手組織內閣，選用梁敦彥、趙秉鈞、嚴修、唐景崇、王士珍、薩鎮冰、沈家本、張謇、唐紹怡、達壽等，分任閣員，并簡放各省宣慰使，揀出幾個老成重望，要他充選。看官！你想當四面楚歌的時代，那個肯來冒險衝鋒，擔此重任？除在京幾個人員，無法推諉外，簡直是有官無人。而且海軍艦隊，及長江水師，又陸續歸附民軍，聽他調用，那時大河南北，只有直隸、河南兩省，還算是沒有變動。大江南北、四川，又繼起獨立，完全爲民軍所有，只南京總督張人駿，將軍鐵良，提督張勳，尙服從清命，孤守危城。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又組織聯

軍進攻南京，上海都督陳其美，且號召兵民，一面援應江浙聯軍，一面組合男女軍事團，倡義援鄂。枕戈待旦，健勇兒有志復仇，市鞍從軍，弱女子亦思偕作。彼談兵，此馳檄，一片譁噪聲，遙達北京，已嚇得滿奴倒躲，虜氣不揚。附者分寸閱者自知。

袁總理迭接警耗，前稱袁欲去，此稱袁總理，雖是就官官，寓意卻也不淺。默想民軍方面，露張得很，若非稍加懲創，民軍

目中，還瞧得起我麼？我要大大的做番事業，必須北制滿人，南制民軍，雙方歸我掌握，纔能任我所爲。隱指袁野心軍中實繁，計畫既定，便與老慶商議，令他索取內帑，把慈禧太后遺下的私積，向隆裕后逼出，隆裕后無法可施，落了無數淚珠兒，方將內帑交給出來。袁總理立飭幹員，運銀至鄂，獎勵馮國璋軍，并函飭國璋力攻漢陽。國璋得了袁總理命令，勝過皇帝詔旨，遂慷慨誓師，用全力去爭漢陽。漢陽民軍總司令黃興，係湖南長沙縣人，向來主張革命，屢仆屢起，百折不撓。黎都督元洪，與他素未識面，及武漢慶兵，他遂往見黎督，慨願前驅，赴漢殺虜。是夕，即渡江抵漢陽。漢陽民軍與清軍酣戰，已有多日，免不得陣陣傷亡，隊伍缺額，就令新募兵充數。新兵未受軍事教育，初次交鋒，毫無經驗，一味亂擊，幸清軍統馮國璋，守着老袁訓誡，未敢妄動，所以相持不決。至袁令一下，他即率軍猛進，圍攻龜山。民軍總司令黃興，督師抵敵，連戰兩晝夜，未分勝負，不意馮軍改裝夜渡，潛踰漢江，用着機關大砲，突攻漢陽城外民軍。民軍猝不及防，紛紛倒退。黃興商漢陽緊急，慌忙回援，見漢陽城外的要害，已被清軍佔住，料知漢陽難守，竟一溜煙的逃入武昌。下一道字，鄂有放歸龜山所有軍隊，失去了總司令，未免脚忙手亂，一時措手不迭，便被馮軍奪去。漢陽城內，隨即潰散，眼見得城池失守，又歸殘清等到武昌，發兵往援，已是不及。黎都督不免懊悔，但事已如此，無可奈何，只得收集漢陽潰軍，加派武昌生力軍，沿江分駐，固守武昌。黃興見了黎督，痛哭移時，撻隻身東行，備兵援鄂，黎督也隨口照允，聽他自去。黃興實非將才。

這時候的馮國璋，已告捷清廷，清廷封國璋二等男，國璋頗也欣備，便擬乘勝再下武昌，博得一個封侯拜相。

的機會。當下派重兵居住龜山，架起機關大砲，轟擊武昌。武昌與漢陽，只隔一江，砲力亦彈射得緊，幸虧武昌兵民，日夕嚴防，就是有流彈拋入，尚不過稍受損傷，無關緊要。沿江上下七十餘里，又統有民軍守着，老獨不能飛渡，只漢陽難民渡江南奔，船至中流，往往被砲彈擊沉，可憐這窮苦百姓，斷股絕臂，飄蕩江流，還有一班婦女兒童，披髮鬪水，宛轉呼號，無從乞救，一個一個的沉落波心，靠入魚鱉腹中。馬二先生何其忍心。各國駐漢領事，見了這般慘狀，也代爲不平，遂推英領事出爲介紹，勸令雙方停戰。自韓同知轉令外人出爲緩頰，豈是可嘆。國璋那肯罷休，只變須請命清廷，方可定奪。一面仍飭兵開砲，蓬蓬勃勃的，放了三日三夜，還想發兵渡江，偏偏接到袁總理命令，囑他停戰。馮國璋一團高興，不知不覺的，銷磨了四五分，乃照會英領事，開列停戰條件，尙稱「一民軍爲匪黨，並有匪黨變退出武昌城十五里，及匪黨軍艦的砲門，須一概卸下，交與介紹人英領事收存」等語。英領事轉達黎督，黎督復交各省代表會公決。

原來獨立各省，已各舉代表，齊集湖北，擬組織臨時政府，以便對內對外，本意是擇地武昌，因武昌方在被兵，不得安居，暫借漢口租界順昌洋行，爲各省代表會會所。各省代表，見了馮國璋停戰條款，統是憤懣交加，不願答覆。顧恐英領事面子，過不下去，乃想出一個用矛盾的法兒，寫了幾條，作爲覆詞。內開「虜軍須退出漢口十五里以外，及虜軍所據的火車，應由介紹人英領事簽字封閉。極好的滑稽筆調。這種絕對不合的條款，怎變磨磨就緒。惟老獨也不好再戰，暫行停戰勿攻，待有後命，再定計議。樂得逍遙。忽接到江南急電，江督張人駿將軍，嚴良提督，張勳等，統棄城出走，南京被民軍佔去。接連又奉袁總理電命，停戰十五日。於是按兵不動，彼此夾江自守，暫息烽烟。小子且將南京戰事，續敘下去。江督張人駿，本也是個樸稜人物，只因嚴良是滿人，始終輔清，張勳雖是漢族，却因受清厚恩，不敢背德，定欲保全江寧，對敵民軍，所以各省紛紛獨立，唯南京服從清室，毫無變志。江南第九鎮統制徐紹楨，時已反抗清廷，任爲寧軍總司令，發兵攻擊南京，初戰不利，退回鎮江，旋經浙軍司令朱瑞、蘇軍司令

劉之深，鎮軍司令林述慶，滬軍司令洪承勳，濟軍司令黎天才，齊集鎮江，與寧軍一同出發，再搗南京，張勳却也能耐，帶着十八營防軍，與聯軍交戰數次，互有殺傷。嗣因聯軍分頭進攻，一個效忠清室的張大帥，領東失西，好似一個磨盤心，終日在南京城下，指麾往來，鬧得人困馬乏，急忙電達袁總理，請他速發援兵。誰知這袁總理並無覆音，再四呼籲，終不見報。袁總理已叫你拱讓，你何苦硬要支持。未幾，濟軍佔領烏龍山，幕府山，浙軍亦佔領馬羣，孝陵衛一帶，又未幾，浙軍復進奪紫金山，會同鎮軍，滬軍，攻克天保城，張勳屢戰不利，反喪了統領王有宏，沒奈何退入朝陽門，專令城內，獅子山守兵，開礮擊射聯軍。那知獅子山上的兵士，已有變志，所發諸礮，都是向空亂擊，毫無效力。城外最要緊的雨花臺，又被蘇軍奪去，張勳力竭計窮，先囑愛妾小毛子，收拾細軟，由部衆擁護出城，自己亦率了殘兵二千人，與張人駿，鐵良等，開了漢西門，乘夜走脫，聯軍遂擁入南京，城歎呼不已。南京，錫長江下游，倚山，灝水，向稱爲龍盤虎踞的雄都，民軍席捲長江，必須攻克南京，纔得作爲根本重地。適值，漢陽爲清軍所得，兩方面勝負相同，各得對等資格，那時和議問題，方好就此着手了。實不能出老袁意中。

袁總理世凱，與清攝政王載灃，面和心不和，便乘此下手，欲逼載灃退歸藩邸，但形式上不便強逼，只把重大的問題，推到載灃身上去，自己不肯作主。載灃實擔架不起，情願辭職歸藩。慶親王奕劻，雖已罷去總理，遇着緊要會議，總要召他與聞，他便在隆裕后面前，力保袁總理能當重任，休令他人掣肘。隆裕后，究竟是女流，到了沒奈何時候，明知袁總理未必可靠，也只好求他設法，索性退去攝政王，把清廷一切全權，託付袁總理。全權付與，還有什麼話室。江山，袁總理遂命尚書，唐紹怡，做了議和代表，且與唐密商了一夜，方令放程南下。一夜密商，包括後來無數情事。各省代表會，聞北代表南來，公推伍廷芳爲民軍代表，酌定上海地點，與北代表會議。兩下裏只約停戰，未及言和。那革命黨大首領孫文，已從海外回國，來任臨時總統，開創一個中華民國出來。舉大如錄。

孫文字逸仙，號中山，廣東香山縣人，少時入教會學堂，領書，吸受歐化，目擊清政日非，遂倡言革命，嗣復往來

東西洋，結合中國游學生，組織同盟會，一心與滿清爲難，好幾次運動革命，統歸失敗。俱見清史，通俗演義。至是民軍起義，把中國二十二省的輿圖，得了三分之二，不禁宿願俱慰，奮袂回國。看官試總中國革命，全是他一人發起的勳力，此番功成回來，寧有不受人歡迎麼？

先是黃興到滬，擬召江浙軍援鄂，會因鄂軍與清軍議和，彼此停戰，乃將援鄂事暫行擱起。至南京已下，各省代表，均自漢口移至南京，道出滬上，擬選舉正副元帥。爲他日正副總統根本。當下開會公舉，黃興得票最多，當選爲大元帥，黎元洪得票，居次多數，當選爲副元帥。那知江浙聯軍，曠有煩言，多半謂漢陽敗將，怎能當大元帥的職任？況黎都督是革命功首，反令他屈居副座，如何服人？遂紛紛電達滬濱，不認黃興爲大元帥。此即爲軍人干涉立憲之始，但各代表推選不愜，也是難免指撥。各省代表，束手無策，只好再行酌議，擬將黎黃兩人，各一位置。黃興聞聯軍不服，即日離滬，只致書各省代表，力辭大元帥當選，並推舉黎元洪爲大元帥。各代表得了此書，樂得順風使帆，以大元帥屬黎，副元帥屬黃，惟會議時有一轉文，黎大元帥暫駐武昌，可由副元帥代行大元帥職權，組織臨時政府。公決後，卽由各代表派遺專足，歡迎副元帥移節江寧，一面與行政機關接洽，在江寧預設元帥府，專待黃副元帥到來。不意黃副元帥竟爾固辭，至再三敦促，仍然未至。有幾個革命黨人，與黃興素來莫逆，竟跑入代表會所，狂呼亂叫，拍案痛詈，略稱：一舉定的正副元帥，如何易置？顯是看輕我會中好友，你等名爲代表，試爲設身處地，一位大元帥，驟然降職，尚有面目來寧，組織臨時政府麼？此是政黨紛爭之始，意見選舉不愜之解。說得各代表俯首無言，待他舌乾口渴，方設詞勸慰，將他請出。黨人恨恨而去。

各代表忍氣吞聲，面面相覷。忽聞孫中山航海到來，已抵吳淞口，虧得他來解圍。大衆方轉憂爲喜，卽開了一個歡迎會，去迎中山。中山於十一月初六日到滬，遂把大元帥副元帥的問題，攔過一邊，一心一意的，推舉孫中山爲臨時大總統。初十日開會投票，每省代表，一票爲限，奉天代表吳景濂，直隸代表谷鍾秀，張銘勳，河南代表李鑿山。

東代表謝鴻燾，山西代表景耀月，李素劉懋，陝西代表張蔚森馬步雲，江蘇代表袁希洛陳陶怡，安徽代表許冠堯，王竹懷趙斌，江西代表林子超趙士北，王有蘭愈應麓湯漪，浙江代表湯爾和黃華陳時夏陳毅屈映光，福建代表潘祖彜廣東代表王寵惠惠憲甫廣西代表馬君武章勤士湖南代表譚人鳳鄒代蕃廖名楷湖北代表馬伯援王正廷楊士傑胡瑛居正四川代表蕭湘周代本雲南代表呂志伊張一鵬段宇清聯翩到會依法投票。全是表面文章。開箱檢視，總數只有十七票，倒有十六票中，端端正正的，寫着孫文二字，大衆僅呼中華共和萬歲三聲，自是中華民國臨時總統產生大陸，成爲開關以來第一次創局。大書特書孫文辭無可辭，勉允就職，當准於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即陽曆新正月一日，爲臨時總統蒞任，中華民國紀元的吉期，先是鄂軍起義，用黃帝紀元，因黃帝爲漢族遠祖，興漢排滿，不得不溯源黃帝，所以徽文起首，稱爲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至造成民國，擬聯合漢滿蒙回藏五族，成一大中華，不應再存種族的形迹，乃改用民國紀元。且因世界各國，多用陽曆，也只好隨衆變通，藉便交際。可巧總統選出，又適當陽曆殘年，爲此種種理由，纔有此特別更改。話休煩敘，並非煩文，實爲通俗教育起見。

且說中華民國元年元月元日，當選臨時大總統孫文，由滬上乘着專車，赴寧受職，火車上面，懸懸五色旗，隨風送迎。這五色旗寓着五族共和的意義，係江浙聯軍光復南京後，由都督程德全及湖南志士宋教仁等，創造出來，後來遂定爲國徽。武昌起義，用級血旗，即十八星旗，演習專制，獨立，羈用同盟會之青天白日旗，各省獨立，統用白旗，故本書特揚五色旗之緣起。是日午前，車抵南京，政學軍商各界，統到車站歡迎，駐寧各國領事，亦到來迎接。各砲臺，各軍艦，各鳴砲二十一門，表示歡忱。孫文下車，便改乘馬車，至臨時總統府，即日行就職禮。各省代表暨海陸軍代表齊集，軍樂聲與噐聲，舞蹈聲，和成一片，待衆聲少止，乃由孫文宣讀誓詞，詞曰：

傾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爲列邦公認，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數語已載清史通俗演說，圖所

開軍火，用特覆錄。

各省代表，因他宣誓已終，遂捧授大總統印信，由孫文接受如儀，那時軍總司令徐紹楨，又由各代表公推，令進箴頌，乃琳琳琅琅的宣讀起來，正是

元首退居公僕列，國民進作主人翁。

欲知所讀何詞，且至下回續敘。

本回所敘各事，多載入清史通俗演義，而此復複述者，以事關重大，清史演義中不可無是文，民國演義中，尤不可無是文也。妙在事實從同，運筆不同，兩兩對勘，不嫌重複，反增趣味，且有後詳此略，彼略此詳，諸異點，留諸清史演義，宜如彼，留諸民國演義，宜如此，此妙手之所以不涉拘墟也。閱者鑒之，庶不河漢余言。

第四回 復民權南京開幕 抗和議北伐興師

却說軍司令徐紹楨，因臨時大總統孫文就職，遂由各省代表委託，轉達民意，朗讀頌詞道：

維漢曾孫失政，東胡內侵，淫虐猶夏，帝制日爲者垂三百年，我皇漢慈孫，呻吟深熱，慕法蘭西，美利堅人平等之制，用是羣視衆策，仰視俯畫，思所以傾覆虐政，恢復人權，迺斷頭摸胸，羣起號召，流血建義，續法美人共和之戰史，今三分天下，克復有二，用是建立民國，期成政府，揀選民主，推置總統，愈意能尊重共和，宣達民意，惟公賢，廓清專制，衆衛自由，惟公賢，光復禹域，克定河朔，舉漢蒙滿回藏羣倫，共覆於平等之政，亦惟公賢，用是投匭度情，微塵紉之信，衆意所屬，羣謀僉同，既協衆符，歡欣擁戴，要知我國民久困鈐制，疾首蹙頰，望民主若歲，今當公軒車蒞任，蒼白扶杖，子女加額，焚香擁籬，感激涕零者何也？忭舞自由，敦重民權也，用是不吝付四百兆國民

之太阿，寄二億里山河之大命，國民之委託於公者，亦已重哉。繼自今惟公羽翼，毋違憲法，毋拂輿意，毋任威福，毋崇專斷，毋昵非德，毋任非才，凡我共和國民，有不矢志矢信，至誠愛戴，軒轅金天，列祖列宗七十二代之君，實聞斯言，代表等受國民委託之重，敢不盡意，謹致大總統履綬，俾公發號施令，崇為符信，欽念哉！

讀畢，由孫大總統答詞，略謂：「當竭盡心力，勉副國民公意。」各代表及海陸軍代表，又歡呼中華民國萬歲，中華民國共和萬歲，中華民國四萬萬同胞萬歲。兩階軍樂，又鞞鞞的奏了一回，然後大衆鞠躬告別，過了三天，再選舉副總統，黎都督元洪當選，復著手組織內閣，暫仿美國成制，不設總理，先集各代表議定法度，分作九部，每部設總長一人，次長一人，由孫總統提出望重名高的人物，請代表團投票取決，得多數同意，乃經總統委任。此次是中華民國第一次組織內閣，當任黃興為陸軍總長，蔣作賓為次長，黃鍾瑛為海軍總長，湯壽潛為次長，伍廷芳為司法總長，呂志伊為次長，陳錦濤為財政總長，王鴻猷為次長，王寵惠為外交總長，魏宸組為次長，程德全為內務總長，居正為次長，蔡元培為教育總長，景耀月為次長，張謇為實業總長，馬和為次長，湯壽潛為交通總長，于右任為次長。政府的行政機關，已經組成，乃由各代表組織參議院，每省中選出三人，公議法律，作為中華民國的立法機關。政法兩項，並行不悖，先擇民國最要緊的條件，提出施行，第一件是外交，由臨時大總統咨照各國，凡革命以前，清政府所欠外債，歸民國承認償還，從前中外約款，仍然履行，各國僑民，一體保護，信教悉許自由，外人得此照會，恰也悅服。第二件是內治，下剪辮令，改拜跪禮，所有從前大人老爺的稱呼，以及山陝教坊樂籍，與浙紹惰民，均籍及浙閩棚民，廣東鹽戶等，一體革除，實行共和制度，撤銷階級。至若刑法一端，雖已設司法部，一時未及編制，且因軍務未竣，暫行軍律，由陸軍總長頒布臨時軍律十二條，凡任意據掠，強姦婦女，焚殺平民，及未奉長官命令，擅封民房財產，硬奪良民財物等五條，最為大罪，犯即槍斃，勒索強買，與私鬪傷人，這二條論情抵罪，還有五條，是私入良民家宅，行竊賭博，縱酒行兇，及各種滋擾情形，均酌量罰辦。此外一切政策，由各部總長頒布意見，逐漸進行。

體教育一項，至應改良，所有大小所堂，改名學校，各種教科書，飭各書局及各校教員，酌量編輯。小學校中准男女同學，期合共和總旨，其餘各節，亦略有變通，小子也不及細述了。此係民國擬定的政治，不能不揭要敘明。

體是滿清政府，尙兀立北京，直隸、河南，未曾獨立，山東、舊撫孫寶琦，忽附和民軍，忽服從清室，彷彿有兩張面孔，兩副心腸，還有遼東三省，也是首鼠兩端，西域的新疆省，及內外蒙古、青海、西藏三部，路途遙遠，聲息未通，就是一早光復的山陝兩省，也被清軍襲擊，屢電達南京政府，火速乞援。臨時大總統孫文，及九部閣員，不得不亟籌統一的辦法。

時清議和代表唐紹怡，與民軍代表伍廷芳，已會議了好幾次，伍代表先提出和議大綱，約有四條：一是廢除滿清政府；二是建立共和國政府；三是優給清帝歲俸；四是滿人除在新政府效力外，凡年老窮苦的人，均優給贍養。這數條說將出來，與唐代表意不相合。唐代表受着清廷命令，南下議和，就是有志共和，一時也不便推倒滿清，遂與伍代表辯駁數次，仍主張君主立憲。伍代表當然不允，嗣經彼此磋商，定了一個通融的法兒，擬立時召集國會，將君主民主問題，付諸公決，當由雙方簽字。再議國會辦法，及開會地點。伍主上海，唐主北京，伍主每省選派代表三人，唐初意未協，旋亦允，惟地點尚未議定，電達袁總理定奪。袁總理覆電，不特反對上海開會，并云：「各省代表，只有三人，不足取信大衆。唐使不候電商，徑行允協，未免越權，本總理礙難承認。」云云。無非爲一己計。石官試想！唐使南來，明明是袁總理的全權代表，當兩代表相見時，已經換驗文憑，確有全權字樣。乃因這國會人數，由唐簽定，竟遭袁總理駁斥，還有甚麼全權可言？唐代表即日辭職，由袁總理致電伍廷芳，直接議和。正在辯論的時候，忽聞南京已組織新政府，選孫文爲臨時大總統，黎元洪爲臨時副總統，不由的驚動了老袁，正副總統，都發他人取去，安得不驚。立即電達南方，詰問伍代表。略云：

國體問題，由國會解決，現正商議正當辦法，自應以全國人民公決之政體爲斷。乃聞南京忽已組織新政

唐並孫文受任總統之日，宣示驅逐滿清政府，是顯與前議國會解決問題相背，特詰問此次選舉總統，是何用意？設國會議決爲君主立憲，該政府暨總統是否立即取消務希電覆。

伍代表接到此電，亦擬就覆稿拍致袁總理道：

現在民軍光復十七省，不能無統一之機關，在國民會議未議決以前，民國組織臨時政府，選舉臨時大總統，此是民國內部組織之事，爲政治上之通例。若以此相詰，請還問清政府，國民會議未決以前，何以不即行消滅？何以尚派委大小官員？又前與唐使訂定，謂國民會議取決多數，議決之後，兩方均須依從。來電所詰問者，請還以相詰。設國會議決爲共和立憲，清帝是否立即退位？亦希答覆爲盼。

袁總理瞧這電文，免不得氣憤起來，當下四處拍電，飭新授山西巡撫張錫鑾，速帶三鎮全軍，往攻娘子關，進窺太原，故陝督升允，由甘肅募軍，由平涼窺陝西乾州，再調河南清軍，西薄陝西灤關，皖北清藩倪嗣沖，進駐潁毫，南京敗逃的提督張勳，由徐州招集散軍，攻入宿州，隨處牽制民軍，大有以力服人的威勢。暗中恰仍令唐紹怡寓居滬上，作局外的調停，仍與伍代表密商，不使南北決裂。一面驅逼，一面軟做，老袁確有手段。南京政府，頗有些爲難起來，各省代表團，恐臨時政府爲和議所誤，行文嚴詰，日促進兵。山西都督閻錫山，又飛書求救，接連是娘子關失守，太原失守，數次警電，絡繹傳來。陝西潼關民軍，始挫終勝，雖幸得擊退清軍，究竟還是危險，也屢電告急。皖徐一帶，又有不安的消息，於是南京政府，揭示進兵的方法，派鄂湘民軍爲第一軍，向京漢鐵路前進，寧皖民軍爲第二軍，向河南前進，與第一軍約會開封，鄭州間，淮陽民軍爲第三軍，煙臺民軍爲第四軍，向山東前進，約會濟南，秦皇島，合關外各民軍爲第五軍，山陝民軍爲第六軍，向北京前進，若第一二三四軍，進行順手，即與第五六軍會合，共搗虜廷。再由臨時大總統孫文，檄告北方將士，其文云：

民國光復，十有七省，義旗雖舉，政體未立，凡對內對外諸問題，舉非有統一之機關，無以達革新之目的，此

臨時政府，所以不得不亟爲組織者也。文以薄德，謬承公選，效忠服務，義不容辭，用是不揣綿薄，暫就臨時之任，藉維秩序而圖進行。一俟國民會議舉行之後，政體解決，大局略定，敬當遜位以待賢明。區區此心，天日共鑒。凡我同胞，備聞此言，惟是和平雖有可望，戰局尙未終結，凡我籍隸北軍諸同胞，同是漢族，同爲軍人，舉足重輕，關大局，竊以爲有不可不注意者數事，敢就鄙意，爲我諸同胞正告之。此次戰事遷延，亦既數月，塗炭之慘，延及各地，以滿人竊位之私心，開漢族仇殺之慘禍，操戈同室，貽笑外人，我諸同胞不可不注意者此其一。古語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知民心之所趨，卽國體之所由定也。今禹域三分，光復逾二，雖有孫吳之智，賁育之勇，亦詎能爲滿廷挽救既倒之狂瀾乎？我諸同胞不可不注意者此其二。民國新成，時方多事，執干戈以衛社稷，正有志者建功樹業之時，我同胞如不明燭幾先，卽時反正，他日者，大功既定，效用無門，豈不可惜我諸同胞不可不注意者此其三。要之義師之起，應天順人，掃專制之餘威，登國民於衽席，此功此責，乃文與諸同胞共之者也。如其洞觀大勢，消釋嫌疑，同舉義旗，言歸於好，行見南北無衝突之憂，國民蒙共和之福，國基一定，選賢任能，一乘至公，南北軍人同爲民國干城，決無歧視，我諸同胞當審斯義，早定方針，無再觀望，以貽後日之悔，敢布腹心，惟圖利之！

爲這一篇宣告書，北方將士亦蠢蠢欲動，南方各省都督更躍躍欲戰，軍警旁午，戰電紛馳，北伐北伐的聲音，噴騰大陸，且把袁世凱罵得一文不值，不是說他滿奴，就是罵他漢賊，肄業學校的學生，也情願拋書輟學，倡合一個北伐團，醉心文明的女子，又情願浣粉洗脂，組成一黨北伐隊，還有學生衛兵，女子精武軍，及男女赤十字會，名目繁多，數不勝數，就是梨園名角，楚館歌姬，也想卸下這優孟衣冠，跳脫那平康賤里，投入甚歷北伐團，北伐隊，去當一會北伐英雄，北伐英雄，端的是乘盾爲榮，執桴而起，班超投筆，大丈夫安用毛錐，木蘭從征，新國民休輕巾幗，彷彿一個大舞臺，似乎直搗黃龍，指顧開平，各國僑商見時勢危迫，恐礙商務，大衆聯名發電，直致清廷，要求他早改

團體，安定大局。偏清親貴，裁濬載洵，載澤，溥偉，善著，與良弼，鐵良等，結成一個宗社黨，極力反對民軍，一意主戰，且有寧贈友邦，不給漢人的說話。宗社黨自此出現。當下開了幾次會議，把變更國體的問題，誓不願行，任他如何請求，如何決裂，只有背城借一，與國存亡。恐怕是大言不慚。良弼尤為激烈，力請隆裕太后，易和為戰，并斥袁總理負國不忠，立應罷斥。隆裕后躊躇未決，袁總理已得着信息，即奏請辭職退居。覆旨尚未下來，甘肅新疆，已遞到警報，甘肅總督長庚，新疆將軍志銳，均被革命軍殺死，接連是蒙古活佛，西藏喇嘛，也宣布獨立，把清廷簡放的駐守大臣，一律驅逐出境。看官！你想隆裕太后，生平雖幾經艱難，要沒有這般危急，當此一夕數驚，那得不令他嚇煞。左思右想，無可奈何，只好去請老慶商量。老慶心目中，只有一個袁世凱，仍是堅持原議，并把會國藩封侯故事，引述一番。凱是姓袁，非不姓袁。隆裕后以滿清宗室，總要算老慶閱歷最深，比不得一班粗莽少年，空說大話，毫無實用。少年原不足恃，老朽亦屬無用。當下令老慶往留老袁，且封袁一等侯爵。袁總理不願就封，并整頓行裝，似乎要歸去的模樣，急得老慶苦口挽留，纔得他勉強應允，惟侯爵決不肯受。想做攝政，想做皇帝，豈侯爵所能稱呼。侯老慶別後，沉吟了好半晌，乃自擬密電，飛寄唐紹怡，唐接電後，往謁伍代表，談及老袁密電中事。伍代表復轉電孫總統，孫總統微微一笑，遂命秘書擬好電文，即致袁總理道：

北京袁總理鑒：文前日抵滬，諸同志屬組臨時政府，文義不容辭，祇得暫時擔任，公方以旋乾轉坤自任，即知億兆屬望，惟目前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暫時承乏，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於將來。望早定大計，以慰四萬萬人之渴望。

原來袁總理的密電中，是要孫中山讓位與他，他纔肯贊成共和，推翻清室，做一齣民國開幕的新戲。孫中山顧全大局，竟坦白無私，甘心讓位。於是這位袁總理，遂放膽做去，演出許多把戲來。會記得古詩一首，很好移贈老袁，詩句便是：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謾恭下士時。若是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
畢竟袁總理如何處置，且待下回表明。

南北議和，而孫中山航海來華，即組織臨時政府，似乎行之太急，然非有此倉猝之組織，則選議員，開國會，待諸何時？廷長一日，則中國即不安一日，且若國會果成，南北必大肆運動，不免有道旁棄室之嫌。此組織南京政府，不可謂非南方黨人之捷足也。唐代表議和被斥，即行辭職，看似袁唐暗中衝突，實仍一致進行。袁總理心中本挾一惟我獨尊之見，意欲借共和捷徑，為皇帝之過渡，既避篡逆之惡名，復得中外之美譽，種種作用，無非期達目的。唐代表輩實為所利用耳。北伐一段，寫得如火如荼，初不值老袁一晒。孫中山之甘心讓位，亦知南北之未必相敵，經著書人一一敘來，不但事實瞭然，即如各人心理，亦躍然紙上。

第五回 彭家珍狙擊宗社黨 段祺瑞倡率請願團

却說臨時大總統孫文，致電袁世凱，有虛位以待等語。袁總理纔放下了心，只表面上不便遽認，當覆致一電道：

孫逸仙君鑒：電悉。君主共和問題，現方付國民公決，無從預揣。臨時政府之說，未敢預聞。謬承獎誘，愧不克當。惟希諒鑒為幸！

這電文到了南京，孫總統又有覆電云：

范悉文，不忍南北戰爭，生靈塗炭，故於議和之舉，並不反對。雖君主民主，不待再計，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諒之。倘由君之力，不勞戰爭，遂國民之志願，保民族之調和，清室亦得安樂，一舉數善，推功讓能，自有公論。文承各省推舉，誓詞俱在，區區此心，天日鑒之。若以文為誘致之意，則誤會矣。

袁總理既得此電，料知孫文決意讓位，並非虛言，遂至慶親王府邸，密商多時。略謂：「全國大勢，傾嚮共和，民軍勢力日甚一日，又值孫文來滬，挈帶巨資，并偕同西洋水陸兵官數十員，聲勢越盛。現在南京政府已經組織完備，連外人統已贊成。多牛是局有情事，老袁豈真相信無非是個嚇老麼。試思戰禍再延，度支如何？軍械如何？統是沒有把握。

前數日議借外款，外人又無一答應，倘或兵臨城下，君位貴族，也怕不能保全，徒鬧得落花流水，不可收拾。若果到了這個地步，上如何對皇太后？下如何對國民？這正是沒法可施哩。」老慶聞到此言，也是皺眉搓手，毫無主意。隨後又問到救命的方法，袁總理即提出「優待皇室」四字，謂：「皇太后果俯順輿情，許改國體，那革命軍也有天良，豈竟不知感激？就是百世以後，也說皇太后皇上為國為民，不私天下。似王爺等贊成讓德，當亦傳頌古今，還希王爺明鑒，特達宮廷。」前朝嚇後國學，老慶望安得不入彀中。老慶躊躇一會，方道：「事已至此，也沒有別的法了，且待我去奏聞太后，再行定奪。」袁總理乃告別出邸。

過了一日，即由隆裕太后，宣召袁總理入朝。袁總理奉命即往，謁見太后，仍把變更國體的好處，說了一番，太后淚落不止。袁總理帶嚇帶勸，絮奏了好多時，最後聞得太后嗚咽道：「我母子二人，懸諸卿手，卿須好好辦理，總教我母子得全，皇族無恙，我也不能顧及列祖列宗了。」漢博語，不忍奉讓。袁總理乃退了出來，時已晚午，乘輿出東華門，衛隊前擁後護，警備甚嚴，兩旁站着兵警，持鎗鵠立，一些兒不敢出聲。至行到了字街地方，忽從路旁茶樓上面，拋下一物，約離袁總理乘車數尺，一聲爆響，火星直進，晦氣了一個衛隊長，一個巡警，兩匹坐馬，轟斃地上。還有兵士十二人，行路三人，也觸着煙焰，幾乎死去。冤家之災。袁總理的馬車，幸尚不損分毫，他坐在馬車上面，雖亦覺得驚駭，面上恰很鎮靜，只喝令快拏匪徒。衛隊不敢少慢，即似狼似虎的，跑入茶樓，當場拏住三人，移交軍警衙門，即日審訊。一叫楊雨昌，一叫張光培，一叫黃之萌，直供是拋擲炸彈，要擊死袁總理，待問他何人主使，他恰不發一語，隨即正法了案。隨者細思此三人，果屬何黨，或謂由宗社黨主使，或謂由革命黨主使，迄今尚屬存疑。

袁總理始終不攜，遂擬定優待皇室等條件，一份內呈，一份外遞。隆裕太后，再開皇族會議，老親等已無異辭。獨良弼憤憤不從，定要主戰。那時袁總理得了此信，頗費躊躇，暗付了半天，不由的自慰道：「如此如此，管教他死心塌地。」遂暗暗的設法布置，內外兼施，過了數天，忽由民政大臣趙秉鈞，趨入通報道：「軍諮使良弼已被人擊傷了。」袁總理道：「已死麼？」開口即問他死否，其情可見。秉鈞道：「現尚未死，聞已轟去一足，料也性命難保了。」袁總理又道：「敢是革命黨所爲麼？」秉鈞道：「大約總是他們黨人。」袁又問會否捉住？秉鈞又道：「良弼未死，拋擲炸彈的人，恰已死了。」袁總理嘆道：「暗殺黨煞是利害，但良弼頑固異常，若非被人擊死，事體也終辦不了。」言下明明有喜慰。秉鈞道：「此人一死，國體好共和了。」袁總理又道：「你道中國的國體，究竟是專制的好，共和的好？」秉鈞道：「中國人民，只配專制，但目下情勢，不得不改從共和，若仍用專制政體，必須仍然君主。清帝退位，何人承接？就是有承接的人，也離不了莽操的名目。依愚見想來，只好順水推舟，到後再說。」袁總理不禁點首，又與秉鈞略談數語，彼此握手告別。須索鈞係良弼心腹，故特從此處插入。

看官！你道這清宗室良弼，究係爲何人所擊？相傳是民黨彭家珍。四川人，曾在本省武備學堂畢業，轉學東洋，歸充四川雲南奉天各省軍官，久已有志革命，至武昌起義，他復奔走南北，鼓吹軍士，既而潛入京師，賃居內城，購藥自製炸彈，爲暗殺計。適良弼統領禁衛軍，銳意主戰，乃決計往擊良弼，自寫絕命書一函，留存案上，然後改服新軍標統衣飾，徐步出門，遙看天色將晚，徑往投金台旅館，伴稱自奉天進京，有妻公進內城，命速代雇馬車，赴良弼家，投刺求見。聞人見名刺上面，寫着「崇恭」兩字，旁註「奉天標統」四字，當將名刺收下，只覆稱：「大人方入宮議事，俟明晨來見便了。」家珍道：「我有要事，不能少待，奈何？」一面說着，一面見聞人不去理睬，復躍上馬車，至東華門外靜待。約過半小時，見良弼乘車出來，兩旁護着衛隊，無從下手，乃讓良弼車先行，自驅車緊隨後面，直至良弼門首，見良弼已下車，慌忙躍下，取出崇恭名片，搶步求見。良弼詫異道：「什麼要公，夤夜到此，明日該談

罷。一說時遲，那時快，良弼正妻進門，猛聽得一聲怪響，不禁卻顧，可巧彈落腳旁，把左足轟得烏焦巴弓，呼痛未終，已是暈倒。只有這些本領，何苦硬要主觀。衛士方擬抬護，又是豁喇一聲，這彈被石反激，轉向後炸，火光亂迸，轟倒衛士數名，連家珍也不及逃避，霎時殞命。良弼得救始醒，奈足上流血不止，急延西醫施救，用刀斷足，血益狂湧，翌日亦死。死後無嗣，惟遺女子三人。且家乏遺貲，蕭條得很。度支部雖奉旨優卹，賻金尚未頒發，清帝即已退位，案成懸宕，良女未得分文，後由故太守廉泉夫人吳芝瑛，為良女懸男請卹。呈詞中哀楚異常，纔博得數金贖養。其強姦及抗共和，然究是瀆室忠臣，且廉潔可敬，故特筆表明。這且擱下不提。

且說良弼被炸，滿廷親貴，聞風膽落，躲的躲，逃的逃，多半走離北京，至天津青島大連灣，託庇外人租界，苟延生命；所有家資，統儲存外國銀行，經有心人確實調查，總數得四千萬左右。不肯領軍，專務私營，彷彿明亡時形狀。大家逍遙海上，單剩了一個隆裕太后，及七歲的小皇帝，居住深宮，危急萬狀。小皇帝終日嬉戲，尚沒有甚麼憂愁，獨隆裕后日夕焦煩，再召皇族會議，竟不見有人到來。接連又來了一道惟命符，由內閣呈入，信忙一瞧，但見紙上寫着：

內閣軍諮陸軍並各王大臣鈞鑒：為痛陳利害，懇請立定共和政體，以眾皇位而奠大局，謹請代奏事。竊維停戰以來，議和兩月，傳聞宮廷俯鑒輿情，已定議立改共和政體，其皇室尊榮及滿蒙回藏生計權限各條件，曰大清皇帝永傳不廢；曰優定大清皇帝歲俸，不得少於四百萬兩；曰籌定八旗生計，蠲除滿蒙回藏一切限制；曰滿蒙回藏與漢人一律平等；曰王公世爵，概仍其舊；曰保護一切私產，民軍代表伍廷芳承認，列於正式公文，交滿國平和會立案云云。電馳報紙，海宇聞風，率土臣民，罔不稱慶，以為事機至順，皇位從此永保，結果之良，軼越古今，真國家無疆之休也。想望懿旨，不遑朝夜，乃聞為輔國公載澤，恭親王溥偉等，一二親貴所尼，事途中沮，政體仍待國會公決，祺瑞自應力修戰備，靜候新政之成，惟念事變以來，累次懿旨，莫不軫念民依，惟國利民，願是求，惟塗炭生靈是懼，既煩十九信條，誓之太廟，又允召集國會，政體付之公決，又見民為國本，宮廷洞鑒，具

徵民視民聽之所在，決不難降心相從。茲既一再停戰，民軍仍堅持不下，恐決難待國會之集，姑無論牽延數月，有兵潰民亂，盜賊讎思之憂，寰宇糜爛，必無完土。瓜分慘禍，迫在目前。即此停戰兩月間，民軍籌餉增兵，布滿各境，我軍皆無後援，力太單弱，加以兼顧數路，勢益孤危。彼則到處勾結土匪，勸捐助餉，四出煽擾，散布誘惑。且於山東之燒台，安徽之穎壽境界，江北之徐州以南，河南之光山商城固始湖北之商城襄樊棗陽等處，均已分兵前逼。而我皆困守一隅，寸籌莫展，彼進一步，則我之東皖豫，即不自保。雖祺瑞等公貞自勵，死生敢保無他，而餉源告匱，兵氣動搖，大勢所趨，將心不固，一旦決裂，何所恃以爲戰？深恐喪師之後，宗社隨傾，彼時皇室尊榮，宗藩生計，必均難求滿志，即擬南北分立，勉強支持，而以人心論。則西北騷動，形既內潰，以地理論，則江海盡失，勢成坐亡。祺瑞等治軍無狀，一死何惜，特捐軀自效，徒殉愚忠，而君國永淪，追悔何及？甚非所以報知遇之恩也。況召集國會之後，所公決者，尚不知爲何項政體，而默察人心趨嚮，恐仍不免出於共和之一途。彼時萬難反汗，是徒以數月水火之患，貽害民生，何如預行裁定，示天下以至公？使食毛踐土之倫，歌舞聖明，零涕感激，咸謂唐虞至治，今古同揆，不亦偉哉！祺瑞受國厚恩，何敢不以大局爲念，故敢比較利害，冒死陳言，懇請渙汗大號，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以現在內閣及國務大臣等，暫時代表政府，擔任條約國債及交涉未完各事項，再行召集國會，組織共和政府，俾中外人民，咸與維新，以期妥奠羣生，速復地方秩序，然後振刷民氣，力圖自強中國前途，實維幸甚，不勝激切待命之至，謹請代奏。

隆裕太后一氣覽畢，已不知落了多少珠淚，及看到後面署名，第一個便是第一軍總統官段祺瑞，隨後依次署列，乃是尚書衙古北口提督毅軍總統姜桂題，護理兩江提督張勳，察哈爾都統陸軍統制官何宗蓮，副都統段芝貴，河南布政使幫辦軍務倪嗣冲，陸軍統制王占元，曹錕，陳光遠，吳鼎元，李純，潘樂楹，孟恩遠，河北鎮總兵馬金鈞，兩陽鎮總兵謝寶勝，第二軍總參議官靳雲鵬，吳光新，會統陶雲鶴，總參謀官徐樹錚，職臺協領官蔣廷梓，陸

軍統領官朱泮藻王金鏡鮑貴卿盧永祥陳文運李厚基何豐林張樹元馬繼增周符麟蕭廣傳聶汝清張錫元營務處張士鈺袁乃寬巡防統領王汝賢洪自成高文貴劉金榜趙佩仇俊愷德啓劉洪順柴得貴陸軍統帶官施從瀛蕭安國一古腦兒有四五十人到了結末幾個姓名已被淚珠兒溼透連筆迹都模糊起來。隆裕后約略看畢便把這來摺擲在案上竟返人寢宮痛聲大哭一班宮娥侍女都爲慘然。又經窗外的朔風獵獵狂吹差不多爲清室將亡呈一慘狀。帝王末路歷代皆然如清室之亡尙是一個好局面自是隆裕太后憂鬱成疾食不甘寢不安鎮日裏以淚洗面把改革國體問題無心提起。一夕正假寐几上忽由太保世續踉蹌趨入報稱「太后不好了段祺瑞等要進京來了。」隆裕太后不覺驚醒忙問道「段祺瑞麼他來京何事？」世續道「他有一本奏摺請太后明鑒。」隆裕后未曾聽着跟眶中已含了多少淚兒及瞧完來奏險些兒暈厥過去。看官你道他是什麼奏辭待小子錄述出來奏云：

共和國體原以致君於堯舜拯民於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撓以至恩旨不頒萬民受困現在全局危迫四面楚歌潁州則淪陷於革軍徐州則小勝而大敗革艦由奉天中立地登岸日人則許之登州黃縣獨立之影響蔓延於全魯而且京津兩地暗殺之黨林立稍疎防範禍變卽生是陷九廟兩宮於危險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三年以來皇族之敗壞大局罪難數事至今日乃並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榮之典四萬萬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見允祖宗有知能不恫乎蓋國體一日不決則百姓之困兵燹凍餓死於非命者日何啻數萬瑞等不忍字內有此敗類也豈敢坐視乘輿之危而不救乎謹率全軍將士入京與王公痛陳利害祖宗神明實式憑之揮淚登車昧死上達請代奏！

最後署名除段祺瑞外無非是王占元何豐林李純王金鏡鮑貴卿李厚基馬繼增周符麟等一班人物隆裕后也不及細閱只覺身子寒戰起來昏昏沈沈過了半晌方對世續道「這這麼好這麼好」世續支吾道「國勢

如此，人心如此，看來非改革政體，不能解決了。」隆裕后道：「古語說得好，『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不料我國家費了若干金銀，養了這斑虎似的人物，偏來反噬，你想可痛不可痛呢？」並非將士之過，隆裕后也未免輕人。世續道：「太后須保重玉體，勿過傷心！」隆裕后流淚道：「我悔不隨先帝早死，免遭這般慘局。」說至此，又把銀牙一齧，便道：「罷罷，你去宣召袁世凱進來。」世續奉命去訖，約半日，即見心廣體胖的袁總理，隨世續入宮。心廣體胖四字形容得妙。這一來有分教：

一代皇圖成過去，萬年癩局見今朝。

欲知袁總理入宮後事，且看下回再表。

統觀本回各情事，無一非袁世凱所爲，袁世凱之被炸，當時羣料爲良弼所使，吾謂實袁氏自使之耳。良弼之被炸，則謂由民黨彭家珍，吾謂亦袁氏實使之不然，何以袁氏遇炸而不死，良弼一炸而即死乎？或謂楊雨農黃之萌張光培三人被逮以後，並未供言袁氏自使，豈死在目前尚無實供，求生之理，不知此正見袁氏之手段，袁氏後日殺人多矣，即受袁氏之指使，而被人殺者亦多矣。問誰曾實供袁氏乎？聞袁氏平生舉動，得達目的，不靳金錢，然則買人生命，以金爲鎊，貪夫殉財，何所憚而不爲也。若殷祺瑞之領銜請願，不待究詰，已共知爲受命老袁，書中內外兼施四字，已將全情表明，寡言勝於多言，益令人玩味無窮云。

第六回 許優待全院集議 允退位民國造成

却說清太保世續，召袁總理世凱入宮，當由隆裕后問及優待條件，曾否寄往南方？袁總理答云：「未曾。」明明是欺弄孤兒寡媳，安有外人盡知，尙說未曾寄往呢？隆裕后淒然道：「這偏局面，看來是難免了，煩你寄去交議罷。」袁總理

道：「事關重大，且再商諸近支王公，再行定奪。」何必做作？隆裕后道：「近支王公，多半遠颺，還有甚麼可議？」說罷，

掩面悲啼，袁總理也顧不得甚麼，竟大踏步出宮，電政南方伍代表去了。已達目的，樂得趾高氣揚。

是時南京各省代表團，已依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召集參議員，於民國元年正月廿八日開參議院正式成立大會，開會前一日，適有數大問題發生，足爲中華民國前途之障力，先是各省代表集會漢口，已有未會獨立的省分，如直隸、奉天等代表，有無表決權，應付討論。卒因羣議紛紜，倉卒不及表決，所以組織臨時政府，選舉正副總統，無論該省是否獨立，既稱代表，皆得投票，初無歧視，及參議院將要開會，議員中有提出原議，略言：「直隸、奉天等議員，不得有表決權。」直隸議員谷鍾秀、奉天議員吳景濂等，抗論不服，相繼辭職，旋經各省議員調停，方彼此一律權限從同。直隸和已將就緒，不日即可統一，還要彼此齟齬，自生惡感，真正令人不解。次日開會，各省議員聯袂偕來，雖未滿額，已過半數，臨時大總統孫文，亦會蒞會，國旗招展，軍樂悠揚，大衆歡忻鼓舞，儼然有一種共和的氣象。嗣是逐日會議，條逾兼旬，忽聞新政府未經院議，擅將漢冶萍煤礦公司，抵質借款，全院議員大譁，嚴辭責問。原來臨時政府成立，命將各省賦稅暫行豁免，一些兒沒有進款，那出款恰格外浩繁。陸軍財政兩部，擬發軍需八釐公債票，經參議院通過施行，未見成效。嗣商諸大公司內，暫借國民名義，將私產抵押外國款項，轉貸政府，於是蘇路公司，及招商局，先後抵質，爲短期借款的抵押品。參議院也無異議，惟新政府尙嫌未足，復將漢冶萍煤礦公司，抵借日本款五百萬圓，這漢冶萍公司的資本，是清郵傳部大臣盛宣懷，要占大半，盛氏以鐵路國有政策，激起民變，致興革命軍。詳見前史通論演義清廷已將他罷職，民軍又擬將他資產籍沒，急得老盛沒法，竟去投效日本，願與日人合辦。想仗這日本商標，保護私產，復討好臨時政府，願將該公司抵款五百萬圓，救濟新政府的眉急。陸軍總長黃興，以軍餉急需，不暇交參議院公決，只與臨時大總統孫文商妥，選由大總統及陸軍總長祕密簽字，連財政總長陳錦濤，也未得與聞。此舉未免違法後被參議院察悉，立刻咨照政府，詰他：「抵押借債，何故不付參議院議決，擅自簽字。」一等語。政府答稱：「由私人押借，與國家無涉，且款項亦未繳齊。」涼涼草草的說了數語，參議院議員，譴責政府

遞辭，愈覺不平，再請政府切實答覆。政府復答稱：「漢冶萍公司，係由私人資格，與日本商訂合辦，尚未通過股東會，先由該公司借日款五百萬圓，轉借與臨時政府，請求批准。現只交到二百萬圓，本總統正恐外人合股，不無流弊，正擬取消這事，所以未經交議」等因。湖北參議員劉成禹、張伯烈、時功玖等，攘臂起而極言政府擅斷擅行，憤極辭職，立回湖北原籍，運動本省臨時省議會，另行組織臨時國會，與南京臨時參議院抗衡。臨時參議院成立未及一月，即成共黨，此即中華民國不祥之兆。政府乃將漢冶萍公司罷押，臨時參議院亦駁斥湖北省議會，為法外舉動，當然無效。特舉此數事，見得中國共和之難成。正在喧鬧的時候，伍代表已交到優待清室等件，立待議妥，大衆乃將餘事擱起，專心致志的公議要項。但見第一行寫着道：

(甲)關於大清皇帝優禮之條件。

大衆瞧這十餘字，各譁聲道：「清帝退位，清室已亡，還有什麼大不大。說得有理，就是優禮的禮字，亦屬不合。」一議員道：「竟改作『清帝退位後優待之條件』便好了。」又有一議員道：「退字不如遜字，俾他留點面目，何如？」當下大衆贊成，遂由主稿員另紙寫出，係(甲)關於清帝遜位後優待之條件，寫畢，再將原稿看了下去，係是：

第一款，大清皇帝尊號，相承不替，國民對於大清皇帝，各致其尊崇之敬禮，與各國君主相等。

大衆復道：「不妥不妥，清帝已經退位，我輩國民，還要尊崇他做甚麼？」乃經大衆悉心參酌，改為：「清帝遜位之後，尊號仍存不廢，以待外國君主之禮相待。」再看第二款云：

第二款，大清皇帝歲用，每歲至少不得短於四百萬兩，永不得減額。如有特別大典，經費由民國擔任。

大衆磋商，改四百萬兩為四百萬元，特別大典二語刪去，乃復由主稿員寫下道：「清帝遜位之後，每歲用四百萬元，由中華民國給付。」再看第三款列着：

第三款，大內宮殿或頤和園，由大清皇帝隨意居住，宮內侍衛護軍官兵，照常留用。

大衆又道：「清帝既已退位，大內宮殿，不應久居。」一議員應聲道：「何不叫他遷居頤和園？」旁又有一議員道：「頤和園規模弘敞，殿閣巍峨，令他居住，還是便宜了他。」連頤和園都不肯與居，清室未歸，也屬可憐。大衆道：「既議優待，就留些餘地便是。」乃改爲：「清室遜位之後，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侍衛照常留用。」至第四款是：第四款，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民國妥慎保護，負其責任，並設守衛官兵，如遇大清皇帝恭謁陵寢，沿途所需費用，由民國擔任。

大衆道：「清帝謁陵的費用，如何要民國擔任？倘他借謁陵爲名，日日嬉游，我民國當得起這許多供奉嗎？此款前半截尚可通融，下三語儘可刪卻。」乃改定：「清室遜位後，其宗廟陵寢，由民國妥慎保護。」復看第五款云：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敬謹妥修，其奉安典禮，仍如舊制，所有經費，均由民國擔任。

這一款恰沒人反對，只酌改數字，作爲：「清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禮，仍如舊制，所有實用經費，均由中華民國支出。」至第六款云：

第六款，宮內所用各項執事人員，均由大清皇帝留用。大衆道：「清宮舊用閹人，我民國尊重民權，當然不准有這腐豎，須要載明方好。」即改爲：「宮內所用各項執事人員，得照常留用，惟以後不得再招閹人。」再看下去：

第七款，凡屬大清皇帝原有之私產，特別保護。此款也沒甚異議，不過竄易字句，變爲：「清帝遜位之後，其原有私產，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及看到第八款，沒有一人贊成，議決作廢。看官！你道原稿第八款，是寫着什麼？乃是：

第八款，大清皇帝有大典禮，國民得以稱慶。依情理上論來，清帝已經退位，中國人民，不服清帝管轄，所有清室典禮，與國民何涉？應該將此款刪去。到了

第九款，大衆又抗論起來，但見原稿上寫着：

第九款，禁衛軍名額俸餉，仍如其舊。

原來禁衛軍是保護清宮，因有此制。清帝退位後，須移居頤和園，禁衛軍理應裁去。但從前這班軍人，靠着軍餉過活，此時遽議裁汰，恐他游騎無歸，轉成寇盜。當經各議員裁酌，改爲「原有之禁衛軍，歸中華民國陸軍部編制，其額數俸餉仍如其舊。」統計甲種九款改爲八款，下文是：

(乙)關於皇族待遇之條件。

第一款，王公世爵，概仍其舊，並得傳襲。其襲封時，仍用大清皇帝冊寶，凡大清皇帝贈封爵位，亦用大清皇帝冊寶。

大衆議決，皇族的皇字，改作「清」字。條文中只用首二語，以下盡行刪去。第二款云：

第二款，皇族對於國家之公權，與國民同等。

這條經大衆增改，定爲「清皇族對於中華民國國家之公權及其私權，與國民同等。」再看下文第三四款。

第三款，皇族私產，一體保護。

第四款，皇族免兵役之義務。

這兩條不加刪改，惟於皇族上各加一「清」字。統計乙種共四款，下文爲丙種條件，共計七款，原文云：

(丙)關於滿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條件。

(一)與漢人平等；(二)保護其原有之私產；(三)王公世襲，概存其舊；(四)王公中有生計過艱者，應設法撥給官產，作爲世業，以資補助；(五)先籌八旗生計，於未籌定之前，八旗官兵俸餉，仍舊支放；(六)從前營業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縣聽其自由入籍；(七)滿蒙回藏原有之宗教，聽其信仰自由。

七款均不必更改，但就第四款中刪一「應」字，第五款中改「官兵」爲「官弁」，條件已終全體議決，再由主稿員依次修正。惟末文尚有結尾數語，又由各議員修正通過，原文爲：「以上條件列於正式公文，照會各國，或電達駐荷華使，知會海牙萬國和平會存案。」改正爲：「以上條件除內款各條另行宣布外，餘均列於正式公文，由中華民國政府，照會各國駐北京公使。」全文俱已繕清，即咨照臨時政府轉交伍代表電達北京。袁總理閱一周，便呈入隆裕太后。隆裕后又召見各近支王公及各國務大臣，諮詢優待條件事宜。應召的人很是寥寥。惟王載澧等到來，會議多時，或謂：「皇室經費，必須四百萬兩，分文不能短少。」這是審判。或謂：「皇帝尊號相承不替數字，定須增人。」這是爭名。或謂：「各種條件，統應增損。」惱動了隆裕太后，不覺唏噓道：「大事已去，只爭了一些小節，亦屬無益。」咳！我列祖列宗創造經營，得了中國一統江山，煞是艱苦，不意傳到我輩子孫，無材無力，輕輕的讓與別人，教我如何對得住先人呢？說畢，哽咽不已。載澧等亦愧悔交集，各帶慘容。始終以一哭了之。隆裕后又道：「慶親王到那裏去了？爲何此時尚不見來？」正憶念間，忽見老慶，個個趨人，臉上尚帶煙容，想是大吸阿芙蓉，因此來遲。當由隆裕后與他商議，老慶細問優待條件，亦沒甚異議，不過於相承不替一語，亦主張加入。隆裕后乃轉囑袁總理，令他致電南京政府，爭此四字。奈袁總理事入宮面覆，請太后自行定奪。隆裕后道：「爲這四字，決裂和議，倘或宗廟震驚，生靈塗炭，不更令我增罪嗎？依他便了。」這卻是仁人之言。袁總理道：「且再與近支王公熟商。」隆裕后不待說畢，便道：「他們多半不在京師，就是留着，也是不中用的人物，你不妨作主辦理，日後必無異言。」袁總理唯唯退出，即欲擬旨，只因遜位的「遜」字，有礙清帝體面，且會議時候，皇族中亦有異論，乃酌改一「辭」字，與南方電議允洽。致請老袁出山，總算爭得此一字。便草定懿旨三道，呈入宮中，請隆裕太后及宣統帝蓋用御寶。宣統帝不識，不知當然由太后作主，含淚鈐印，統共蓋訖，就於清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頒布天下。諭云：

朕欽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遺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實辦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輟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各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拂兆人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奉皇帝將統治權歸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組織臨時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內乂安，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閒，優游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邦治之告成，豈不懿歟！欽此！

還有兩道諭旨，一道是頒布優待條件，一道是飭文武官吏，各循職守，毋生異論。是日北京徧懸五色旗，民國南北統一，二百六十八年的清室，已成過去的歷史。臨時大總統孫文，復提出再後的協議五條，交伍代表轉達北京，條款列着：

(一) 清帝退位，由袁同時咨照駐京各國公使，請轉知民國政府，現在清帝已經退位，或轉飭旅滬領事轉達亦可。(二) 同時袁須宣布政見，絕對贊同共和主義。(三) 文接到外交團或領事團通知清帝布告後，即行辭職。(四) 由參議院舉袁為臨時總統。(五) 袁秘舉為臨時總統後，誓守參議院所定之憲法，乃能授受事權。

伍代表即日發電，由袁世凱接着，已是滿意，自然沒有意外的爭執了。小子有詩咏道：

帝運告終清社覆，中華一統共和成。如何向逐中原鹿，攬得全權始撤兵。

欲知老袁答覆的電文，且從下回接閱。

此回為化板為活文字，優待清室等條件，已見清史通俗演義，而此書亦萬不能不錄。經作者一番辭化，覺得各條文字，條

費徒賸；且於清室提出原稿，亦會收及，愈見當時改正，不可謂非參議員之功。至敍及臨時政府，與參議院之關係，是爲南京組織政府三月內之舉動，亦可留作一段話柄，固非漫無抉擇，隨筆韻敍已也。後文述及隆裕后蓋印，以及孫總統提出協商，無非爲老袁屬筆，總結一詩，具見大意。皮裏陽秋，可於此書證之。

第七回 請瓜代再開選舉會 返專使特闢正陽門

却說清內閣總理袁世凱，已奉隆裕太后懿旨，令他組織臨時政府。上加清內閣總理五字，義發而觀。後由南京臨時總統孫文，交伍代表電達老袁，老袁心滿意足，即日覆電云：

南京孫大總統黎副總統各部總長參議院同鑒：共和爲最良國體，世界所公認，今由帝政一躍而躋及之，實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國無窮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詔辭位，業經世凱署名，則宣布之日，爲帝政之終局，即民國之始基，從此努力進行，務令達到圓滿地位，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大業難著。現在統一組織，至重且繁，世凱極願兩行，暢聆大教，共謀進行之法，祇因北方秩序，不易維持，軍旅如林，須加部署，而北人心，未盡一致，稍有動搖，牽涉全國，諸君皆洞鑒時局，必能諒此苦衷。至共和建設重要問題，諸君研究有素，成竹在胸，應如何協商統一組織之法，尙希迅速見教。

臨時總統孫文，既接此電，當向參議院提出辭職書，其文云：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前後和議情形，前已咨交貴院在案，昨日伍代表得北京電云云，又接北京電云云。兩電見前均從略。本總統以爲我國民之志，在建設共和，傾覆專制，義師大起，全國景從，清帝鑒於大勢，知保全君位，必然無效，遂有退位之議。今既宣布退位，贊成共和，承認中華民國，從此帝制永不存在於中國之內，民

國目的，亦已達到。當締造民國之始，本總統被選爲公僕，宣布誓書，以傾覆專制鞏固民國圖謀幸福爲任。誓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國民卓立於世界，爲列邦公認，本總統卽行辭職。現在清帝退位，專制已除，南北一心，更無變亂，民國爲各國承認，旦夕可期。本總統當踐誓言，辭職引退，爲此咨告貴院，應代表國民之公意，速舉賢能，來南京接事，以便解職。附籌條件如左。

一臨時政府地點，設於南京，爲各省代表所議定，不能更改。一辭職後，俟參議院舉定新總統，親到南京受任之時，大總統及國務各員，乃行解職。一臨時政府約法，爲參議院所制定，新總統必須遵守頒布之一切法律章程。此咨。

又有薦賢自代咨文，詞云：

今日本總統提出辭表，要求改選賢能，選舉之事，原國民公權，本總統原無容喙之地。惟前使伍代表電北京，有約以清帝實行退位，袁世凱君宣布政見，贊成共和，卽當提議推讓。想貴院亦表同情。此次清帝遜位，南北統一，袁君之力實多，其發表政見，更爲絕對贊同共和。舉爲總統，必能盡忠民國。且袁君富於經驗，民國統一，賴有建設之才，故敢以私見，貢薦於貴院，請爲民國前途熟計，無失當選之人，大局幸甚。此咨。

這兩篇咨文，到了參議院，各議員一律可決，定於二月十五日，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屆期這一日，孫總統率各部總長及各將校，共謁孝陵，孝陵卽明太祖墓，在南京朝陽門外，當鍾山南麓，由孫總統主祭，宣告漢族光復，民國統一。司祝官讀罷祭文，兩旁奏起軍樂，悠揚中節，選選傳聲，軍士數萬，無不騰躍，各國領事，攜手臨觀，亦嘖嘖稱賞，祭禮已畢，再返臨時總統府，行慶賀南北統一共和成立禮，先由軍士開砲，鳴了一十七響，乃由孫大總統就位，依次奏樂唱歌，各部總長，隨班就列，向孫總統鞠躬表敬，孫總統亦答禮如儀，隨即向大衆演說道：「清帝退位，南北統一，這皆由無數志士，無數義師，用無數熱腸鐵血，掉換出來。但北京一方面，全賴袁公慰庭，慘澹經營，方得

成功，是袁公實我民國至友，民國成立以後，不應將他忘懷。今日參議院選舉總統，若果袁公當選，想必能鞏固國民。況前日得他覆電，曾有永使君主政體，再現中國二語，他是當代英雄，日後宜不食言。不要相信他，恐怕有些差錯。惟臨時政府地點，仍須設立南京，南京是民國開基，長此建都，好作永久紀念，不似北京地方，受歷代君主的壓力，害得毫無生氣。此後革故鼎新，當有一番佳境，我雖解任，總是國民一份子，仍願竭盡棉薄，為新政府效力，耿耿此心，還祈公鑒。演說畢，但聽得一片拍掌聲，震動耳鼓。復奏軍樂數通，益覺洋洋灑灑，響徹雲霄。禮成，全體三呼民國萬歲，方纔散去。

下午參議院開會，選舉總統，共得十七省議員，各投一票，計十七票，投票結果，統是「袁世凱」三字，全場一致，當選袁世凱為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隨即電達北京，請袁來寧就職。孫總統亦以個人名義，電達北京，略謂：一、臨時政府，已報告參議院，提出辭職書，並推薦袁為總統，惟袁公必須先至共和政府任職，不能由清帝委任組織。若慮北方騷擾，無人維持現狀，儘可先舉人材，電告臨時政府，即當使為鎮撫北方的委員。云云。看官！你想老袁的勢力，全在北方，若要他南來就職，明明是翦他羽翼，他本機變如神，豈肯孤身南下，來做臨時政府的傀儡麼？
孫語見前當下來一覆電，由孫總統譯閱云：

清帝辭位，自應速謀統一，以定危局，此時間不容髮，實為維一要圖，民國存亡，皆賴於是。頃接孫大總統電，開提出辭表，推薦鄙人，屬速來寧，並舉人電知臨時政府，畀以鎮安北方全權，各等因。世凱德薄能鮮，何敢肩此重任？大憲客氣，南行之願，前電業已聲明，然暫時羈絆在此，實為北方危機隱伏，全國半數之生命財產，萬難忍棄，并非因清帝委任也。孫大總統來電，所論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組織，極為正實，現在北方各省軍隊，暨全蒙代表，皆以函電推舉為臨時大總統，清帝委任一層，無足再論。此語原屬自命然總未遽組織者，特慮南北意見，因此而生，統一愈難，實非國家之福。若專為個人責任計，舍北而南，則實有無窮窒礙。北方軍民意見，尚多紛歧，

隱患實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潛長，北京外交團，向以凱離此為慮，屢經言及。又舉外人，擬執南京，奉江兩省，時有動搖，外蒙各盟，迭來警告，內訌外患，遞引互牽。若因凱一去，變端立見，外非愛國救世之素志。若舉人自代，實無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明明會我其誰。然長此不能統一，外人無可承認，險象叢集，大局益危，反覆思維，與其孫大總統辭職，不如世凱退居。蓋就民設之政府，民舉之總統，而謀統一，其事較便。今日之計，惟有兩京政府，將北方各省及各軍隊妥籌接收以後，世凱立即退歸田里，為共和之國民。當未接收以前，仍當竭智盡能，以維秩序。總之共和既定之後，當以愛國為前提，決不欲以大總統問題，釀成南北分歧之局，致資漁人分裂之禍。恐怕言不願行，奈何。已請唐君紹儀代達此意，赴京協商。 紹儀即紹怡，前遼寧統帥，名，以公儀為怡，此次漢帝退位，仍復原名。特以區區之懷，電達聰聽，惟亮督之為幸。

孫總統接電後，再赴參議院核定可否，全院委員長李肇甫，及直隸議員谷鍾秀等，以一臨時政府地點，不如改設北京，意謂臨時政府，為全國視聽所關，必須所在地勢，可以統馭全國，方能使全國完固，且足維繫四萬萬人心，我民國五大民族，從此聯合，作為一個大中華民國。前由各省代表，指定臨時政府地點，設在南京，係因當時大江以北，尚屬清軍範圍，不能不將就辦理，目今情勢殊異，自應相時制宜，移都北方為要。實亦有理。有幾個議員與他反對，仍然主張南京，當用投票表決法，解此問題，投票後，主張北京的有二十票，主張南京的只有八票，乃從多數取決，覆咨孫總統。無如孫總統的意見，總以南京為是，援臨時政府組織條例，再交參議院覆議。原來臨時政府大綱中，曾有臨時大總統對於參議院議決事件，如未以為然，得於具報後十日內，聲明理由，交會覆議。 組織臨時政府大綱，前因暫行制，故特從略，此次為交議事件，因特別提出。 參議院接收後，再繁會議，除李肇甫、谷鍾秀激人外，忽自翻前議，贊成南京，不贊成北京，彼此爭論起來，很是激烈。旋經中立黨調和兩造，再行投票解決，結果是七票主張北京，十九票主張南京，似此重大問題，只隔一宿，偏已換了花樣，朝三暮四，令人莫測。中漢人心之不可恃，一至於此。 孫總統既接

到覆議決文，自然再電北京，請袁世凱即日南來，并言當特派專使，北上歡迎。袁乃覆電云：

昨電計達。嗣奉尊電，慚悚萬狀。現在國體初定，隱患方多，凡在國民，均應共效棉薄。惟拙才力，實難勝此重大之責任。茲乃屏荷參議院正式選舉，竊思公以偉略，始於前，而凱乃以輟材，承乏於後，實深愧汗。凱之私願，始終以國利民福為歸，當茲危急存亡之際，國民既以公義相責難，凱敢不勉盡公僕義務。惟前陳為難各節，均係實在情形，素承厚愛，謹披瀝詳陳，務希涵亮。俟專使到京，再行函商一切。專使何人，并何日啓程，乞先電示為盼。肅復。

又致參議院電文云：

昨因孫大總統電知辭職，同時推薦世凱，當經覆電力辭，並切盼貴院另舉賢能，又將北方危險情形，暨南去為難各節，詳細電達，想蒙鑒及。茲奉惠電，悼悚萬分，現大局初定，頭緒紛繁，如凱賡庸，豈能肩此鉅任？乃承貴院全體一致，正式選舉凱之私願，始終以國利民福為歸。當此危急存亡之際，國民既以公義相責難，凱何敢以一己之意見，辜全國之厚期？惟為難各節，均係實在情形，知諸公推誠相與，不敢不披瀝詳陳，務希涵亮。統候南京專使到京，商議辦法，再行電聞。略去電面詳覆電為下文伏筆。

當袁世凱電辭總統，又電受總統的時候，臨時副總統黎元洪，也有辭職電文，拍致南京參議院。二月二十日，參議院又開臨時副總統選舉會，投票公決，仍舉黎當選，全院一致。黎以大衆決議，不便利辭，也即承認。袁黎心術之分，可見一斑。於是南京臨時政府，遂派遣教育總長蔡元培為專使，副以汪兆銘、宋教仁等。適唐紹儀來寧，知已無可協商，亦願同專使北行。啓程時，先電告北京，遙與接洽。自二月二十一日，使節出發，至二十七日，到了北京，但見正陽門外，已高搭彩棚，用了經冬不凋的翠柏，紮出兩個斗方的大字，做為匾額。這兩大字不必細猜，一眼望去，便見左首是「歡」字，右首是「迎」字。歡迎兩字旁，豎着兩面大旗，分着紅黃藍白黑五色，隱寓五族共和的意思。彩棚前

面，左右站着軍隊，立槍致敬，又有老袁特派的專員，出城迎迓，城門大啓，軍樂齊喧，一面鳴礮十餘下，作歡迎南使的先聲。極力摹寫，都爲下文作勢。蔡專使帶同汪宋各員，與唐紹儀下輿徑入，卽由迎賓使向他行禮。兩下裏免冠鞠躬，至相借入城，早有賓館預備，也鋪排得精潔雅緻，几屏窗明，館中物件，色色俱備，伺役亦個個周到。外面更環衛禁軍，特別保護。蔡專使等既入客館，與迎賓使坐談數語，迎賓使交代清楚，當卽告別，唐紹儀也自去覆命了。

是晚卽由京中人士，多來謁候。寒暄已過，便說及老袁南下的利害，一方面爲迎袁而來，所說大略，無非是南方人民，渴望袁公，袁能早一日南下，卽早一日慰望等語。一方面是有所承受，特來探試，統說北京人心，定要袁公留住，組織臨時政府，若袁公一去，北方無所依托，未免生變，且元明清三朝，均以北京爲國都，一朝遷移，無論事實上多感不便，就是遼東三省，與內外蒙古，亦未便駕馭，鞭長莫及，在在可憂，理應思患預防，變通辦理爲是。雙方俱藉口人心，其實人民全不與聞，就是孫袁兩人意見。彼此談了一會，未得解決，不覺夜色已闌，主賓俱有倦容，當卽告別。蔡專使均入室安寢。翌晨起牀，大家振刷精神，要去見那當選的袁大總統了。正是：

專使徒憑三寸舌，乃公寧易一人心。

畢竟袁世凱允否南行，且至下回再表。

孫中山遂誓辭職，不貪權利之心，可以概見，而必請老袁南下，來寧就職者，其意非他，蓋恐袁之挾勢自尊，始雖承認共和，日後未免變計耳。然袁豈甘爲人下者？下番入谷，愚者亦知其非，況機變如老袁者？蔡專使等之北上，已墮入老袁計中。老袁賜表歡迎，陰懷謗計，觀其迭發數電，固已情見乎詞，而南方諸人，始終未悟，尙欲迎之南來，吾料老袁此時，方爲竊笑不置也。袁氏固一世之雄哉！

第八回 變生不測蔡使遭驚 喜如所期袁公就任

却說蔡專使元培與汪兆銘宋教仁二人偕謁袁世凱名刺一入，老袁當即迎見。雙方行過了禮，分賓主坐定，略略敘談。當日蔡專使起立，交過孫中山書函，及參議院公文，袁世凱亦起身接受，彼此還坐。經老袁披閱畢，彼皺着眉頭道：「我日思南來，與諸君共謀統一，怎奈北方局面未曾安靜，還須設法維持，方可脫身。但我年將六十，自問才力不足當總統的重任，但求共和成立，做一個太平百姓，爲願已足，不識南中諸君何故選及老朽，并何故定催南下？難道莽莽中原，竟無一人似世凱麼？」（說他口氣已是自無餘子）蔡專使道：「先生老成重望，海內久仰，此次當選，正爲民國前途慶賀得人，何必過謙？惟江南軍民極思一觀顏色，快聆高談，若非先生南下，恐南方人士還疑先生別存意見，反多煩言呢。」老袁又道：「北方要我留着，南方又要我前去，苦我沒有分身法兒，可以彼此兼顧。但若論及國都問題，愚見恰主張北方哩。」（這是老袁的定盤星）

宋教仁年少氣盛，竟有些忍耐不住，便朗聲語袁道：「袁老先生的主張，愚意恰以爲未可。此次民軍起義，自武昌起手，至南京告成，南京已設臨時政府及參議院，因孫總統辭職，特舉老先生繼任，先生受國民重託，理應以民意爲依歸，何必戀戀這北京呢？」老袁掀髯微哂道：「南京僅據偏隅，從前六朝及南宋，偏安江左，卒不能統馭中原，何若北京爲歷代都會，元明清三朝均以此爲根據地，今乃舍此適彼，安土重遷，不特北人未服，就是外國各使館也未肯就徙哩。」宋教仁道：「天下事不能執一面論。明太祖燒都金陵，不嘗統一北方麼？如慮及外人爭執，我國並非被保護國，主權應操諸我手，我欲南遷，他也不能拒我。況自庚子拳亂，東交民巷已爲外使的勢力圍，備械積粟，駐兵設防，北京稍有變動，他已足制我死命。我若與他交涉，他是執住原約，斷然不能變更。目今民國新

造，正好藉此南遷，擺脫羈絆，即如爲先生計，亦非南遷不可，若是仍都北京，幾似受清帝的委任，他日民國史上，且疑先生爲劉裕蕭道成流亞，諒先生亦不值受此污名呢。」語亦利索。老袁聽到此言，頗有些憤悶的樣子，正擬與他答辯，忽見外面有人進來，笑對宋教仁道：「漁父！你又來發生議論了。」教仁急視之，乃是唐紹儀，也起答道：「少川先生，不聞孔子當日在宗廟朝廷，便言歷此處雖非宗廟朝廷，然半關重大，怎得無言？」原來宋教仁號漁父，唐紹儀號少川，所以問答間稱號不稱名。蔡專使等均起立相迎，紹儀讓坐畢，便語道：「國都問題，他日何妨召集國會，公同表決。今日公等到此，無非是邀請袁公南下一行，何必多費唇舌？袁公亦須念他遠來，誠意相迎，若可撥充啓程，免得辜負盛意。」到是一個警仲達。袁世凱乃起座道：「少川，責我甚當，我應敬謝諸公，并謝孫總統及參議員推舉的隆情，既承大義相勉，敢不竭盡心力，爲國圖利，爲民造福，略俟三五天，如果北方沈靜，謹當南行便了。」說畢，即令設席接風，盛筵相待，推蔡專使爲首座，汪宋等依次坐下，唐紹儀做了主中賓，世凱自坐主席，自不消說。席間所談，多係南北過去的事情，轉瞬間已是日昃，彼此統含三分酒意，當即散席，訂了後會，仍由老袁飭吏送蔡專使等返至客館。

汪兆銘語蔡專使道：「鶴卿先生，你看老袁的意思，究竟如何？」蔡字鶴卿，號子民，爲人忠厚和平，徐徐的答道：「這也未可逆料。」宋教仁道：「精衛君，你看老袁的行動，便知他是一步十計，今日如此，明日便未必如此了。」一見識英明，故爲老袁所忌。蔡專使道：「他用詐，我用誠，他或負我，我不負他，便算於心無愧了。」就是忠厚人口吻。宋教仁復道：「精衛君，蔡先生的道德，確是無愧，但老袁狡猾得狠，恐此番跋涉，未免徒勞呢。」汪兆銘亦一笑而罷。兆銘別號精衛，故宋呼汪爲精衛君。各人別字，陸續點明，又是另一樞文法。等到夜膳以後，閒談片刻，各自安睡，正在黑甜鄉中，尋那共和好夢，忽外面人聲馬嘶，震響不已，接連又有槍聲彈聲，屋瓦爆裂聲，牆壁坍塌聲，頓時將蔡專使等驚醒，慌忙披衣起床，開窗一看，但見火光熊熊，連室內一切什物，統已照得透亮，正在驚詫的時候，突聞嘩啦啦的一響，

一粒流彈，飛入窗中，把室內腰壁擊成一洞，那彈子復從洞中鑽出，穿入對面的圍牆，拋出外面去了。蔡專使不繼，着急道：「好利害的彈子，幸虧我等未被擊着，否則要洞胸絕命了。」汪兆銘道：「敢是兵變嗎？」宋教仁道：「這是老袁的手段。」一針見血。正說着，但聽外面有人呼喊道：「這裏是南使所在，兄弟們不要囉唆。又聽得衆聲雜沓道：「什麼南使不南使？越越越要擊他。」一驚一緊，驚得過骨。又有人問着道：「爲什麼呢？」衆聲齊應道：「袁大人要南去了。北京裏面，橫直是沒人主持。我等樂得鬧一場罷。」蔡專使捏了一把冷汗，便道：「外面的人聲，竟要同我等作對，我等難道白白的送了性命嗎？」宋教仁道：「我等只有數人，無拳無勇，倘他們搗將進來，如何對待？不如就此逃生罷。」言未已，大門外已接連聲響，門上已擊破幾個窟窿，蔡汪宋三使，顧命要緊，忙將要緊的物件，取入懷中，一起兒從後逃避。幸後面有一短牆，擬令役夫取過桌椅，以便接腳，誰知叫了數聲，沒有一個人影兒。分明是內外勾通。可巧牆角旁有破條橙兩張，卽由汪宋兩人，攜在手中，向壁直搗，京內的牆壁，多是泥土壘成，本來是沒甚堅固，更且汪宋等逃命心急，用着全力去搗這牆，自然應手而碎，復迭搗數下，泥土紛紛下墜，成了一個大竅，三人急不暇擇，從竅中魚貫而出，外面正是一條逼狹的胡衕，還靜悄悄的，沒人阻住。分明是外他去路，否則還有何幸。

蔡專使道：「僥倖僥倖！但我等避到那裏去？」宋教仁道：「此地近着老袁寓宅，我等不如徑往他處，他就使有心悔我，總不能抹臉對人。」汪兆銘道：「是極。」當下轉灣落角，專從僻處靜走。汪蔡二人，本是熟路，一口氣趕到袁第，幸喜沒人盤詰，只老袁寓居的門外，已有無數兵士站着，見他三人到來，幾欲舉槍相對。宋教仁忙道：「我是南來的專使，快快報知袁公。」一面說着，一面向蔡專使索取名刺。蔡專使道：「阿喲，我的名片包兒不知會否帶着？」急急向袋中摸取，竟沒有名片，急得蔡專使徬徨失措，後來摸到袋角，還有幾張舊存的名片，亟取出交付道：「就是這名片攜去罷。」當由兵士轉交關人，待了半晌，方見關人出來，說了一個「請」字，三人纔放下了心，聯

步而入，但見階上已有有人相迎，從燈光下望將過去，不是別人，正是候補總統袁世凱。三人搶步上階，老袁亦走幾數步，開口道：「諸公受驚了。」他却是步武安詳呢。宋教仁即接口道：「外面鬧得不成樣子，究係匪徒，抑係亂軍？」老袁忙道：「我正着人調查呢。諸公快請進廳室，天氣尚冷得緊哩。」蔡專使等方行入客廳，老袁亦隨了進來。客廳裏面，正有役夫煖炭煨燴，見有客到來，便入側室取茗進獻。老袁送茗畢，從容坐下道：「不料今夜間有這變亂，累得諸公受驚，很是抱歉。」宋教仁先答道：「又是他先開口。」北方將士所賴惟公，爲什麼有此奇變呢？」老袁正要回答，廳外來了一人，報稱「東安門外及前門外一帶，譁擾不堪，到處縱火，尙未曾罷手呢。」老袁道：「究竟是土匪，還是亂兵爲甚麼沒人彈壓？」來人道：「彈壓的官員，並非沒有，怎奈起事的便是軍士附和的，乃是土匪兵匪夾雜，一時無可措手了。」老袁道：「這班混賬的東西，清帝退位，還有我在，難道好無法無天麼？」宋教仁又插嘴道：「袁老先生，你爲何不令人彈壓呢？」老袁答道：「我已派人彈壓去了，惟我正就寢，倉卒聞警，調派已遲，所以一時辦不了呢。」蔡專使方語道：「京都重地，乃有此變，如何了得，我看火光燭天，槍聲遍地，今夜的百姓，不知受了多少災難，先生應急切救平，方爲百姓造福。」始終是忠厚之談。老袁頓足道：「正爲此事，頗費躊躇。」言未已，又有人入報道：「禁兵聞大人南下，以致激變，竟欲甘心南使。」說至「使」字，被老袁呵叱道：「休得亂報！」來人道：「亂兵統這般說。」老袁又道：「爲甚麼縱火殃民？」來人又道：「兵士變起，匪徒自然乘隙了。」老袁遂向蔡專使道：「我兄弟未曾南下，他們已瞎鬧起來，若我已動身，不知要鬧到什麼了結。我曾料到此着，所以孫總統一再敦促，我不得不審慎辦理。昨日宋先生說我懸懸北京，我有什麼捨不掉，定要居住道京城哩？」言畢，哈哈大笑。計畫已成，安得不笑。宋教仁面帶愠色，又想發言，由蔡專使以目示意，令他止住。老袁似已覺着，便道：「我與諸公長談，幾忘時計，現在夜色已深，恐諸公未免腹飢，不如卜飲數盃，聊且充腹。」說至此，便向門外呼了一聲「來」字，卽有差役入內伺候。老袁道：「廚下有酒肴，快去拿來！」差役唯唯而退。不一時，就將酒肴搬入，由老袁招呼蔡專使等人

座飲酒。蔡專使等腹中已如饒饒，不及推辭，隨便飲了數盃，偶聽鷄聲報曉，已覺得天色將明。外面有人入報：「亂兵以散，大勢平靜了。」老袁道：「知道了。」原是皇帝口吻。差役又入呈細點，由賓主隨取食，自不消說。老袁又請蔡專使等入室休息，蔡專使也即應允，由差役導入客寢去了。

次日辰牌，蔡專使等起床，盥洗已畢，用過早點，即見老袁踉蹌趨入，遞交蔡專使一紙，便道：「蔡先生請看。天津保定，也有兵變的消息，這真是可慮呢。」蔡專使接過一瞧，乃是已會譯出的電報，大致與袁語相似，不由的蹙動兩眉。老袁又道：「這處兵變，尚未了清，昨夜商民被劫，差不多有幾千人家，今天津保定，又有這般警變，教我如何動身呢？」蔡專使沉吟半晌道：「且再計議。」老袁隨即退出。自是蔡專使等便留住袁宅，一連兩日，並未會見老袁，只由老袁着人遞入警信，一是日本擬派兵入京，保衛公使，一是各議公使館，也有增兵音信。蔡專使未免愁煩，便與汪宋二人商議道：「北京如此多事，也不便強袁離京。」宋教仁道：「這都是他的妙計。」蔡專使道：「無論他會否用計，據現在情勢上看来，總只好令他上臺，他定要在北京建設政府，我也不能不遷就的，果能中國統一，還有何求？」和平處事，是蔡使本旨。汪兆銘道：「鶴卿先生的高見，也很不錯呢。」是夕，老袁也來熟商，無非是南下為難的意旨，且言保定天津的變亂，比北京還要利害，現已派官往理，文牘往來，朝夕不輟，因此無暇敘談，統祈諸公原諒，且代達南方為幸。蔡專使已不欲辯駁，便即照允，竟擬就電稿，發往南京，略敘北京經過情形，并言「為今日計，應速建統一政府，餘儘可遷就，以定大局」云云。已匯老袁計中，然亦無可奈何。孫中山接到此電，先與各部長商議，有的說是袁不能來，不如請黎副總統來寧，代行宣誓禮；有的說是南京政府，或移設武昌，武昌據全國中樞，袁可來即來，否則由黎就近代誓。兩議交參議院議決，各議員一律反對，直至三月六日，始由參議員議決辦法六條，由南京臨時政府轉達北方，條件列左：

- (一)參議院電知袁大總統，允其在北京就職。
- (二)袁大總統接電後，即電參議院宣誓。
- (三)參議院接到

宣誓之電後，即覆電認爲受職，並通告全國。（四）袁大總統受職後，即將擬精國務總理及隨務員姓名，電知參議院，求其同意。（五）國務總理及各國務員任命後，即在南京接收臨時政府交代事宜。（六）孫大總統於交代之日，始行解職。

六條款項，電發到京，老袁瞧了第一條，已是心滿意足，餘五條迎刃而解，沒一項不承諾了。三月初十日，老袁遂遵照參議院議決辦法，歡歡喜喜的，在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是日，在京舊官僚，都踴躍濟濟，排班謁賀。事專使及汪宋二員，也不得不隨班就列。鳴砲奏樂，衆口噉呼，無容瑣述。禮成後，由老袁宣誓道：

民國建設造端，百凡待治，世凱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謹守憲法，依國民之願望，達國家於安全完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樂利。凡此志願，率履勿渝。俟召集國會，選定第一期大總統，世凱即行辭職，謹掬誠悃，誓告同胞。

宣誓已終，又將誓詞電達參議院，參議院援照故例，免不得遙致頌詞，并寓箴規的意思。小子有詩咏道：

幾經瘡口又嗶音，屬望深時再進箴。可惜肥人言慣食，盟言未必果盟心。

畢竟參議院如何致詞，且從下回續敘。

北京兵變，延及天津保定，分明是老袁指使，彼無詞拒絕兩使，只得隱瞞兵變，以便藉口，不然，何以兩使甫至，兵變即起，不先不後，有此險象乎？追觀於帝制發生，國民數斥袁罪，謂老袁用極度計，煽動兵變，焚劫三日，益信指使之說之不誣也。本回演述兵變及袁袁等問答辭，雖未必盡語是真，而描摹逼肖，深得各人口吻，殆猶蘇長公所謂想當然耳。至袁計得行，南京臨時政府及參議院議員，不啻不盡如袁旨，老袁固躊躇滿志矣。然一經後人揭出，如見肺肝，後之觀袁者，亦何樂爲此伎倆乎？

第九回 袁總統宣布約法 唐首輔組織閣員

卻說南京參議院，既得袁世凱電誓，遂公認他爲大總統，又循例致詞道：

共和肇端，奉治待理，仰公才望，昇以太阿。筆路藍縷，孫公既開其先，登揚光大，我公宜善其後。四百兆同胞，公意之所託，二億里山河大命之所寄，苟有阻越，淪胥隨之。況軍興以來，四民輟業，滿目瘡痍，六師暴露，九府匱竭，轉危爲安，勞公敷施。本院代表國民，尤不得不拳拳敦勉者。臨時約法七章五十二條，倫比憲法，其守之維謹，勿違輿情，勿鄰專斷，勿狎非德，勿登非才。凡我共和國五大民族，有不至誠愛戴，皇天后土，實式憑之。謹致大總統，竊望俾公令出，惟行，崇爲符信，欽念哉！

先是各省代表會，組織臨時政府，會議組織法大綱，共四章二十一條。此次軍事告竣，應酌量修改，較前詳備。向來中國史上，並沒有民主政體，可以仿行，一旦瓶造起來，毫無依據，只好查照外洋的共和國，做了藍本，參互考訂。目下外國共和，要算法美兩國制度最良，法國的法制，內閣分設各部，推老成碩望的人物，做內閣總理，負全國行政上的責任，總統是沒有大責任的，政法家稱他爲內閣制。美國的法制，內閣也由各部組成，只是沒有總理，要總統自擔行政上的責任，政法家稱他爲總統制。爲一般國民，難通法律知識，南京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是採用美國制度，因爲鄂軍起義，各省聯絡，與美利堅十三州，聯合抗英，是差不多的形勢，所以南京臨時政府，不設內閣總理，專歸總統擔負責任。到了南北統一，須建爲單純的國家，美制殊不相合，乃改採法國的內閣制度，一來好集權中央，二來好翼贊元首，實欲仿制老實，所以利用法制。大家視爲良法，所以前次電約六款，已有擬派國務總理的條件。適前間條件中，又非聲明自裁不獲，且因袁總統就職在即，各議員協力修改，斟酌了二三十日，經兩三次屬草，方將全案

修成，共得七章五十六條，兩達老成，老成並無異言，此時只好承認。即於就職第二日，宣布出來。全文如左：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成之。第二條，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第三條，中華民國領土，爲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第四條，中華民國，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國務員法院行使其統治權。

第二章 人民

第五條，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第六條，人民得享有左列各項之自由權：(一)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二)人民之住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三)人民有保有財產及營業之自由；(四)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五)人民有書信秘密之自由；(六)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七)人民有信教之自由。第七條，人民有請願於議會之權。第八條，人民有呈訴於行政官署之權。第九條，人民有訴訟於法院，受其審判之權。第十條，人民對於官吏違法損害權利之行爲，有呈訴於平政院之權。第十一條，人民有應任官考試之權。第十二條，人民有選舉及被選舉之權。第十三條，人民依法律有納稅之義務。第十四條，人民依法律有服兵之義務。第十五條，本章所載人民之權利，有認爲增進公益，維持治安，或非常緊急必要時，得依法律限制之。

第三章 參議院

第十六條，中華民國之立法權，以參議院行之。第十七條，參議院以第十八條所定各地方選派之參議員組織之。第十八條，參議員每行省內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選派五人，青海選派一人，其選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之。參議院會議時，每參議員有一表決權。第十九條，參議院之職權如左：(一)議決一切法律案；(二)議決臨

時政府之豫算決算；(二)議決全國之稅法鑿制及度量衡之準則；(四)議決公債之募集及國庫有負擔之契約；(五)承諾第三十四條三十五條四十條事件；(六)答覆臨時咨詢事件；(七)受理人民之請願；(八)得以關於法律及其他事件之意見建議於政府；(九)得提出質問書於國務員並要求其出席答覆；(十)得咨請臨時政府查辦官吏賄賂違法事件；(十一)參議院對於臨時大總統認為有謀叛行為時得以總員五分之四以上之出席出席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可決彈劾之；(十二)參議院對於國務員認為失職或違法時得以總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彈劾之。第二十條參議院得自行集會開會閉會。第二十一條參議院之會議須公開之，但有國務員之要求或出席參議院過半數之可決者得秘密之。第二十二條參議院議決事件，咨由臨時大總統公布施行。第二十三條臨時大總統對於參議院議決事件如否認時得於咨達十日內聲明理由咨院覆議，但參議院對於覆議事件如有到會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仍執前議時仍照第二十二條辦理。第二十四條參議院議長由參議員用記名投票法互選之，以得票滿投票總數之半者為當選。第二十五條參議院參議員於院內之言論及表決對於院外不負責任。第二十六條參議院參議員除現行犯及關於內亂外患之犯罪外會期中非得本院許可不得逮捕。第二十七條參議院法由參議院自定之。第二十八條參議院以國會成立之日解散其職權由國會行之。

第四章 臨時大總統副總統

第二十九條臨時大總統副總統由參議院選舉之，以總員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得票滿投票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為當選。第三十條臨時大總統代表臨時政府總攬政務公布法律。第三十一條臨時大總統為執行法律或基於法律之委任得發布命令並得使發布之。第三十二條臨時大總統統率全國陸海軍隊。第三十三條臨時大總統得制定官制官規但須提交參議院議決。第三十四條臨時大總統任命文武職員但任命國

務員及外交大使公使，須由參議院之同意。第三十五條，臨時大總統，經參議院之同意，得宣戰講和，及締結條約。第三十六條，臨時大總統，得依法律宣告戒嚴。第三十七條，臨時大總統，代表全國，接受外國之大使公使。第三十八條，臨時大總統，得提出法律案於參議院。第三十九條，臨時大總統，得頒給勳章，並其他榮典。第四十條，臨時大總統，得宣告大赦特赦，減刑復權，但大赦須經參議院之同意。第四十一條，臨時大總統，受參議院彈劾後，由最高法院全院審判官互選九人，組織特別法庭審判之。第四十二條，臨時副總統，於臨時大總統因故去職，或不能視事時，得代其職權。

第五章 國務員

第四十三條，國務總理及各部總長，均稱為國務員。第四十四條，國務員輔佐臨時大總統，負其責任。第四十五條，國務員於臨時大總統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發布命令時，須副署之。第四十六條，國務員及其委員，得於參議院出席及宣言。第四十七條，國務員受參議院彈劾後，臨時大總統應免其職，但得交參議院覆議一次。

第六章 法院

第四十八條，法院以臨時大總統及司法總長分別任命之法官組織之。法院之編制，及法官之資格，以法律定之。第四十九條，法院依法律審判民事訴訟及刑事訴訟，但關於行政訴訟及其他特別訴訟，別以法律定之。第五十條，法院之審判，須公開之。但有認為妨害安寧秩序者，得秘密之。第五十一條，法官獨立審判，不受上級官廳之干涉。第五十二條，法官在任中，不得減俸或轉職，非依法律受刑罰宣告，或應免之懲戒處分，不得解職。懲戒條規，以法律定之。

第七章 附則

第五十三條，本約法施行後，限十個月內，由臨時大總統召集國會。其國會之組織及選舉法，由參議院定之。第五十四條，中華民國之憲法，由國會制定，憲法未施行以前，本約法之效力，與憲法等。第五十五條，本約法由參議院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或臨時大總統之提議，經參議員五分之四以上之出席，出席員四分之三之可決，得增修之。第五十六條，本約法自公布之日施行。

約法頒布，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當然廢止。袁總統遂依約法第四十三條，任命國務總理，組織新內閣。當下留意選擇，擬將國務總理一職，任用唐紹儀。可見唐是老成心腹。惟臨時約法第三十四條，總統任命國務員，須得參議員同意。袁總統不便違法，遂電致參議院議決。參議員聞任唐紹儀，多半贊成。當即通過，電覆袁總統。袁即任唐為國務總理。唐亦直任不辭。當奉袁總統命令，由北京至南京，組織國務員。唐忽提出修改官制，擬易九部為十二部，除外交、內務、財政、陸軍、海軍、司法、教育七部，仍然照舊外，獨分實業為三部，一是工業，一是商業，一是農林。交通俗分作兩部，一是交通，一是郵電。郵電即交通之二大部分，如何分析。兩部分做五部，本來是沒甚理由，不過南北統一兩方統有要人，各思壟斷部職，仍燃不脫升官發財的思想，如何改良政體。唐紹儀身為總理，不能單顧一方，反弄得左右為難。他於沒法中想了一法，便擬添置幾個部缺，位置南北人員。況提出官制，必須經過參議院議決，倘或議員反對，當然不能成立，自己亦可援為口實，免多怨望。這也是唐總理取巧的方法。問手更想取巧，如何辦得美善。果然參議院不能通過，只准分實業為兩部，一部是工商，一部是農林。郵電仍併入交通部，不必分離。自是九部改作十部，三月二十九日，唐紹儀蒞參議院，宣布政見，并提出各部總長名單，請求同意。各議員取單公閱，但見上面開着：

外交總長陸徵祥 內務總長趙秉鈞 財政總長熊希齡 陸軍總長段祺瑞 海軍總長劉冠雄

司法總長王寵惠 教育總長蔡元培 農林總長宋教仁 工商總長陳其美 交通總長梁如浩

這十部總長名單內，只有蔡長教育，與前相同，王寵惠尚是舊閣人物，惟改外交為司法，其餘一律易人。段祺

瑞劉冠雄趙秉鈞，純是袁系人物，當然是老袁授意。陸徵祥素無黨派，熊希齡屬新組的統一黨，詳見下文。宋教仁陳其美兩人，與蔡王向係同志，均入同盟會。唐紹儀本屬舊官僚派，因思想頗趨文明，前次南下講和，與同盟會中人，頗相融洽，至組織內閣時期，又新加入同盟會，時人遂稱他為同盟會內閣。重要位置，俱屬袁系，稱爲同盟會內閣，實不副名。嗣經參議院投票表決，只有梁如浩未得同意，餘均多數贊同。唐遂退出參議院，即日馳電北達。次日，即由袁總統正式任命。各部俱已得人，交通總長一缺，尙屬虛位，暫命唐總理兼署。唐內閣算完，遂成立了。那時第一次臨時總統孫文，應該踐約辭職，便於四月初一日，親至參議院，行解職禮，自然又有一番宣言，小子有詩贊孫中山云：

功成身退不貪榮，讓位非徒踐夙盟。
細數年來諸鉅子，如公纔算是真誠。

欲知孫中山如何宣言，容俟下回續錄。

臨時約法爲中華民國憲法之嚆矢，其間雖經袁氏廢棄，然帝制廢，袁氏斃，而約法復活。是民國之尙得保存，全賴約法之力，故本書不能不備錄全文，所以存國典也。唐紹儀奉袁氏命，組織新內閣，觀其提出閣員名單，如內務、如陸海軍，實握全國樞紐，而皆爲袁氏心腹，教育司法農林工商四部，爲袁氏所輕視，則屬諸同盟會中。是唐氏固受袁氏指使，明明一袁系人物，謂爲袁系內閣，也可謂爲同盟會內閣，固不可也。老袁一登臺，便已隱植勢力，唐氏反爲其鷹犬，我爲唐氏計，殊不值得云。

第十回 踐夙約一方解職 借外債四國違言

卻說孫中山在南京，聞袁氏受職，唐閣組成，遂蒞參議院辭職，又把生平積愆，及所有政見，宣布出來，作爲臨別贈言的表意。各議員分列坐席，屏息斂容，各聆緒論，并令書記員出席登錄，隨聽隨抄，將白話譯作文言道：

本大總統於中華民國正月一日，來南京受職，今日爲四月一日，至貴院宣布解職，爲期適三個月。此三月

中，均爲中華民國草創之時代。當中華民國成立以前，純然爲革命時代，中國何爲發起革命？實以聯合四萬萬人，推倒惡劣政府爲宗旨。自革命初起，南北界限，尙未化除，不得已而有用兵之事。三月以來，南北統一戰事告終，造成完全無缺之中華民國，此皆全國國民，及全國軍人之力量所致。在本總統受職之初，不料有如此之好結果，亦不料以極短之時期，能建立如此之大業。本總統於一個月前，已提出辭職書於貴院，當時因統一政府未成，故雖已辭職，仍執行總統事務。今國務總理唐紹儀，組織內閣已成立，本總統自當解職，今日特蒞貴院宣布。但趁此時間，本總統尙有數語，以陳述於貴院之前。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凡爲中華民國國民，均有國民之天職。何謂天職？即促進世界的和平是也。此促進世界的和平，即爲中華民國前途之目的。依此目的而行，即可以鞏固中華民國之基礎。蓋中國人民，居世界人民四分之一，中國人民，若能爲長足之進步，則多數共躋於文明，自不難結世界和平之局。況中國人種，以好和平著聞於世，於數千年前，已知和平爲世界之真理。中華民國有此民習，登世界舞臺之上，與各國交際，促進和平，即是中華民國國民之天職。本總統與全國國民，同此心理，務將人民之智識習俗，及一切事業，切實進行，力謀善果。本總統解職之後，即爲中華民國之一國民，政府不過一極小之機關，其力量不過國民極小之一部分，大部分之力量，仍全在吾國民。本總統今日解職，並非功成身退，實欲以中華民國國民之地位，與四萬萬國民，協力造成中華民國之鞏固基礎，以冀世界之和平。望貴院與將來政府，勉勵人民，同盡天職。從今而後，使中華民國，得爲文明之進步，使世界舞臺，得享和平之幸福，固不第一人。之宏願已也。

詞畢，大衆相率拍手，毋容絮述。孫中山遂繳出臨時大總統印，交還參議院。參議院議長林森，副議長王正廷，即令全院委員長李肇甫，接受大總統印信，一面由林議長做了全院代表，答覆孫中山，大約亦有數百言，小子又錄出如下：

中華建國四千餘年，專制虐焰，熾於秦政，歷朝接踵，燎原之勢，極及末流，百度墮壞。雖擁有一二億里大陸，率有四百兆衆庶，外患乘之，殆如摧枯拉朽，而不絕如縷者，僅氣息之奄奄。中山先生，發宏願救國，首建共和之議，奔走呼號於專制淫威之下，瀕於殆者屢矣，而毅然不稍輟。二十年如一日，武漢起義，未一月而響應者，三分天下有其二，固亡清無道所致，抑亦先生宣導鼓吹之力實多也。當時民國尚未統一，國人急謀建設，臨時政府於南京，適先生歸國，遂由各省代表，公舉為臨時大總統。受職纔四十日，即以和平措置，使清帝退位，統一定，迄未忍生靈塗炭，違訴之於兵戎。雖柄國不滿百日，而吾五大民族所受賜者，已靡有涯涘。固不獨成功不居，其高尚純潔之風，為斯世矜式已也。今當先生解臨時大總統職任之日，本院代表全國，有不能已於言者。民國之成立也，先生實撫育之，民國之發揚光大也，尤賴先生驅啓而振迅之。苟有利於民國者，無間在朝在野，其職任一也。盧斯福解職總統後，周游演述，未嘗一日不拳拳於阿美利加合衆國，願先生為盧斯福國人馨香祝之矣。

孫中山 敬謝議員 鞠躬告退。各議員再表決臨時政府地點，准將南京臨時政府移往北京，南京仍為普通都會。由袁總統任命前陸軍總長黃興為南京留守，控制南方軍隊，一面召唐紹儀回京，唐以交通一席，不便兼理，復提出施肇基總長交通交參議院議決，得多數同意，乃電請袁總統任命，十部總長已完全無缺，唐總理遂邀同王寵惠等，啓程北行。惟陳其美曾為滬軍都督，自請後行，聞他醉心籌復，所以長顧南唐。唐不能相強，即日北去。參議院各議員，亦於四月二十九日，聯袂赴都。副總統黎元洪，亦請解大元帥職，另由袁總統改任，屬領參謀總長事。所有前清總督巡撫各名目，一律改為都督。內而政府，外而各省，總算粗粗就緒。

惟蒙藏兩部，一時尚不暇辦理，但由袁總統派員查勘，勸令取消獨立，擁護中央。是時英俄兩國，方既既逐逐，謀取蒙藏為囊中物，活佛喇嘛毫無見識，一任外人播弄，徒憑袁總統一紙空文，豈即肯拱手聽命，就此安靜麼？都督後文地理。袁總統也明知無益，不得已敷衍表面，暗中恰用着全力，注意內部的運用。第一著是裁兵，第二著是借

債這兩策又是連帶的關係。看官試想，各省的革命軍，東也召募，西也招集，差不多有數十百萬，此時中央政府完全成立，南北已和平了事，還要這冗兵何用？況袁總統心中，日日防着南軍，早一日裁去，便早一日安枕。裁兵原是重要，但袁總統是從片而着想，仍未免借公濟私。但是若不裁兵，先需銀錢要緊，南京臨時政府，已單募借債度日，蘇路借款，招商局借款，漢冶萍公司借款，共得五六百萬，到手輒盡，又發軍需八釐公債票一萬萬圓，陸續湊集，還嫌不敷。唐紹儀南下組閣，南京政府已承認撤銷，惟所有一切欠款，須歸北京政府負擔，南京要二三百萬，上海要五十萬，還有武昌一方面，也要一百五十萬，都向唐總理支取，說是歷欠軍餉，萬難遷延。唐總理即致電北京，嗣得老袁覆電，並不多言，只令他便宜行事。無非變借外債。急時抱佛脚，不得不向外國銀行，低頭乞貸，於是四國銀行團，遂仗着多財善賈的勢力，來作出借巨款的主人翁。什麼叫作四國銀行團呢？原來清宣統二年，清政府欲改良幣制，及振興東三省實業，擬借外款一千萬鎊。英國匯豐銀行，法蘭西銀行，德華銀行，美國資本團，合資應募。彼此訂約，稱為四國銀行團。嗣經日俄兩國，出頭抗議，交涉尚未辦妥，武昌又陡起革命軍，四國銀行，中途縮手，只交過墊款四十萬鎊，餘外停付。至民國統一，袁世凱出任臨時總統，他本是借債能手，料知上臺辦事，非錢不行，正欲向銀行團商借。巧值四國公使，應銀行團請求，兩致老袁，願輸資中國，借助建設，惟要求借款優先權。老袁自然樂從，覆函慨許。且乞先墊款四十萬鎊，以應急需。過後另議。銀行團即如數交來，會唐紹儀以南方要求，無術應付，只好電商四國銀行團，再乞墊款，數約一千五百萬兩。南方需款總數，不過五六百萬兩，乃各借須加二倍，可見民國偉人名是亂借風用。銀行團哈也樂允，惟所開條件，既要擔保，又要監督，還要將如何用法，一一錄示。唐紹儀以條件太苛，不便遷就，遂另向華比銀行，商借墊款一百萬鎊。比利時本是西洋小國，商民亦沒甚權力，不過聽羨借款的利息，有意投資，遂向俄國銀行，及未曾列入團體的英法銀行，互相牽合，出認借款，議定七九折付利息五釐，以京張鐵路餘利，作為抵押。唐紹儀接收此款，遂付南京用費二百三十萬兩，武昌一百五十萬兩，上海五十萬兩，其餘統攜至北京，不消幾日，就用得

滑稽精光。又要去仰求外人了。如此過去，何以爲國。

那知四國公使，已來了一個照會，略言：「唐總理擅借比款，與前時袁總統覆函，許給借款優先權，顯然違背，即希明白答。」等語。袁總統心中一想，這是外人理長，自己理短，說不出什麼理由，只得用了一個救急的法兒，獨求美公使緩頰，并代向英德法三國調停。美公使還算有情，邀了唐總理同去拜會三國公使。唐總理此時也顧不得面子，平心息氣的，向各使道歉，且婉言相告道：「此次借用比款，實因南方急需，不得不然。若貴國銀行團等果肯借我巨資，移償比款，比約當可取消。惟當時未及關照，似屬冒昧，還求貴公使原諒。」英德法三使，還靜着碧眼，豎着黃鬚，有意與唐爲難。美公使忙喚哩咕嚕的說了數語，大約是替唐洗刷，各使纔有笑容，惟提出要求三事：一是另訂日期，向四國銀行團道歉；二是財政預算案，須送各國備閱；三是不得另向別國，秘密借款。唐總理一一承認，各公使最後要求，是退還比款，取銷比款。二語也。由唐總理允諾，纔算雙方解決，盡權而散。

袁總統兀坐府中，正待唐總理返報，可巧唐總理回來，述及各使會議情形。袁總統道：「還好還好，但欲取消比約，恰也有些爲難哩。」唐總理道：「一個比國銀行，想總不及四大銀行的聲勢，我總教退還借款，原約當可取消。」袁總統點頭道：「勞你去辦就是了。」唐總理退出，即電致華比銀行，欲取消借款原約。比國商民，那裏肯半途而廢，自然反唇相譏。唐總理出爾反爾，安得不免人譏。唐氏無可奈何，只得仍託美公使居間，代爲和解。美使與英德法三國，本是一鼻孔出氣，不過性情和平，較肯轉圜。並非格外和平，實是外交家手段。他既受唐氏屬託，遂與英法兩使商議，曉他阻止與比聯合的銀行，絕他來源。一面與比使談判，逼他停止華比銀行的借款。比公使人微言輕，自知螳臂當車，倔強無益，樂得賣動美使歡心，轉囑比商取消借約。比商雖不甘心，怎奈合股的美法銀行，已經退出，上頭又受公使壓力，不得已自允取消，但索還墊款一百萬鎊。唐總理乃與銀行團接精會議，請他就六星期內，先貸給三千五百萬兩，以後每月付一千萬兩。自民國元年六月起，至十月止，共需七千五百萬兩。俟大借款成立，盡許扣

還。不意銀行團狡猾得很，答稱前時需款，只一千五百萬兩，此番忽要加添數倍。究屬何用途？各舉代表出來，竟至唐總理府中，與唐而談。唐總理當即接見，各代表開口啓問，便是借款的用途。唐總理不暇思索，信口答道：「無非爲遣散軍隊，發給恩餉哩。」各代表又問及實需幾何？唐復答道：「非三千萬兩不可。」各代表又問道：「爲何要這麼樣多？」唐總理道：「軍隊林立，需款浩繁，若要一一裁併，三千萬尚是少數，倘或隨時酌裁，照目前所需，得了三五百萬也。」將就敷衍哩。」這數語是隨便應酬的口吻，偏各銀團代表，疑他忽增忽減，多寡懸殊。中國之受侮外人往往爲口頭禪所誤。不禁笑問道：「總理前日，曾借過比款一百萬鎊，向何處用去？」唐將付給南京上海漢口等款類，一一說明，并言除南方支付外，盡由北京用去。各代表又道：「貴國用款，這般冒濫，敝銀行團雖有多款，亦不使草率輕借，須知有借期，必有還期，貴國難道可有借無還嗎？」應該責問。唐總理被他一詰，幾乎說不出話來。德華銀行代表，卽起身離座道：「用款如此模糊，若非另商辦法，如何借得？」唐總理也卽起立道：「辦法如何？還請明示。」德代表冷笑道：「欲要借款，必須由敝國監督用途，無論是否裁兵，不由我國監督，總歸沒效。」唐總理遲疑半晌道：「這恰恐不便呢。」各代表都起身道：「貴總理既云不便，敝銀行團亦並非定要出借。」一著四一著一步緊一步。言畢，悻悻欲行，唐總理復道：「且再容磋商便了。」各代表一面退出，一面說着道：「此後借款事項，也不必與我等商量，請逕向敝國公使，妥議便了。」數語說完，已至門外，各有無意的鞠了一躬，揚長竟去。借人款項，如此壓力，何不自行籌節。唐總理非常失望，只好轉達袁總統，袁總統默默籌畫，又想了一計出來。看官道是何計？他想四國銀行團，既這般利害，我何不轉向別國銀行暫去乞貸呢？此老專用此法。計畫已定，便暗着人四處運動，日本正金銀行，俄國道勝銀行，居然仗義責言，出來辯難。他說：「四國銀行團，既承政府許可，願出借款，幫助中國，亦願遷就一點，爲何率爾破裂？此舉太不近人情了。」這話一倡，英美兩公使，不免恐慌。暗想：日俄兩國，從中作梗，定是不情好意，倘他承認借款，被佔先著，又要費無數唇舌。以此借款一項，外人已各自磨利，況比借款事，較爲重大呢。當下照會臨時政府，願

再出調停，袁總統也覺快意，只自己不便出面，仍委唐總理協議。唐總理懲前毖後，實不欲再當此任，只是需款甚急，又不好不硬着頭皮，出去商辦。正在徬徨的時候，湊巧有一替身到來，便乘此卸了肩子，把一個奇難的題目，交給了他，由他施行。豈何人豈何人，正是：

會議不堪重倒臉，當衝幸有後來人。

欲知來者爲誰，且至下回說明。

孫中山違約辭職，不可謂非信義士，與老袁之處心積慮，全然不同，是固革命史中之翹楚也。或謂中山爲游說家，非政治家，自問才力不逮老袁，因此讓位，是說亦未必盡然。顧如其言以論中山，中山亦可謂自知甚明，能度德，能量力，不肯喪萬姓之生命，爭一己之權位，亦一仁且智也。吾輩其仁，吾尤愛其智。以千頭萬緒，如亂絲之中國，欲廓清而平定之，談何容易？況財政奇窘，已達極點，各省方自顧不遑，中央則全無收入，即此一端，已是窮於應付，試觀袁唐兩人之借債，多少困難，外國銀行團之要挾，又多少嚴苛，袁又自稱快意，在局外人目之，實乏趣味。甫經上座，全國債務已集一身，與其爲避債之周旋，何若爲辟穀之張良，故人謂中山之智，不老袁若吾謂袁實愚者也，而中山真智士矣。

第十一回 商墊款熊秉三受謗 拒副署唐少川失踪

却說國務總理唐紹儀，正因借款交涉，受了銀行團代表的悶氣，心中非常懊惱，湊巧來了一個關員，看官道是何人，便是新任財政總長熊希齡。希齡字秉三，湖南鳳凰廳人，素有才名，時人呼爲熊鳳凰。此時來京任職，當由唐總理與他敘談，把借款的事件，委他辦理。熊亦明知是個難題，但既做了財政總長，應該辦理這種事情，諒無可諉，當即允諾。唐總理遂兩告銀行團，略說：「借款辦法，應歸財政總長一手經理。」銀行團復詞照允，於是與熊總

長開始談判。熊總長頗有口才，憑着這三寸不爛的舌，說明將來財政計劃，及大宗用途與償還方法，統是娓娓動人。銀行團代表，尤先付墊款若干，再議大借款問題，惟遣散軍隊時，仍須選派外國軍官，公同監督。說來說去仍是咬定監督二字，外人之不肯少讓，可見一斑。經熊總長再三辯論，再四磋商，方議定中外兩造，各派核計員，每次開支，須由財政部先備清單，送交核計員查核，核計員查對無誤，雙方簽押，始得向銀行開支。惟銀行團只允先付三百萬兩，分作南北暫時墊款，支放軍餉，但亦須由洋關稅司，間接監視，以昭信實。至大借款問題，須俟倫敦會議後解決，若官你想這三百萬兩小借款，既須由核計員查對，又須由稅務司監視，核計員與稅務司，統是洋人參入，顯見得洋人有權，中國無權。臨時政府，兩手空空，也顧不得甚麼利害，只好飲鴆止渴，聊救目前。借債者其難之，當下由熊總長至參議院，與各議員開談話會，講論此事。議員聚訟紛紛，未曾表決。熊總長返至內閣，即受總統總理密囑，與銀行團草定墊款合同共七章，嗣為參議院聞知，即提出質問。唐總理與熊總長，不得不據情答覆。略云：

墊款為借款之一部分，撥付墊款三百萬，又為墊款中之一部分，既非正式借款，即不應有此條件。無如該團以撥付墊款，既已逼迫，倫敦會議，又未解決，深恐我得款後，或有翻悔，故於我急於撥款之際，要求載入七條於信函之後，當因南北籌餉，勢等燃眉，本總理總長迫於時勢，不得不循照舊例，兩方先用信函簽字撥款，所撥之三百萬兩，不過墊款之一部分，為暫時之騰挪，且信函草章，並無銜價折扣利息抵押之規定，不能即謂為合同，故於簽字以前，未及提出交議，還希原諒。此復。

參議員接此覆文，仍有違言，大致以此項條件，雖係草章，就是將來商訂正式合同的根據，若非預先研究，終成後患，乃復提出請願書，要求總統提出草合同，正式交議。袁總統允准，遂將草合同交參議院，咨請議決。議員會議三日，各懷黨見，沒甚結果。唐總理熊總長再出席宣言，略謂：「墊款條件，參議院未曾通過，倫敦會議，亦無覆信，雖尚有磋商的機會，惟外人能否讓步，實無把握。貴院能先對大綱，表示同意，再行指出應改條文，本總理等必

當盡力磋商，務期有濟。」各議員一律拍掌，表示贊成。於是公同討論，絮議了好多時，方由議長宣布意見，謂：「墊款一節，既屬目前要需，不能不表示同意，但所開草合同七條，如所訂核計員查對，及稅務司監視，有損國權，應由政府與銀行團再行磋商，挽回一分是一分，不必拘定某條某句，使政府有伸縮餘地，當不致萬分爲難了。」唐熊兩人巴不得參議院中有此一語，遂將彼此爲國的套語，敷衍數句，即行去訖。

過了數天，由江南一方面，來了兩角文書，一角是達總統府，一角是交參議院，內稱：「墊款章程，不但監督財政，直是監督軍隊，萬不可行，應即責令熊總長取消草約，一面發行不兌換券，權救眉急，並實行國民捐，組織國民銀行，作爲後盾」等語。書未署名，乃是南京留守黃興接連是江西四川管省，均通電反對。袁總統置諸度外，參議院也作旁觀，只有這位熊鳳凰，剛剛湊着這個時候，不是被人咒罵，就是惹人譏評，做財政總長的趣味，應該有些他憤無可洩，也擬了一個電稿，拍致各省道：

希齡受職，正值借款談判激烈，外人要求請派外國武官監督撥兵，會同華官點名發餉，並於財政部內選派核算員監督財政，改良收支，兩次爭論，幾致決裂，經屢次駁議，武官一節，乃作罷論，然支發款項，各銀行尙須信證，議由政府委派稅司經理。至核算員，則議於部外設一經理墊款核算處，財政部與該團各派一人，并聲明只能及於墊款所指之用途，至十月墊款支盡後，即將核算處裁撤，此等勉強辦法，實出於萬不得已，今雖撥款三百萬兩，稍救燃眉，然所約七款大綱，並非正式合同，公等如能於數月內設法籌定，或以省款接濟，或以國民捐擔任，以爲後盾，使每月七百萬之軍餉，有恃無恐，即可將銀行團墊款借款，一概謝絕，是正希齡之所日夕期之也。希即答覆！

各省長官，接到熊總長這般電詰，都變做反舌無聲，就是大名鼎鼎的黃留守，也變不出這般銀子，前時所擬方法，統能說不能行，要他從實際上做來，簡直是毫無效果，因此也無可答覆，同做了仗馬寒蟬。近時人物，大都如此，所

以無一足恃。熊總長復上書辭職，經袁總統竭力慰留，始不果行。再與銀行團磋商，商請取消核計員及稅司監視權，銀行團代表以墊款期限，只有數月，且俟倫敦會議後，如何解決，再行酌改云云。看官聽着這倫敦會議的緣起，係是四國銀行團借英京倫敦為會議場，研究中國大借款辦法，及日俄加入問題，小子於前回中，曾說日俄銀行出來調解，他的本旨，並非是惠愛我國，但因地球上面，第一等強國，要算英法俄美日德六邦，英法美德既集銀行團，日俄不應落後，所以與四國團交涉，也要一併加入。強中更有強中手。四國團不便力阻，只得函問中政府，願否日俄加入。中政府有何能力，敢阻日俄，況是請他來的幫手，當然是答一「可」字。那知俄人別有用意，以為此項借款，不能在蒙古滿洲使用，自己方可加入。明明說滿蒙為外府。日本亦欲除開滿洲，與俄人異意同詞。各存私意。四國團當然不允，且聲言：「此次借款，發行公債，應由本國銀行承當，英為匯豐銀行，法為匯理銀行，德為德華銀行，美為花旗銀行，此外的四國銀行，及四國以外的銀行，均不得下預。」這項提議，與日俄大有防礙。日俄雖加入銀行團，發行債票，仍須借重四國指定的銀行，與未加入何異，因此拒絕不允，會議幾要決裂了。法國代表從中調停，要想做和事老，慫恿五國銀行團代表，由倫敦移至巴黎，巴黎為法國京都，當由法代表主席。法代表亦自強勢力。磋商月餘，俄國公債票，得在俄比銀行發行，日本公債票，得在日法銀行發行。至日俄提出的滿蒙問題，雖未公認，恰另有一種條件訂就，係是六國銀行團中，有一國提出異議，即可止款不借，此條明明為日俄留一餘地，若對於中國，須受六銀行監督，須用鹽稅抵押。

彼此議定，正要照會中國，適中政府致書銀行團，再請墊款三百萬兩，否則勢不及待，另籌他款，幸勿見怪。銀行團見此公文，大家疑為強硬，恐有他國運動，即忙覆書承認，即日支給。也受了中國的賺，但得讓債權，穩佔便宜。中政府

復得墊款，及挨過了好幾天。六國銀行團，遂相約至外交部，與外交總長陸徵祥晤談，報告銀行團成立。越日，又與陸熊兩總長，開議借款情形。陸總長已探悉巴黎會議，所定條件，利害得很，遂與熊總長密商，只願小借款，不願大

借款。熊總長很是贊成，當下見了銀行團代表，便慨然道：「承貴銀行團厚意，願借巨款，助我建設，但敝國政府，因借款已多，不敢再借巨項，但願仿照現在墊款辦法，每月墊付六百萬兩，自六月起，至十月止，仍照前約辦理便了。」

一看官！你想六國銀行團爲了中國大借款，費盡唇舌，無數周折，纔得讓妥，誰料中國竟這般拒絕，反自費了兩月心思，這班碧眼虬髯的大人物，那肯從此罷休，便齊聲答道：「貴政府既不願再借巨款，索性連墊款也不必了。索性連六百萬墊款，也還了我罷。」

陸熊兩總長也自以爲妙計，那外人的手段，却來得更辣。陸總長忙答辯道：「並非敝國定不願借，但貴銀行團所定條件，敵國的人民，決不承認，國民不承認，我輩也無可如何，只好請求墊款，另作計畫罷了。」

「銀行團代表，見語不投機，各負氣而去。」陸熊兩總長，以交涉無效，擬與唐總理商議一切。唐總理已因病請假，好幾日未得會敘，兩人遂各乘馬車，徑至唐總理寓所，名刺方入，那關人竟出來擋駕，且道：「總理往天津養病去了。」

一去得突兀。兩人不禁詫異，便問道：「何日動身，爲何並不見公文？」關人只答稱去了兩日，餘事一概未知，兩人方快快回來。

看官！你道這唐總理如何赴津，當時京中人士，統說是總理失蹤，究竟他是因病赴津呢？還是另有他事？小子得諸傳聞，唐總理的病，乃是心病，並不是什麼寒熱，什麼虛癆，原來唐總理的本旨，以中國既行內團制，所有國家重政，應歸國務員擔負責任，因此遇着大事，必邀同國務員議定，稱爲國務會議，偏偏各部總長意見不同，從唐總理就職後，開了好幾次國務會議，內務總長趙秉鈞，未見到會，就是陸海軍總長，雖然列席，也與唐總理未合，只有教育總長蔡元培，司法總長王寵惠，農林總長宋教仁，與唐總理俱列同盟會，意氣還算相投。又有工商次長王正廷，因陳其美未肯到京，署理總長，也與唐不相反對。交通總長施肇基，與唐有姻戚關係，自然是水乳交融，此外如外交總長陸徵祥，是一個超然派，無論如何，總是中立。財政總長熊希齡，是別一黨派，異視同盟會，爲了借款問題，亦嘗與唐總理齟齬，恐非全爲黨見。唐總理已是不安，而且總統府中的秘書長，顧問員，每有議論，經總統承認後，又

必須由總理承認，方得施行，否則無效。那時這班祕書老爺，顧問先生，都說總統無用，全然是唐總理的傀儡。若官試想這野心勃勃的袁項城，豈肯長此忍耐，受制於人？況前此總理一職，有意屬唐，無非因唐為老友，足資臂助，乃既為總理，偏以背道分馳，與自己不相聯屬，遂疑他為傾心革黨，陰懷猜忌。其實唐本袁系，不過為責任內閣起見，未肯阿諛從事，有時與老袁談話，輒抗爭座上，不為少屈。老袁左右，每見唐至，往往私相告語道：「今日唐總理，又來欺侮我總統麼？」後來斷送老袁的生命，也是若輩釀成。

一夕，唐謁老袁，兩下裏爭論起來。老袁不覺勃然道：「我已老了，少川，你來做總統，可好麼？」唐本粵人，字少川，老袁以小字呼唐，雖係老友習慣，然此時已皆以總統總理相呼，驟呼唐字，明明是滿腹惡意，借此少洩語意，尤不堪入耳，氣得唐總理瞪目結舌，跟踉趨出，乘車回寓。冤冤相湊，距總統府約數百步，忽遇衛隊數十人，擁護一高車驕馬的大員，吆喝而來。唐車趨避稍遲，那衛隊已怒目揚威，舉槍大呼道：「快走快走，不要惱了老子。」唐不待說畢，忙呼車夫讓避。至大員已過，便問車夫道：「他是何人？」車夫道：「他是大總統的拱衛軍總司令段大人。」唐總理笑道：「是段芝貴麼？我還道是前清的攝政王。」軍醫之至，既而回至寓中，不由的自嘆道：「一個軍司令，有這麼威風，我等身為文吏，尚想與總統率海陸軍的大總統，計較長短，正是不知分量！我明日即行辭職，還是歸老田問罷。」樂得見識，繼又暗忖道：「我友王芝祥，將要到京，來做直隸都督，他一到任，我的心事已了，便決計走罷。」

原來北通州人王芝祥，曾為廣西藩司，廣西獨立，芝祥為桂軍總司令，率兵北伐。及到南京，南北已經統一，唐紹儀南下，組閣舊友重逢，慷慨道故，自不消說。直隸代表谷鍾秀等，時在南京，願舉芝祥為本省都督，沈唐入白袁總統，唐返京，即與老袁談及，袁已而許，乃電促芝祥入京。唐總理正待他到來，所以有此轉念。過了數日，芝祥已在江南，遣馮桂軍入京候命。唐總理與王見面，自然入詢老袁，請即任王督直，發表命令。那知袁總統遞示電文，乃是直隸五路軍界，反對王芝祥，不令督直。又是老袁作怪。唐總理微哂道：「總統意下如何？」袁總統皺眉道：「軍界反

對，如何是好？我擬另行委任便了。」唐總理道：「軍人干涉政治，非民國幸福。」老袁默然不答。唐總理立即辭出，到了次日，即由總統府發出委任狀，要唐總理副署蓋印。唐總理取過一瞧，係命王芝祥仍返南京，遣散各路軍隊，不由的憤憤道：「老袁欺人太甚，既召他進京，又令他南返，不但失信芝祥，並且失信直人，這等亂命，我尚可副署麼？」言已，即將委任狀却還，不肯副署。副閣老袁竟直交王芝祥，芝祥即往示唐總理。唐總理益憤懣道：「君主立憲國，所發命令，尚須內閣副署，我國號稱共和，仍可由總統自主麼？我既不配副署，我在此做甚麼？」芝祥去後，即匆匆收拾行囊，待至黎明，竟出乘京津火車，徑赴津門去了。小子有詩咏唐總理道：

辭官容易做官難，失職何如謝職安。
雙足脫開名利鎖，津門且任我盤桓。

唐總理赴津後，如何結果，且看下回說明。

本回敘述整款，爲下文善後大借款張本，外款非不可借，但今日借債，明日借債，徒爲一斑武夫所壟斷，滿貯囊袋，逍遙自在，鐵血之光化作金錢之氣，徒令全國人民，迭增磨折，讀史至此，轉嘆革命偉人，日言造福，不致其造福至於如此也。袁總統心目中，且以依賴外債爲得計，意謂外債一成，眾難悉辦，受誘者他人，而受益者一己，方將盡以英鎊法馬克佛郎爲資料，置收武夫權心，縱獲個人權力，亦知上下爭利，不遑不鑒乎唐總理就職未及百日，即與老袁未協，飄然徑去，唐猶可爲自好士，然一番奔走，徒爲袁總統作一傀儡，唐其未免白備麼？

第十二回 組政黨笑評新總理 嗾軍人脅迫衆議員

却說唐紹儀既赴天津，方具呈辭職，呈文中亦不說甚麼，但說：「因感風寒，牽動舊疾，所以赴津調治，請即開職另任。」云云。袁總統當發電慰留，并給假休養，暫命外交總長陸徵祥代任總理，一面遣秘書長梁士詒赴津勸

駕。唐決意辭職，再具呈文，託梁帶回。袁已與唐有嫌，還願他做甚麼總理，不過表面上似難決絕，因做了一番挽留的虛文，敷衍門面。唐已窺袁肺臆，怎肯再來任事？袁以為情義兼盡，由他自去，隨即批准呈文，改任總理。

相傳唐駐津門數月，乘舟南歸，途中遇刺客黃禎祥，爲唐察破，幸得免刺。唐問係何人所使，禎祥爽然道：「我與君並無夙仇，今日奉極峯命，來此行刺，但看君來去坦白，我亦不忍下手，否則已早行事，恐君亦未能免禍呢。」此命有天耳。唐乃答道：「你既存心良善，我也不必深究，只煩你寄語極峯，休要行此鬼蜮伎倆。他欲殺人，人亦將殺他，冤冤相報，莫謂天道無知呢。」

袁袁果聞言改過，當不至有後日事。

禎祥唯唯自去，唐始安然南下，語且休表。

且說國務總理一職，因唐已辭去，當然需人接任，袁總統屬意陸徵祥，仍援臨時約法第三十四條，提出參議院，求議員同意。陸字子欣，江蘇上海人，曾爲廣方言館畢業生，嗣奉調出洋，才氣驍發，爲歷任公使所倚重，不數年游升參贊，繼充荷蘭公使，又繼任海牙和平和會專使，至民國第一次組閣，因他是外交熟手，遂召他回國，令爲外交總長。陸性和平，且無一定的黨派，因此老袁欲令他繼任。這時候的參議院中，議長林森回籍，副議長王正廷署理工商次長，兩人統已出院，乃改舉奉天吳景濂爲議長，湖北湯化龍爲副議長，議員約數十人，恰分作好幾黨。據政治家研究，以爲外洋立憲國，沒一國不有政黨，沒一國不有數政黨，因爲國家的政要，容易爲一偏所誤，所以政治家各張一幟，號召徒黨，研究時政，彼有一是非，此亦有一是非，從兩方面剖辯起來，顯出一個真正的是非，方可切實履行，故外人有愈競愈進的侈言。從前滿清預備立憲，我國人已模仿外洋，集會結社，成一政黨的雛形，什麼憲友會，什麼憲政實進會，已是風行一時，到了民國初造，最彰明較著的黨員，就是革命黨，革命黨的起手便是同盟會。同盟會中的重要人物，第一個是孫文，稱作總理，第二個是黃興，稱作協理，其次卽爲宋教仁、汪兆銘等，統是會中的幹事員。自革命告成，會中人變爲政黨，宣布黨綱，共有九條：（一）是完成行政統一，促進地方自治；（二）是實行種族同化；（三）是採用國家社會政策；（四）是普及義務教育；（五）是主張男女平權；（六）是勵行徵兵制度；（

(七)是整理財政，釐定稅則；(八)是力謀國際平等；(九)是注重移民開墾事業。依這九大黨綱看來，儼然有促進大同的氣象。

其後有浙人章炳麟，蘇人張謇，發起的統一黨，還有憲友會化身的國民協進會，以及湖北人主動的民社，共計三部分，或是前清的碩學通儒，或是前清的舊官故吏，起初是各行各志，後來併合為共和黨，也有一種黨義，略分三則：(一)是保持全國統一，取國家主義；(二)是以國家權力，扶持國民進步；(三)是應世界大勢，以和平實利立國。這三條黨義，隱隱與同盟會反對，時人稱同盟會為民權主義，共和黨為國權主義。未幾，又有統一共和黨出現，即由滇人蔡鍔，直人王芝祥等組織而成，他有十餘條黨綱：(一)是畫定行政區域，實謀中央統一；(二)是釐定稅則，務期負擔公平；(三)是注重民生，採用社會政策；(四)是發達國民經濟，採用保護貿易政策；(五)是畫一幣制，採用金本位制；(六)是整頓金融機關，採用國家銀行制度；(七)是振興交通，速設鐵道幹綫；(八)是實行軍國教育，促進專門學術；(九)是振刷海陸軍備，採用徵兵制度；(十)是保護海外移民，勵行實邊開墾；(十一)是普及文化，融合國內民族；(十二)是注重外交，保持國家對等權利。統觀這十二條黨綱，是國權與民權俱重，介在同盟會共和黨的中間，彷彿是折衷主義，但總與兩黨若合若離。

參議院中的議員，就是由這三黨中，選舉出來。當時參議院內，除西藏議員尚未選派外，共一百二十一席，同盟會共和黨各得四十餘席，統一共和黨也得三四十人。一百二十一席中，分了三個黨派，若四萬萬人，不知要多少黨派。此次由袁總統提出陸總理，同盟會中極端反對，自在意中，惟共和黨人已受袁總統籠絡，願表同意，且代為運動，把統一共和黨員也聯為一致，因此全院投票，只同盟會議員否決，餘皆投同意票。陸總理得多數贊成，當即通過。隔了一宿，即有大總統命令發出，特任陸徵祥為國務總理。唐內閣變為陸內閣，所有從前的國務員，應與唐氏有連帶關係，提出辭職。交通總長施肇基，第一個上辭職書，是唐氏威風的關係。袁總統立即批准，教育總長蔡元培，司法總長王

寵惠，農林總長宋教仁，未到任的工商總長陳其美，及署長王正廷，依次辭職。是唐氏同黨的關係。袁總統概不慰留，一律准請，財政總長熊希齡，見閣員多半辭去，也不好戀棧，照例遞呈辭職，偏亦邀老袁批准，只得卸職退閣。熊希齡與唐氏絕無關係，但亦非袁系人物，故准他辭職。獨內務及陸海軍三部總長，依然就任，寂無變動。箇中情由，不言而喻。

袁總統乃另案夾袋中人物，提交參議院議決，財政總長擬任周自齊，司法總長擬任章宗祥，教育總長擬任孫毓筠，農林總長擬任王人文，工商總長擬任沈秉堃，交通總長擬任胡維德，先將名單發交陸總理，令至參議院宣布，徵求同意。陸總理不置可否，惟命是從。唐組閣員半由唐氏自己主張，至陸氏組閣已全屬老袁授意。當即乘了馬車，至參議院。全院議員，共表歡迎，總道他是歷任外交，必多經驗，且才名卓越，應有特別政見，因此大家起敬，待陸登演說壇時，拍手聲與爆竹相似，嘖嘖拍拍的有好幾千聲，到了聲浪漸息，大家都凝神注意，側着耳朵兒，恭聆偉論，形容盡致。那知陸總理是善英語，不善長國語，數典忘祖，中國的西學家，每因此弊。開口時已支支格格，說不出甚麼話兒，至表

述開員的時候，他恰發出大聲道：「有了國務總理，斷不可無國務員，若國務員沒有才望，單靠着一個總理，是斷斷不能成事的。鄙人忝任總理，自愧無才，全仗國務員選得能幹，方可公同辦事，不致瀆職，現已擬有數人，望諸君秉公解決。譬如人家做生日，也須先開菜單，揀探可口的菜蔬，況是重大的國務員呢？」說至此，全院並沒有拍掌聲，只聽有人嬉笑道：「總理迭使外洋，慣吃西餐，自然留意菜單，我等都從鄉里中來，連魚翅海參，都是未曾嘗過，曉得什麼大菜。」這邊的笑語未絕，那邊的笑語又起，復說道：「想是總理的生辰，就在這數日內，我等卻要登堂祝壽，叨光一餐。想總理府中的菜單，總是預先揀擇，格外精美哩。」把老袁、陸總理並非疑難，聽到這等譏評，不覺面紅耳赤，暗想外人何等利害，恰沒有這般嘲笑，今到此地，偏受他們奚落，這真是出人意意外呢。」事非輕道，不知誰當下無意演說，竟自下檯，勉強把名單取出，交給議長，自己垂頭喪氣，贖出院門，乘輿竟去。總算跳出是非門。各議員由他自行，並沒有一人歡送，反大家指手劃腳，說短論長，統說「民國初立，草昧經營，全靠有才幹的總理，纔能興利

除弊，今來了這等人物，要做總理，此外還有何望？同盟會員，格外憤激，便道：「我等原是不贊成的，不知同院諸君，何多投同意票，莫非已受他買囑麼？」共和黨及統一共和黨，聽了買囑二字，自然禁受不起，便與同盟會員爭鬧起來，霎時間全院鼎沸，幾成一個械鬪場。好一班大議員，議長吳景濂，見秩序已亂，慌忙出來禁止，並搖鈴散會，大衆方一闕而散。

次日，復開會表決國務員，仍用投票的老法兒，取決可否。及開籤審視，純是不同意票。同盟會員又出席道：「今日同院諸君，完全投不同意票，顯見得人心未泯，公論難逃。但總理已經任命，就是易人提出，恐仍是這等腐敗人物，果欲改絃易轍，必須釜底抽薪，勸去老陸方好哩。」大衆頗也贊成，遂提出彈劾總理案，公擬一篇咨文，送入總統府，老袁置諸高閣，陸徵祥過意不去，呈請辭職。老袁不許，只另擬了幾個人物，再交參議院議決。財政總長，改擬周學熙，司法總長，改擬許世英，教育總長，改擬范源灝，農林總長，改擬陳振先，工商總長，改擬蔣作賓，交通總長，改擬朱啓鈴，因恐參議院仍未通過，先遣人諷示議員，果然各議員不肯贊同，仍然拒絕。老袁智慮深沈，並沒有有一點倉皇，暗地裏恰布置妥當。不到一日，軍警兩界，徧布傳單，大約說是一「內閣中斷，急切需人，參議院有意爲難，反令我輩鐵血鑄成的民國，害得沒政府一般，若長此阻礙政治，我等只有武力對待的一法。」這數語一經傳布，都城裏面，又恐似前次的變亂，嚇得心膽俱裂。就是參議院中，也逃入好幾張傳單，竟要請一百多個議員，統吃衛生丸。這議員是血肉身軀，那一個不怕彈丸鎮日裏縮做一團，杜着門裏，存足連都市上也不敢出頭。只有這些肝膽何如不敬議員。

老袁暗暗歡慰，一面辦好十多桌盛席，邀參議員入府宴會。始用硬力，繼用軟工，真好手段。各議員不好堅拒，又不敢徑去。大衆密議多時，方公決了一個「謝」字。袁總統料他膽怯，遂遣秘書長梁士詒往邀，各議員見梁到來，纔敢應允。出院時由梁前導，大家魚貫後隨，一同到總統府。此時的臨時政府，好似護法軍政府。袁總統也出來周旋，殷勤款待，到了就

席的時候，恰令梁秘書等相陪，自己踱了進去。酒過數巡，由梁秘書長略略談話，表明總統微意，各議員那敢再拒。自然唯唯連聲，到了酒酣席散，又見袁總統出談，說了幾句費心的套話，各議員很是謙恭，並表明謝忱，乃一齊告別。徒令袁略笑。越宿，復投票表決閣員，除蔣作賓一人外，得多數同意。嗣又由總統府提出劉揆，一充任工商總長，又經參議院通過，遂俱正式任命。陸內閣乃完全成立了。惟陸徵祥以日前被嘲，未免慚忿，因託病請假，自入醫院，不理政務。自此國家重事，均由總統府取決，從前的國務會議，竟移至總統府去了。總統權力，日以加甚。同盟會員，爲軍人所逼，不得已通過總理及閣員，但心中總是不服，未免發生政論，謂軍警不應干預政治，且徧咨各省都督，俛他進陳利弊。袁總統乃頒發通令二道，一是勸誡政黨，一是諭禁軍警。本旨在注重前令。由小子次第錄出，其勸誡政黨

民國肇造，政黨勃興，我國民政治之思想發達，已有明徵。較諸從前帝政時代，人民不知參政權之寶貴者，何止一日千里。環球各國，皆恃政黨與政府相須爲用，但黨派雖多，莫不以愛國爲前提，而非參以各人之意見。我國政黨，方在萌芽，其發起之領袖，亦皆一時人傑，抱高尚之理想，本無絲毫利己之心，政見容有參差，心地皆類純潔。惟徒黨既盛，統系或歧，兩黨相持，言論不無激烈，深恐遷流所及，因個人之利害，忘國事之艱難。方今民國初興，尙未鞏固，倘有動搖，則國之不存，黨將焉附？無論何種政黨，均宜闕除成見，專趨於國利民福之一途。若乃懷挾陰私，激成意氣，習非勝是，飛短流長，藐法令若弁髦，以國家爲孤注，將使滅亡之禍，於共和時代而發生。揆諸經營締造之初心，其將何以自解？輿言及此，憂從中來。凡我國民，務念國難禦侮之忠言，懷同室操戈之大戒，折衷真理，互相提攜，忍此小嫌，同扶大局，本大總統有厚望焉。此令。

又諭禁軍警云：

軍人不准干預政治，迭經下令禁止在案。凡我軍人，自應確遵明令，以肅軍律。聞近日軍界警界，仍有干涉

政治之行爲，殊屬非是。須知軍人爲國干城，整軍經武，日不暇給，豈可曠棄天職，越俎代庖，若挾持武力，率意徑行，萬一激成風潮，國家前途，曷勝危險？至警界職在維持治安，尤不應隨聲附和，致釀變端。除令陸軍內務兩部傳諭禁止外，特再申告，誠其各守法奉公，以完我軍警高尚之人格。此令。

看官閱此兩令，當時總以爲言言金玉，字字珠璣，那知袁總統的本意，恰自有一番作用，小子也到民國五年，纔知老袁命令，隱寓輕重呢。正是：

掩耳盜鈴成慣技，盲人瞎馬陷深池。

袁總統已脅服議員，又有一番手段，遣散各方軍隊，鞏固中央政權，欲知詳情，再閱下回。

政黨二字，利害參半，若爲智識單簡，血氣未定之人物，一經結黨，必予智自雄，利未獲而害先見。故政黨之名，行於文化優美之國，或可收競爭競進之效，否則難矣。我國人民，罕受教育，道德學問，多半短淺，致以政黨之名，反爲梟雄所利用，其反對者，適受其侮弄而已。若夫內閣改組，易唐爲陸，尙爲老袁之過渡人物，袁之進步在此，政黨之退步亦在此，遂回細閱前八尋味不少云。

第十三回 統中華釐訂法規 征西藏欣聞捷報

却說民國初造的時候，獨立各省，軍隊林立，一省的都督，差不多有三五人。江南越加紛擾，蘇州都督程德全，是官僚革命，總算從前清蛻化而來，還有上海都督陳其美，鎮江都督林述慶，清江都督蔣雁行，揚州都督徐寶山，統是獨張一幟，好像似多頭政治一般。至南北統一，南京臨時政府，已移往北京，南方的軍隊，應歸裁併。袁總統即命前陸軍總長黃興，留守南京，辦理撤兵事宜，且派遣王芝祥，助黃爲理。於是各鎮都督，次第撤銷，黃留守也辦理。

就緒，當即電請銷職。袁總統恰復令緩撤，并派陸軍次長蔣作賓馳往商辦。先遣王芝祥、傅選、蔣作賓，純是袁的做伴。嗣因黃去志甚堅，再電解職，乃派江蘇都督程德全到寧接收，并令黃留守計日來京，商議政變。且因孫中山游歷各省，到處演說，鼓吹民生主義，也未免有些尷尬，遂亦發電相邀，令他入都備詢。一面正式任命各省都督，茲將民國元年七月以後的都督姓名列表如左：

直隸都督馮國璋 奉天都督趙爾巽 吉林都督陳昭常 黑龍江都督宋小濂 江蘇都督程德全

安徽都督柏文蔚 江西都督李烈鈞 浙江都督朱瑞 福建都督孫道仁 湖北都督黎元洪 兼領

湖南都督譚延闓 山東都督周自齊 河南都督張鎮芳 山西都督閻錫山 陝西都督張鳳翽

甘肅都督趙惟熙 署新疆都督楊增新 四川都督尹昌衡 廣東都督胡漢民 廣西都督陸榮廷

雲南都督蔡鍔 貴州都督唐繼堯

這二十二省的都督，有易任的，有仍舊的，有幾個是革命前的老官僚，有幾個是革命後的新統領，這也不必細表。

袁總統又規定任官等級，援例公布，凡最高職員，如國務總理，暨各部總長，及各省都督等，均稱特任。特任以下，分作九等，一二等爲簡任官，三四五等爲薦任官，六七八九等爲委任官。又制定勳章等級，大勳章爲總統佩帶，上刻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其下亦分作九等，均刻嘉禾，第以綬色爲別。陸海軍勳章，獨用白鷹文虎兩種，亦分作九等，視綬色爲等差。勳章以外，又有勳位，大勳位爲首，依次至勳五位爲止。餘如國務院官制，及各部官制，一一酌定，次第頒行。所有國徽，除以五色旗爲國旗外，海軍仍用青天白日旗，陸軍會用十八星旗，至此加列一星，變作十九星旗，商旗適用國旗，就是五色旗。所有禮節，男子體爲脫帽鞠躬，大禮三鞠躬，常禮一鞠躬，尋常相見，只用脫帽禮。女子禮大致相同，惟不脫帽，專行鞠躬禮。另訂衣冠儀式，繪圖曉示，惟軍人警察，另有

特別禮儀，不在此限。陸軍官制分三等九級，上等稱將官，中等稱校官，初等稱尉官，各分上中少三級，軍士分上士中士下士，兵卒分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軍隊編制，每步兵十四人為一棚，三棚為一排，三排為一連，四連為一營，三營為一團，二團為一旅，二旅為一師，把前清鎮協標隊的名目一律改稱。師即鎮，旅即協，團即標，營即隊。海軍官制，略有同異，如軍警軍需造船造艦等官，有總監主監上監中監少監等名目，與陸軍不同。編制法以艦為別，亦與陸軍異。他如學校系統，分作四級，首大學，次中學，又次為高等小學，最下為小學。後改稱國民學校。小學校四年畢業，高等小學校三年畢業，中學校四年畢業，大學本科三年或四年畢業，預科三年。旁系為師範學校及實業學校，專門學校，大致為四年或三年畢業。至若法院規則，分作四級三審，大理院為法院最高機關，下為高等審判廳，地方審判廳，初級審判廳，是為四級，由初級審判廳起訴，不服判決，得控訴地方廳，地方廳的判決，再或不服，得上告高等廳，高等廳判決，已成定案，不得再訴大理院。惟自地方廳起訴，不服判決，得經高等廳至大理院，是為三審。所應由初等廳起訴，或由地方廳起訴，法律上另有規定，不暇絮述。但訴訟條規，有刑事民事二種，刑事條件，是被告應該懲罪，不得不求國家懲罰，所以亦稱為公訴。民事條件，是被告未必犯罪，但侵害個人利益，請求司法官代判賠償，所以又稱為私訴。刑法分主刑及從刑，主刑分五等，死刑最重，次為無期徒刑，又次為有期徒刑，又次為拘役為罰金。從刑分二等，(一)是褫奪公權，(二)是沒收。這種制度，統是行政上司法上的關係，一般人民，應該曉得大略，小子不能不粗舉大綱。是謂通俗教育。

還有立法機關，是共和國中最要的根本，從前由代表會組織參議院，是最初的暫行規模，此時國家統一，應由參議院改為國會，且臨時約法中第五十三條，曾有限十個月內，召集國會的明文，袁總統不能違約，參議院也不能緩議，因此逐日開會，議決國會組織法，及參議院會議院議員選舉法。國會組織法共二十二條，大要用兩院制，便是參議院及眾議院。參議院議員，由各省省議會選出，每省十名。蒙古選舉會，得選出二十七名，西藏選舉會

得選出十名，青海選出三名，中央學會也得選出八名，華僑得選出六名，共二百九十四人。衆議院議員由各地人民選舉，每人口滿八十萬，得選一議員，人口多寡不一，議員也多寡不等，擬定直隸省四十六名，奉天省十六名，吉林省十名，黑龍江省十名，江蘇省四十名，安徽省二十九名，江西省三十五名，浙江省三十八名，福建省二十四名，湖北省二十六名，湖南省二十七名，山東省三十三名，河南省三十二名，山西省二十四名，陝西省二十一，甘肅省十四名，新疆省十名，四川省三十五名，廣東省三十名，廣西省十九名，雲南省二十二名，貴州省十三名，蒙古二十七名，西藏十名，青海三名，共五百九十五人。參議員任期六年，每二年改選三分之一，衆議員任期三年，兩院議員的職權：(一)是建議，(二)是質問，(三)是查辦官吏納賄違法的請求，(四)是政府諮詢的答覆，(五)是人民請願的受理，(六)是議員逮捕的許可，(七)是院內法規的制定。至若預算決算及議定憲法，概由兩院合辦。兩院議員須各有過半數出席，方得開議，議案須得過半數同意，方得決定，可否同數，由議長取決。每歲會期計四個月，若大事不及裁決，得以展期，這是國會組織法的大略。

惟兩院議員的選舉，統用單記名投票法，從多數取決。參議員由省議會選舉會選出，毋庸細表，衆議員由人民公選，分選舉及被選舉兩種資格。選舉人專屬民國國籍的男子，年滿二十一歲以上，備有四項資格的一項，纔有選舉權，看官道是那四項資格呢？(一)是年納直接稅二元以上，(二)是值五百元以上的不動產，蒙藏青海得以動產計算，(三)是在小學校以上畢業，(四)是與小學校以上畢業的資格被選舉人亦屬民國國籍的男子，惟年齡須滿二十五歲以上。蒙藏青海更須通曉漢語。若適罹刑法，褫奪公權，及宣告破產，並有精神病，吸鴉片烟，與不識文字，均不得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現在陸海軍充役的軍人，與在徵調期間的續備軍人，現任行政司法及巡警，或僧道及其他宗教師，均停止選舉權及被選舉權。蒙藏青海惟軍人停止選舉權，及被選舉權，餘項不用此例。小學校教員，各學校肄業生，停止被選舉權。辦理選舉人員，於選舉區內，亦停止被選舉權。又分初選覆選兩項手續，初選以

縣爲選舉區，當選人名額，定爲議員名額的五十倍，覆選合若干初選區爲選舉區，即以初選的當選人爲選舉人，被選人恰不以初選當選人爲限。每屆選舉，無論初選覆選，各設監督員。初選監督，以各該區的行政長官充任，覆選監督，以全省的行政長官充任。蒙藏青海，只一次選舉，不分初選覆選。這是兩院議員選舉法的大略。還有省議會議員選舉法，大致與衆議院議員選舉法略同。

各項選舉法，經參議院議決，咨送袁總統，袁總統當即公布，且由內務部規定選舉區，一一頒示，正在籌備進行，非常忙碌的時候，忽由四川都督尹昌衡，連電報稱西藏亂耗，影響全局，自請督師西征。袁總統准如所請，命他出征西藏，所有川督印信，暫交胡景翼護理。尹督遂率二千五百人，向西出發，沿路前進。想步年英後塵，先是清光緒末年，西藏教主達賴喇嘛，曾入京覲見，受封爲西天大善自在佛，並加誠順贊化名號。會值光緒帝與慈禧太后先後逝世，達賴親經超薦，效勞了好幾日，兩宮安葬，達賴回藏，爲俄人所誘，有意生亂，清廷將他削去封號，用兵攔逐，並命駐藏大臣，另立達賴喇嘛，這事尚未就緒，中國已起革命軍，退位的達賴手下有一參謀，係俄國人，素得達賴信任，前曾爲達賴所遣，往俄京聖彼得堡，傳遞密約事件，此次聞內地各省，大半獨立，遂極力爲達賴謀復西藏。達賴乃回入藏境，逐去清廷簡放的官吏，也居然獨立起來，且欲盡殺駐藏的漢人，虧得陸軍統領鍾穎率兵至拉薩，竭力保護，鎮壓藏番，達賴始不敢妄動。川督尹昌衡從權委任，令鍾穎爲西藏行政使，後來華兵與藏人屢生衝突，英兵以保護僑商爲名，進兵藏邊，尹督遂電告北京，請任鍾穎爲辦事長官，俾專責成。袁總統即如言任命。但藏番總歧視華人，隨你鍾穎長官威權並用，始終不肯就範。華兵在拉薩開會，登場演說，不知如何得罪了藏人，竟致兩造決裂，激動兵戈。藏人各處響應，把華兵困住拉薩，一面分道揚鑼，西侵後藏，東寇裏塘。後藏的江亞，竟被陷沒。裏塘在打箭爐西，雖爲駐藏大臣往來驛道，奈與四川省會相距遙遠，守兵寥寥無幾，猝遇藏人到來，慌忙欲兵固守，飛書乞援，誰知遠水難救近火，鎮日裏待援未至，只好棄了裏塘，奔還內地。藏人既將裏塘佔去，復乘勢欲奪巴塘。

川邊大震。尹都督乃白請出師，奉命允准，并加授鎮撫使。

尹遂率軍西征，途次接巴塘捷報，心下稍慰。又行了兩三日，克復裏塘的喜信，也由探馬報到。原來邊軍統領顧占文，因裏塘失守，加意防備，四處派遣心腹，暗探藏人消息。到了七月初旬，探得藏人出攻巴塘，分兩路進兵。一隊從大路攻擊，揚旗吶喊，堂堂皇皇，一隊從小路潛行，越山過嶺，似輪難弔狗一般。藏人頗也知兵。那時顧統領觀察破詭謀，當即將計就計，陽遣兵截住大路，自己恰帶着精銳，至小路旁看定要隘，分兵四伏。藏人那裏防着，只從叢山峻嶺中，繞越而來。人衆爭先恐後，毫無紀律，那邊有幾十人，這邊也有幾十人，但憑着兩隻腳，隨路亂走，將到大崩山側，天色將晚，遙望前面，只有參天的古木，遍地的蔓草，隱隱銜着一個夕陽，掩映滿山秋色。烘染語亦不可少。此時也無暇流覽，但蓄着一股銳氣，急行上前，暗想越過了山，便是巴塘，好在沿途平穩，並沒有華兵攔阻，此去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眼見得巴塘要隘，唾手得來。正在趾高氣揚的時候，猛聽得一聲號砲，震得山谷俱鳴，木葉亂下，大衆齊聲叫道：「不好了！不好了！一言未畢，已見華兵四處殺來，槍聲劈拍不絕，無從躲避。大衆顧命要緊，覓路四竄。巴塘也不要了，不意竄到東邊，竟遇着一陣槍彈，暈倒了好多人，折回西邊，又碰着一隊華兵，惡狠狠的過來，好像餓鷹逐雞，猛虎噬羊，稍稍失手，便被牠打倒地上，生擒活縛的拖了過去。有幾個仗着蠻力，拚命突圍，總算死了一半，逃了一半。顧統領乘勝追趕，順着路竟到裏塘，裏塘已虛若無人，當由顧軍踴躍入立將裏塘收復。正擬出擊大路上的藏兵，可巧藏人已聞小路敗報，跟蹤逃還。顧統領軍殺出嚇得藏人沒路亂跑，大路上的官軍，又同時趕到，一場合勦，殺死藏人數百名，只有命不該絕的藏人，纔得逃脫。顧統領即遣人告捷，當由尹都督接着，非常欣慰。遂至打箭爐駐節，打箭爐係四川西徼，爲川藏往來孔道，清季已改爲康定府治，蕃漢雜居，相安成俗。尹都督就此駐紮，免得游覽風景，極目遐天，偶然見了許多蠻女，醜的醜，妍的妍，兩兩相較，有幾個姿色秀媚的蠻妹，越覺得天然丰韻，面不粉而白，口不脂而紅，眉不黛而翠，更有一種苗條態度，楚楚可人，或在藤峽棘穴旁，招集三數姊妹，花着吉

莫小禱，低唱蠻歌，高揚巾帕，飄飄乎若神仙中人。看官！你想這豪宕不羈的尹都督，那能不牽入情絲，觸生美感，當下搜探數姝，令充下陳，幾乎把這靈叢路，變做了鸞栖林，樂不思蜀。小子有詩咏道：

挖花榆草也風流，別有柔情足解憂。自古英雄多好色，小蠻尚在且勾留。

藏事未了，鄂中又出有異聞。待小子下回續敘。

民國初年，爲發定法規時代，公布各法，自有專書，非本書所應彈述，但本書亦寓通俗教育，所有普通各法規，爲一般人民所應略曉者，固不得不粗舉一斑，揭而出之，俾閱者得助見聞，正灌輸知識之嚆矢也。國會組織法，及各議員選舉法，不略舉，政府固爲統一藩部起見，而著書人即隨筆錄下，寫入藏事，此又爲文字中綜合之法。尹都督自請征藏，儼然有終軍請纓氣象，而一漁蠻女，即取充下陳，雖情場花月，無玷英雄，而於軍紀上不無妨害，富饒於襄，作者其固有隱旨乎！

第十四回 張振武赴京伏法 黎宋卿通電辨誣

却說各省的軍隊，自經袁總統通電裁併，給餉遣散，往往游騎無歸，所在謀變。有幾處尚未裁遣，卽已秘密開會，再圖革命，如南京駐紮的贛軍，蘇州的先鋒三營，灤州的淮軍馬隊，山東省城的防兵，奉天大北關外的舊混成協第三標，安徽北門外的先鋒隊第一營，蕪湖屯駐的應軍，滁州第一團七八兩連兵士，陸續譁變，幸經各處長官立時勦撫，均歸平定。

惟湖北爲革命軍發起地，餘風未泯，喜動惡靜，不但亂兵生事，甚至司令軍官等，亦屢思自逞，嘗謀獨立。兵燹火也，不敢自焚，古人之所以三致意者在此。襄陽府司令張國荃，不服省垣編制，擅殺調查專員周警亞，擁兵爲亂，經黎都督元洪派兵兜勦，國荃方自知不敵，竄向鄖陽，沿途劫掠，蹂躪了好幾處，復由官兵追勦，方纔散逸。旣而軍官視制六

江光國、滕亞綱等人，又煽惑軍界，托詞改革政治，謀推翻軍政民政二府，破壞各司，幸被黎都督察覺，即調集近衛軍及警察分頭緝捕，將江光國、滕亞綱三人擊獲，并搜出檄文布告、文書名冊、徽章令旗、傳單願書等項，證據昭然。三犯無可抵賴，遂申行軍律，一概槍斃。越日，復在漢口法租界，搜獲亂黨多名，黎都督不欲深究，惟出示剴切勸告，並將搜出名冊，立即銷燬，免得株連。未幾，又報省城兵變，第一鎮二協三標軍士，因劉協統勒令退伍，遂致大譁。統至軍械房搶奪子彈，且擊斃軍官二名。楚望臺軍械所守兵，亦聞聲響應，持械出所，攔守通湘、起義二城門。黎都督聞警，亟飭各軍飛往彈壓，把亂兵盡行圍住，一面派唐黃兩參謀，偕同黎統制，步入圍中，剴切勸導，囑將首犯指出，餘均免罪，並允將劉協統撤換。亂兵方唯唯應命。當場指出首犯陳兆鰲，由黎統制飭兵縛住，訊實正法。

黎都督經此數變，自然格外小心，日夕偵察，旋聞軍務司副司長張振武，及將校團團長方維，潛蓄異志，煽亂各軍，前次祝制六、滕亞綱的變亂，亦由張方二人主動，遂不動聲色，宜召二人入署，囑他調查邊務。二人當面不好違慢，只得唯命是從。黎都督送客出廳，即密電到京，拍致袁總統。袁總統亦即覆電，任張振武為蒙古調查員。張方是心腹之交，當密商了兩三次，初意欲逗留鄂中，嗣因黎都督再三促行，雖明知他是調虎離山的計策，也一時不敢發難，便向督署辭行。不怕他不入死路。黎都督當命方維隨往，適合張振武本意，遂邀同方維啟程北上。

嗣復潛自回鄂，更邀將校十三人，一同到京，仍與方維聚會，就京城前門外西河沿旅館寓宿，甫隔一宵，方維等在寓安居，張振武恰入城遊覽，不意時方晌午，突有軍警百餘人，闖入旅館，徑至方維寓室，闖門竟入。方維驚問何事，一語未終，已是鐵鍊上頭，將他鎖住。將校等各思抗拒，當由來兵與語道：「君等無罪，非止張方，但奉命邀君同往，一經質證，保可無事。若君等定要反抗，莫怪槍彈無情。」語至此，各拔出手槍，向將校對着，作欲擊狀。將校等莫不畏死，忙說是情願同行。方維還要噴嚏，軍警等毫不理睬，但將他牽入內城，拘禁軍政執法處。其餘將校分別解交外城軍政執法兩局。張振武尚在未知，正思回寓午餐，徐步從前門出來，剛剛望着城闕，不圖兜頭來了軍

官，猝然問道：「你是張振武麼？」振武方應聲稱「是」。那軍官已將他扭住，更有兵奔過來，把他兩手反縛，他連聲詰問情由，軍官答稱：「奉令前來，拿你到總執法處，你到後自有分曉。」振武無法可施，只好由他牽往。及至軍政總執法處，方維也被拘禁，越覺驚慌，正思詳問頗末，那執法官已傳令上堂。振武且走且呼，口中連稱冤枉，但見執法官高坐堂上，拍案喝道：「休要瞎鬧！你自己犯法，尚稱冤枉麼？」振武道：「我等所犯何罪？」執法官道：「有黎都督電文到來，我讀與你聽，你且仔細聽着！」（電文從此處發出，前文於有含密語畢，即朗讀該電道。）

張振武以小學教員，贊成革命，起義以後，充當軍務司副司長，雖爲有功，乃估權結黨，桀驁自恣，赴滬購槍，吞蝕鉅款，當武昌二次蠢動之時，人心惶惶，振武暗中煽惑將校，應乘機思逞，幸該團員深明大義，不爲所惑。元洪念其前勞，屢與優容，終不悛改，因勸以調查邊務，規畫遠謀，於是大總統有蒙古調查員之命。振武抵京後，復要求發巨款，設專局，一言未遂，潛行返鄂。（觀此數語，見得京鄂兩處，已皆有偵探將張方二人行踪，探得明白，張方自己尚知隱在鄂中，本書前文亦未盡說明，至此方纔揭出。）飛揚跋扈，可見一斑。近更蠢惑軍士，勾結土匪，破壞共和，倡謀不軌，狼子野心，愈接愈厲，假政黨之名義，以遂其影射之謀，藉報館之揄揚，以掩其凶頑之迹，排解之使，困於道途，防禦之士，疲於晝夜，風聲鶴唳，一夕數驚，賴將士忠誠，偵探敏捷，機關悉破，泯禍無形，吾鄂人民，胥拜天使，然餘孽雖殲，元愆未殄，當國害未定之秋，固不堪種瓜再摘，以梟獍習成之性，又豈能遷地爲良？元洪愛既不能，忍又不可，迴腹

盡氣，仁智俱窮，伏乞將張振武立予正法，其隨行方維，係屬同惡相濟，並乞一律處決，以昭炯戒。此外隨行諸人，有勇知方，素爲元洪所深信，如願歸籍者，請就近酌給川資，俾歸鄉里，用示勸善罰惡之意。惟振武雖伏國典，前功固不可沒，所部概屬無辜，元洪當經紀其喪，撫恤其家，安置其徒衆，決不敢株累一人。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元洪毅然一身，託於諸將士之手，闔其尸位，撫馭無才，致令起義健兒，夷爲罪首，言之報顏，思之零涕，獨行踽踽，此恨綿綿，更乞予以處分，以謝張振武九泉之靈，尤爲感禱。臨穎悲痛，不盡欲言。

讀畢，又宣布袁大總統命令，略云：

查張振武既經立功於前，自應始終策勵，以成全人，乃披閱黎副總統電陳各節，竟渝初心，反對建設，破壞共和，以及方維同惡相濟。本總統一再思維，誠如副總統所謂愛不能忍，又不可若事姑容，何以慰烈士之英魂，不得已即著步軍統領軍政執法處總長遵照辦理。此令。

命令宣畢，嚇得張方兩人面如土色，沒奈何哀求道：「這是黎副總統冤誣我的，還求總長呈明總統，乞賜矜全。」執法官微笑道：「令出如山，還有甚麼挽回，想你兩人總有異謀，所以黎副總統電請大總統正法的。」言罷，即將兩人擲出，同時槍斃。尚有將校十三人，一律釋出，給發川資，仍令回鄂。十三人得了性命，即日離京南下，自不消說。惟張方係革命黨人，黨員聞他正法，不免免死狐悲，遂相率譁謔，聲言：「張振武功大罪輕，就使逆謀昭著，亦當就地處決，何必誘他入京，立置死地，這明是內外暗合，有意苛求。」當時有殺非其道，殺非其時，殺非其地，共計三大詰難，電達全國。黎副總統變成怨府，也令秘書員撰成通電數篇，陸續發布。最後這一篇洋洋灑灑，約有千餘言，小子不忍割愛，錄述如下。其文云：

連日函電紛馳，詰難羣起，前電倉猝，尙未詳盡。報告政府書，復未費到，誠恐遠道不察，真象愈溷，敢重述梗概，爲諸公告。張振武初充軍務司副長，漢陽失敗，託詞購槍留滬，逕去。當命參議丁復生，追至上海，配定式樣，只限購銀二十萬兩，乃擅撥買銅元銀四十萬，僅購廢槍四千枝，子彈四百萬，機關槍三十六枝，子彈二百萬，槍械腐窳，機件殘缺，有物可查，設有戰事，貽害何堪設想？且除買械二十六萬餘外，另濫用浮報三十二萬，無暇二萬，尙借譚君人鳳五萬，陳督復來電索款，均係不朋用途，有帳可稽，罪一南北統一，戰事告終，振武由滬返鄂，私立將校團，遣方維往各營勾串，募集六百餘人，每名二十元，鄂軍屢次改編，該團始終不受編制，兵站總監兵六大隊，已預備退伍，伊復私收爲護衛隊，擁兵自衛，罪二。二月二十七日，串謀煽亂，軍務部全行推倒，伊復獨任方維

要據留任，復謀殺新舉正長會廣大，經元洪訪查得實，始將三司長悉改顧問，罪三：冒充軍統，晝夜橫行，讓衛隊常在百人以外，沿途放槍，居民惶恐，每至都督府，槍皆實彈，罪四：讓衛隊屢遭解散，抗不遵命，復搜槍兵站槍枝，糧餉，載無法紀，罪五：強調鐵路立中小火輪，勾串軍隊，晝夜來往，罪六：暗煽義勇團長梅占鰲，增加營數，誘命石龍巖往聯領事團，許事成任爲外交司長，該員等不爲所動，謀遂無成，罪七：革命後廣納良女爲姬妾，內嬖如夫人者，將及十人，葉某及魯某，皆女學生，復夥申某報鼓吹，顛倒黑白，破壞共和，罪八：民國公校開校，當衆演說，革命非數次不成，流血非萬萬人不，搖動國本，駭人聽聞，罪九：親率佩槍軍隊，逼迫教育司，勒索學款，挾之以兵，罪十：令逆黨方維，勾串已革管帶李忠義，及軍界祝制六，滕亞綱，姜國光，謝玉山，劉起沛，朱振鵬，江有貴，黃耀生，暨漢口土匪頭目王金標，分設機關，密謀起事，並另舉標統八人，伊爲原勳，大衆皆知，雖名冊已焚，祝滕正法，劉朱尙寄監可質，罪十一：機關破露，移恨孫武，復密遣四十八分途暗殺，罪十二：前次所購機關槍彈，除湖北實收外，近證之藍都督報告接濟之賬，尙匿交機關槍多枝，子彈三萬粒，私藏利械，圖謀不軌，罪十三：此次直促赴京，實望革心向善，乃益據偵探報告，伊以委命未下，復圖歸鄂，密遣黨羽，預歸布置，復查悉阻將校團，不得退伍，武漢一隅，關係全局，三摘已稀，豈堪四摘，罪十四：此外索款鉅萬，密濟黨援，腹削公家，擾亂秩序，種種不法，不勝枚舉，元洪薦充大總統高等軍事顧問，並有蒙古調查員之命，無非追錄前功，冀挽將來，猶復要索鉅款，議設專局，又在海上，私立屯墾事務所，月索千餘圓，凡此諸端，或檔案具在，或實地可查，揭其本末罪狀，實屬無可寬容，諸公老成謀國，保衛治安，素爲元洪所欽佩，倘使元洪留此大慙，貽害地方，致翻全局，諸公縱不見責，如蒼生何？

顧或有謂殺非其地，殺非其時，殺非其道者，責以法理，夫復何辭？然此中委曲，尙有萬不獲已之衷，爲諸公未悉者，武昌當革命之餘，丁裁兵之會，地勢衝繁，軍心浮動，振武暗握重兵，潛伏租界，一經逮捕，立召干戈，既禍生靈，更釀交涉，操切偵事，誰尸其咎？况北京爲民國首都，萬流仰鏡，初非鄰省，更異敵邦，明正典刑，昭示天下，授

諸名義，似尚無妨，此不獲已者一振武。席軍務長之餘，欲憑將校團之淫威，取精用宏，根深柢固，投鼠忌器，人莫敢撓，捲土重來，擁兵如故，狼子野心，更無紀極。前此以往，殺既不敢，後此以往，殺更不能，千里毫釐，稍縱即逝，先此不謀，噫，濟何及？况謀叛民國之犯，果有確據，隨時皆可掩捕，此不獲已者二。振武分遣黨羽，密布機關，奸謀敗露，應命赴京，更懷疑懼，居則佩刀盈室，出則荷槍載途，京鄂之使，不絕於道，心機叵測，消息靈通，一電遙飛，全國窺變，聯電請求，舉兵要挾，雖有國典，亦無所施，况振武現參軍政，遙領兵權，緝以軍法，洵為允當。且北京軍事裁判，尚未完全，南中軍法會議，已非一次，詢謀僉同，始敢出此，此不獲已者三。

元洪數月以來，踪跡再四，愛功憂亂，五內交縈，回腸九轉，憂心百結，寧我負振武，無振武負湖北，寧取負振武罪，無取負天下罪，封臂療身，決藩衛命，冒刑除患，實所甘心。夫漢高明太皆以自圖帝業，屠戮功臣，越踐吳差，皆以誤信讒言，戕害善類，藏弓烹狗，有識同悲。至若懷光就戮，史不論其寡恩，君集被擒，書不原其戰績，矧共和之國，同屬編氓，但當為民國固金甌，不當為個人保鐵券。元洪念彼前勞，未忍悉行誅罰，安此反側，復未稍事牽連，遂致日前兩電，詞多含蓄，迹似虛誣，又何怪諸公義憤之填胸，而責言之交耳也。伏思元洪素乏豐功，忝竊高位，愛民心切，馭將才疏，武漢蠢動，全楚騷然，商民流離，市廛彫敝，損失財產，幾逾巨萬，養癰成患，責在藐躬，亡羊補牢，泣將何及？洪罪一也。洪與振武和從患難，共守孤城，推食解衣，情同骨肉，乃恩深法弛，背道寒盟，瘡口罔聞，剖心難諱，首義之士，忍為罪魁，同室鬻弓，幾釀巨禍，洪實涼德於武，何尤？追念前功，能無隕涕，洪罪二也。國基初定，法權未張，凡屬國民，應同維護，乃險象環生，禍機迫切，因養指失肩之懼，為枉尋直尺之謀，安一方黎庶之心，解天下勳庸之體，反經行政，貽人口實，洪罪三也。有此三罪，十死難辭，縱諸公授諸事實，鑒此苦衷，曲事優容，不加譴責，猶當踴天踏地，愧悔難容，况區區此心，不為諸公所諒乎？溯自起義以來，戎馬倉皇，軍書旁午，忘餐廢寢，忽忽半年，南北爭議，親歷危機，蒙藏凶頑，頻驚疆耗，重以驍兵四起，伏莽潛滋，內謹防閑，外圖排解，戒嚴之令，至

再至三，朽索奔駒，幸險絕，精勞成疾，咯血盈升，俯仰世間，了無生趣，秋荼尚甘，凍雀猶樂，顧瞻前路，如蹈深淵，自時厥後，定當退避賢路，佇待嚴譴，倘有矜其微勞，保此遲暮，窮山絕海，尚可栖遲，澗水不波，方城如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世有鬼神，或容依庇，百世之下，庶知此心。至張振武罪名難得，勞動未彰，除優加撫卹，贍其母使終年，養其子使成立外，特派專員，迎柩歸籍，乞飭沿途，善爲照料，俟柩抵鄂，元洪當躬自奠祭，開會哀悼，以慰幽魂。並擬將該員事略，咨彙成書，請大總統宣示天下，俾曉然於功罪之不掩，賞罰之有公，斗室之內，稍免疚心，泉臺之下，或當瞑目。臨風悲結，不暇擇言，瞻望公門，尙垂明教。

這電發出，張振武罪狀確鑿，就是他的同黨，也不能替他強辯，漸漸的羣噪屏息了。小子有詩嘆道：
有功宜賞罪宜誅，不殺奸人易伏辜。試看鄂中傳電後，臚陳劣迹豈全誣？

張振武首犯也，方維從犯也，張方二人之被殺，後人多歸獄袁黎，亦以袁爲主動，黎爲被動，然觀黎督通電，則張振武之劣迹昭彰，固有應殺之罪，方維雖附和黨同，官從末減，然除惡未盡，適爲後患，殺之亦是也。他人徒阿徇所好，必以袁好殺黎濫殺，目爲尋仇誣諍，願何以黎電傳布，歷述振武十四罪狀，而他人不能爲之一辨駁乎？周公殺管蔡，且無損元聖之名，於袁黎乎，何尤焉？故本回全錄黎電，以見張方之當誅，不得以此強誣袁黎，論人必公，吾於此書見之。

第十五回 孫黃並至協定政綱 陸趙遞更又易總理

却說孫文卸職後，歷游沿江各省，到處歡迎，頗也逍遙自在，嗣接袁總統電文，一再相招，詞意誠懇，乃乘車北上，甫到都門，但見車站兩旁，已是人山人海，擁擠不堪，幾乎把這孫中山，嚇了一跳。嗣由各界代表，投刺致敬，方知

數千人士，都為擁迎而來。他不及接談，只對了各界團體，左右鞠躬，便已表明謝忱。那袁總統早派委員，在車站伺候，既與孫文相見，即代達老袁誠意，併已備好馬車，請他上與孫文略略應酬，便登輿入城。城中亦預備客館，作為孫文行轅。孫文住了一宿，即往總統府拜會。袁總統當即出迎，攜手入廳。彼此談話，各傾積愫。一個是遊游海外的維新家，滿望袁項城就此傾誠，好共建共和政體。一個是牢籠海內的機謀家，也願孫中山為所利用，好共商專制行爲。兩人意見，實是反對，所以終難融洽。因此竭力交歡，幾乎管鮑同心，雷陳相契，談論了好多時。孫文纔起身告別。次日，袁總統親自回謁，也商議了兩三句鐘，方纔回府。嗣是總統府中屢請孫中山赴飲，觥籌交錯，主客盡懽，差不多是五日一大宴，二日一小宴的模樣。好一比擬就老袁一方面尤為切貼。席間所談，無非是將來的政策。

老袁欲任孫文為高等顧問官，孫文慨然道：「公係我國的政治家，一切設施，比文等總要高出一籌，文亦不必參議。但文恰有一私見，政治屬公，實業屬文，若使公任總統十年，得練兵百萬，文得經營鐵路，延長二十萬里，那時我中華民國，難道還富強不成嗎？」孫中山亦未免自夸。袁總統掀髯微笑道：「君可謂善頌善禱。但練兵百萬，亦非容易。築造鐵路二十萬里，尤屬難事，試思練兵需餉，築路需款，現在財政問題，非常困難，專靠借債度日，似這般窮政府窮百姓，那裏能償你我的志願呢？」孫文亦饒酒意，便道：「天下事只怕無志，有了志嚮，總可逐漸辦去。我想天下世間，古今中外，都被那銀錢二字，因縛住了。但銀錢也不過一代價，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不知如何有此魔力，假使舍去銀錢，令全國統用鈔票，總教有了信用，鈔票就是銀錢，政府不至竭蹶，百姓不至困苦，外人亦無從難我，練兵兵集，築路路成，豈不是一大快事麼？」袁總統徐徐答道：「可是麼？」

孫文再欲有言，忽有人入報道：「前南京黃留守，自天津來電，今夕要抵都門了。」袁總統欣然道：「克強也來，可稱盛會了。」克強係黃興別號，與孫文是第一知交，孫文聞他將到，當然要去會他，便輟酒辭席，匆匆去訖。袁總統又另派專員，去迎黃興，至黃興到京，也與孫中山入都，差不多的景象，且與孫同館寓居，更借孫同謁老袁老

袁也一般優待，毋庸絮述。惟孫黃性情，頗不相同，孫是全然豪放，胸無城府，黃較沈毅，爲袁總統所注目，初次招宴，袁即贊他幾經革命，百折不回，確是一位傑出的人物。袁之意實亦本於此。黃與恰淡淡的答道：「推翻滿清，乃我輩應盡的天職，何足言功？惟此後民國，須要秉公建設方好哩。」袁又問他所定的宗旨，黃與又答道：「我國既稱爲民主立憲國，應該速定憲法，同心遵守，與只知服從法律，若係法律外的行爲，與的行止，惟有取決民意罷了。」後來老袁欲帝，願稱民意，恐尚是受教克讀。老袁默然不答，黃與窺破老袁意旨，也不便再說下去。

到了席散回寓，便與孫文密議道：「我君項城爲人，始終難待，日後恐多變動，如欲預爲防範，總須厚植我黨勢力，作爲抵制。自唐內閣倒後，政府中已沒有我黨人員，所特參議院中，還有一小半會中人，現聞與統一共和黨雙方聯絡，得占多數，我意擬改稱國民黨，與袁政府相持。袁政府若不違法，不必說了，倘或不然，參議院中得以質問，得以彈劾，他亦恐無可奈何了。」黃與恰亦善防，那知老袁更比他利害。孫文極對贊成，當由黃與邀集參議員，除共和黨外，統與他暗暗接洽，於是同盟會議員，及統一共和黨議員，兩相合併，共改名國民黨，一面且到處號召，無論在朝在野，多半邀他入黨。

袁總統正懷猜忌，極思把功名富貴，籠絡孫黃兩人，先時已授黃與爲陸軍上將，與黎元洪、段祺瑞兩人，同日任命，且因孫文有志築路，更與商議一妥當辦法，孫意在建設大公司，借外債六十萬萬，分四十年清還，袁總統面上很是贊成，居然下令，特授孫文籌畫全國鐵路全權，一切借款招股事宜，儘聽首先酌奪，然後交議院議決，政府批准等情，嗣復與孫黃屢次籌商，協定內政大綱八條，並電詢黎副總統，得了贊同的覆詞，乃由總統府秘書廳通電宣布，其文云：

民國統一，寒暑一更，庶政進行，每多滯緩，欲爲根本之解決，必先有確定之方針，本大總統勞心焦思，幾廢寢食，久欲聯合各政黨魁傑，捐除人我之見，商榷救濟之方。適孫中山、黃克強兩先生，先後蒞京，過從曠洽，從容

討論，殆無虛日，因協定內政大綱，質諸國院諸公，亦翕然無間。乃以電詢武昌黎副總統，徵其同意，旋得復電，深表贊成。其大綱八條如左：

(一)立國取統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惡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暫時收束武備，先儲備海陸軍人才。(四)開放門戶，輸入外資，與辦鐵路礦山，建置鋼鐵工廠，以厚民生。(五)提倡資助國民實業，先著手於農林工商。(六)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權主義，其餘斟酌各省情形，兼採地方分權主義。(七)迅速整理財政。(八)竭力調和黨見，維持秩序，為承認之根本。此八條者，作為共和國民兩黨首領與總攬政務之大總統之協定政策可也。各國元首，與各政黨首領，互相提攜，商定政見，本有先例。從此進行標準，如車有轍，如舟有柁，無旁撓，無中阻，以專趨於國利民福之一途，中華民國，庶有豸乎！此令。

政綱既布，孫文以國是已定，即欲離京，便向袁總統辭行，啓程南下。獨黃興尚有一大要事，不能脫身，因復留都門，稽延了好幾日。看官道是何事，原來陸總理徵祥屢次請假，不願到任，袁總統以總理一職，關係重大，未便長此虛懸，遂與黃興談及，擬任沈秉堃為國務總理，否則或用趙秉鈞。注意在趙沈曾為國民黨參議，黃興因他同志頗示贊成，旋與各黨員商議，各黨員以沈初入黨，感情未深，且係過渡內閣，總理雖是換過，開員仍是照舊，若為政黨內閣起見，須要全數改易，方可達到目的，若只得一孤立無助的總理，濟甚麼事？黃興聽到這番言語，很覺有理，遂攔過沈秉堃，提及趙秉鈞。趙是個極機警的朋友，當唐紹儀組閣時，他一面巴結袁總統，一面復討好唐總理，竟投入同盟會中，做一會員。有此機變，所以後成宋案黃興明知他是個騎牆人物，但頗想因這騎牆二字，令他兩面調停，免生衝突，所以也有意昇他上臺。中了人家的詭計各黨員恰表贊同，乃公同議決，由黃興轉告袁，袁得此信息，暗暗心喜，遂將趙秉鈞的大名，開列單中，齊交參議院，表決國務總理的位置。院中議員，國民黨已佔了大半，還有一小半共和黨，就使反對趙秉鈞，也何苦投不同意票，硬做對頭，因此投票結果，統是同意二字，只有兩票不同。

意。這兩票可謂獨立。總理決議覆咨袁總統，袁總統即正式任命，所有閣員，毫不變動。惟外交總長，初擬陸總理自兼，至此陸已解職，另選一個梁如浩，也得由參議院通過，令他任職。

黃興乘勢徧說各國務員，邀入國民黨。司法總長許世英，農林總長陳振先，工商總長劉揆一，交通總長朱啓鈴，均填寫入國民黨願書。教育總長范源濂，本隸共和黨，至是聞黃興言，左右為難，乃脫離共和黨籍，聲明不黨主義。財政總長周學熙，亦贊成國民黨綱，惟一時未寫願書。黃興又進告袁總統，勸他做國民黨領袖。看官！你想這老袁心中，本與國民黨有隙，令他人黨，分明是一樁難事，但又不好當面決絕，左思右想，得了一個法兒，先遣顧問官楊度入黨，陰謀虛實。

那楊度別號哲子，籍隸湖南，是個有名的智多星。他在前清時代，戊戌變法，常隨了康有為、梁啟超等，日談新政，康梁失敗，亡命外洋，他也逃了出去，與康梁等聚作一堆，開會結社，鼓吹保皇。到了辛亥革命，乘機回國，得人介紹，充總統府的顧問。特別表明，為後文籌安會張本。他仗着一張利口，半寸機心，在總統府中斷混半年，大受老袁賞識。就是從前蔡使到京，猝遭兵變，也是楊哲子暗中主謀，省得老袁為難。此番又受了老袁密囑，令入國民黨，他比老袁還要聰明，先與國民黨中人往來交際，討論黨綱。國民黨員抱定一個政黨內閣主義，楊度變然道：「諸君的黨綱鄙人也是佩服，但必謂各國務員，必須同黨，副意殊可不必。試想一國之間，政客甚多，有了甲黨，必有乙黨，或且有丙黨了，獨中央政府，只一內閣，如必任用同黨人物，必難久長。用了甲黨，乙黨反對，用了乙黨，甲黨反對，還有丙黨了，黨也是不服。膠膠擾擾，爭訟不休，政策無從進行，機關必然遲滯，實是有弊少利，還須改變方針，為是一國民黨員，不以為然。楊度又道：「諸君倘可通融，鄙人很願入黨，若必固執成見，鄙人也不便加入呢。」國民黨員不為所動，竟以「一任從算便」四字相答。楊度乃返報袁總統，袁總統道：「且罷，他有他的黨見，我有我的法門，你也不必去入他黨了。」用歇不如用礙。黃興聞老袁不肯入黨，恰也沒法，只在各種會所，連日演說，提倡民智。袁總統密

遺心腹，僞作來賓，入旁聽席，凡黃興所說各詞，統被鉛筆記錄，呈報老袁，老袁是陽託共和，陰圖專制，見了各種報告，很覺得不耐煩，嗣後見了黃興，晤談間略加諷刺，就是趙內閣及各國務員形式上雖同入國民黨，心目中恰祇知袁總統，總統叫他什麼行，便什麼行，總統叫他不得行，就不得行，所以總統府中的國務會議，全然是有名無實。後來各部復派遣參事司長等，入值國務院，組織一委員會，凡國務院所有事務，都先下委員會議，於是國務總理及國務員，上承總統指揮，下受委員成議，鎮日間無所事事，反像似贅瘤一般。想是樂得快活。時人謂政黨內閣，不過爾爾。黃興也自悔一場忙碌，毫無實效，空費了一兩月精神，遂向各機關告辭，出都南下。及抵滬，滬上各同志聯袂相迎，問及都中情形，興慨然道：「老袁陰險狠毒，他日必叛民國，萬不料十多年來，我同胞志士，拋擲無數頭顱，無數頸血，只換了一個假共和，恐怕中華民國從此多事，再經兩三次革命，還不得了呢。」

黃克強生平行事未必全與興同，但逆料老袁確有弊識。各同志有相信的，有不甚相信的，黃興也不暇多談，即返長沙縣省親。湘中人士，擬將長沙小南門，改名黃興門。黃興笑道：「此番革命，事起鄂中，黎黃坡係是首功，何故鄂中公民，未聞易漢陽門為元洪門呢？」

辯駁甚當，且足解圍。湘人無詞可答。不料過了兩日，黃興門三字，居然出現，興越嘆為多事。會值國慶日屆，袁總統援議院議決案，舉行典禮，頒令酬勳。孫文得授大勳位，黃興得授勳一位，副復命與督辦全國礦務，興又私語同志道：「他又來籠絡我呢。」正是

雄主有心施駕馭，逸材未肯就牢籠。

黃興事且慢表，下回敘國慶典禮，乃是民國周年第一次盛事，請看官再開後文。

孫黃入京，為袁總統延攬黨魁之策，袁意在籠絡孫黃，孫黃若入彀中，餘黨自隨風而靡，可以任所欲為，不知孫黃亦欲利用老袁，互相聯絡，實互相猜疑。子與氏有言：「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而能動者，亦未之有也。」袁與孫黃彼此皆以私意交誼，未嘗推誠相待，安能雙方感動乎？黃克強推任趙內閣，尤墮老袁計中，趙之入國民黨，實為偵探黨見而來，各國務員

亦如之黃乃欲其體袁就我誤矣。總之朝野同心，國必治，朝野離心，國必亂，閱此回可恍然於民國治亂之微矣。

第十六回 祝國慶全體臚騷 竊帝號外蒙抗命

却說武昌起義的時期，爲陰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就是陽曆十月十日，民國既改用陽曆，應以十月十日爲紀念日。袁總統當將是案咨詢參議院，經各議員議決，以陽曆十月十日爲國慶日。南京政府成立，係陽曆正月一日，北京宣布共和，係陽曆二月十二日，兩日爲紀念日，均舉行慶典。每歲屆國慶日，即雙十節，應舉行各事如下：

- 宴會。
- (一)放假休息。
 - (二)懸旗結綵。
 - (三)大閱。
 - (四)追祭。
 - (五)賞功。
 - (六)停刑。
 - (七)卹貧。
 - (八)

民國元年十月十日，國慶期屆，即舉行慶祝禮，是日改大清門爲中華門，門外高搭彩樓一座，內懸清隆裕太后退位詔旨，趙總理乘鈞派內外兩廳丞，作爲代表，行中華門開幕禮。各署各團體代表均到場慶祝，興高采烈，旗鼓揚休。一面在祈年殿建設祭壇，追祭革命諸先烈，由趙總理代表總統，臨壇主祭，祭儀概照新制，祭文仍仿古體，其文云：

維民國元年十月十日，臨時大總統袁世凱，謹遣代表趙乘鈞，具犧牲酒醴，致祭於革命諸先烈曰：一荆高之歿，我武不揚，沉沉千載，大陸無光。時會既開，國風丕變，帝制告終，民豪幸見，神皋萬里，禹迹所區，誰無血氣，忍此濡需，矯首仰天，龍飛海嘯，雷震電激，日月清照，蹉跎不遂，委骨荒邱，壯心未已，毅魄長留，嗟我新民，毋忘前烈，煜煜國徽，自由之血，革故既終，鼎新伊始，靈爽既昭，錫哉君子，尚鑒。

祭畢退班，再由袁大總統親行閱兵禮。兵隊共到一萬二千人，拱衛軍六千，禁衛軍三千，游緝隊一千，補充隊

一千，就總統府門外設宴。袁總統戎服佩刀，登臺兀立，所有陸軍總長以下，統在臺下站定。各軍士由東轅進，從西轅出，行列井井，毫不凌亂。歷一時許，各隊俱已過去，袁總統方纔下臺，入府休息。各員均退至國務院，國務院中設茶話會，就廳前塔一彩棚，飾以松柏，下列几案數十，茶點齊備。參議院議員，各行政機關上級官吏，各省代表，中外新聞記者及京城著名紳董等，均就席與會。就是各國公使及外賓，亦乘興參觀。還有內蒙古活佛章嘉及甘珠爾瓦兩呼圖克圖。呼圖克圖爲大喇嘛名號，亦作克圖，藏音譯若若之。時適來京謁見總統，因亦得列入會中。可巧天朗氣清，日高秋爽，賓僚聯翩，戾止，端的是國門集結，全體醴禮。既而日光晌午，客興猶濃，院中備有午席，便請大衆同餐，飲的是旨酒，吃的是佳肴，雖稱是尋常筵席，計算代價，差不多要費千金。真面雖是奇窮，外面雖要開秤。午後席散，賓僚陸續回去，那軍警兩界，恰來繼續宴會，夜餐又有數十席，統吃得醉飽歡呼，無情不愜。

前門外的琉璃廠工藝局一帶地方，獨關一個共和紀念會場，乃是革命黨人發起，會場左右門及正門，均紮松花牌樓，場內亦有彩棚數處，內設陳列館，運動場，演劇場等。陳列館內的物品，係革命時的圖印旗幟，衣服關防文件，及諸烈士生前死後的照像，運動場內，施演競走諸技。演劇場內，所演皆革命新劇，場中並設祭壇，供祀諸先烈牌位。最精雅的是用五彩紮成，疊起一座黃鶴樓，高接雲表，蔚爲大觀。無非皮相。除初十日正式會外，復繼續開會兩日。十一日章嘉活佛到會，令隨從喇嘛，誦經追薦先烈。夜間有會員組織提燈會，備辦各種花燈，募集青年童子，提燈出游，前導軍樂，後護馬隊。先至中華門行鞠躬禮，嗣由大街直赴大壇，適四川公會亦製成方式白燈，上書川省諸先烈姓名，同時並至。雙方至天壇會齊，大放煙火。霎時間，烟燄衝霄，就火光裏面，現出各種革命戰劇，彷彿槍林彈雨，依稀楚界漢河。大衆見所未見，詭爲奇逢，無論男女老幼，一時麇集，幾乎滿城不夜。舉國若狂，小子也說不勝說。

惟袁總統以民國親造，該費經營，除追祭先烈外，所有留在的偉人，理應旌表，特授前總統孫文，副總統黎元

洪大勳位，唐紹儀，伍廷芳，黃興，程德全，段祺瑞，馮國璋，均勳一位，孫武勳二位，給國務總理一等嘉禾章，各部總長二等嘉禾章。外如各省都督，民政長及民國有功人士，都酌給勳章，或陸軍銜秩有差。只聞實功，未聞虛名，這是百姓吃虧。且以武昌爲起義地，特派代表朱慶瀾，先日赴鄂，致祭先烈。參議院代表湯化龍，與朱同行。

既到武昌，巧值各省都督，也有代表派來，就前清萬壽宮，改設會場，陳事增華，不亞首都。但見場中陳設，光怪陸離，彩樓廣築，四圍組不老之松，巨額高懸，數字織長青之柏，還有五色電燈，五彩花朵，掩映增光，排疊成錦，中供諸烈士牌位，由各代表排班致祭。黎副總統，早派代表蔡濟民，主持一切，祭禮告備，先後宣讀祭辭，全場行三鞠躬禮。至奏過軍樂，纔行散班，統赴宴會場就宴。還有一種特別的紀念，係是從前受傷的軍士，尚在病院養病，至是令各穿軍服，佩掛黃綾，標明姓氏，及某戰受傷，在某處等字樣，穿以彩紮椅轎，導以軍樂，游行全城，俾士民參觀，感念不忘。黎副總統，又有一篇演說辭，說蔡濟民在場宣讀，大致是「共和未奠，責在後死。」說得非常痛切，小子因紙短言長，不遑殫述，看官如欲覽全文，請向黎副總統文牘中，隨時披閱，好在坊間都有專書出售，不煩小子費手了。可略即略，免惹人厭。

武昌以外，要算上海，此外各省，亦無不同時慶祝，隨處懸着五色旗，各地掛着五彩燈，都道是五族一家，普天同慶，極盛難繼爲之奈何？那知西藏的獨立，並未取消，外蒙古的獨立，非但不肯取消，且居然在庫倫地方，設立政府，推哲布尊丹巴爲帝，改元共戴，立起一個蒙古帝國來。蒙古立國，成吉思汗有權，恰也心慰，可惜國不成國，幾同虛囂。這哲布尊丹巴，係是何人？就是外蒙教主，居住庫倫，向來揚名中外的活佛。活佛本沒有甚麼鼻雄，而且雙目失明，差不多是個無知動物，不是活佛，直是死佛。惟他的妻室扣肯兒，具有三分姿色，心中又是多生一竅，格外比蒙人聰明，就中有個親王杭達多爾濟，素出入活佛帳中，與佛妻扣肯兒，很是莫逆。大約是藉歡喜緣。扣肯兒哄勸活佛，把政權委任杭達，杭達得了重權，遂主張聯絡俄人，反抗中國。俄政府正窺伺蒙古，得了這個消息，格外心曠，當將國中土產，遺贈活佛。

及杭達，連肯兒處，也特地進送一份。活佛等自然愜意，便遣杭達至俄京，道達謝忱。俄政府又甚表歡迎，至杭達返至庫倫，巧值武漢革命，當即懲惡活佛，宣布獨立，並逐去清辦事大臣三多。辛亥年十一月十日，活佛暫布魯丹巴，在庫倫舉行正式即位禮，自稱皇帝，建元共戴，比袁皇帝著了先鞭也。仿襲前清官制，分設各部，並置內閣總理。總理一缺，本擬任杭達親王，因杭達通曉外事，改任外部，別用松彥可汗為總理。松彥可汗本名海珊，係東蒙喀爾沁旗人，曾犯案奔俄，熟習俄語，嗣至庫倫，為杭達所引用，又令陶什陶總統軍事。陶什陶係東三省著名鬍匪，東省懸賞緝捕，他遁入俄境，輾轉至庫倫。杭達聞他善戰，因薦握軍權。此外還有圖什公、崔大喇嘛、達賴貝子、那木薩賴公等，分掌部務。統是一班奸細也。并聘俄員里斯克、弗為軍事顧問官，尋復延俄人馬司哥、頓為財政顧問官，一切措置，惟俄是從。一面派人游說各旗，勸令附和。外蒙喀爾喀四部，本歸活佛管轄，當然服從。惟內蒙東蒙、西蒙諸王公，與中國感情較密，尚未肯盡附外蒙。

杭達親王，聞中國革命，將還罷手。南北有議和消息，恐和議成後，必加詰責，不如預先布置，結俄為援。當下呈明活佛，自充正使，另派奚林丹定親王為副，帶了貢獻物品，起程赴俄。俄政府聞他到來，格外厚待，特派外部人員沙索、落夫，殷情招接，并導他謁見俄皇。俄皇下座慰勞，握手言歡。好買賣茶了。杭達即敬獻金佛一尊，名馬十頭，作為賀儀。蒙古地圖，何不盡行獻出。俄皇收受後，再命外交大臣，陪他筵宴。席間談及外蒙獨立情形，當由杭達當面請求，一是要俄國接濟軍械，二是要俄國借給款項。薩沙諾夫一一承認，且願為代致中國，通告北京政府，提出蒙古獨立，不准中國干涉。杭達喜歡的了不得，恨不得在薩沙諾夫前拜跪下去，磕着幾個響頭。還是向和肯兒問過頭，却贈你特別榮譽。若對俄外部磕頭，簡直是聖你的命。於是謝了又謝，薩沙諾夫果有信實，一俟杭達等離俄，即電致駐華俄使，轉達北京政府，提出三大要求，列款如下：

- (一) 中國許蒙古完全行政主權。
- (二) 蒙古地方，中國不得駐兵設官及開墾。
- (三) 撫慰此次服兵之

華人。

這時候的中華民國，方在草創，南北尚未統一，自然無暇答覆。至袁世凱就任總統，統達已回庫倫，當由蒙古國內閣大臣名義，電達北京，布告正式國立，並賀袁總統就任。袁總統得電後，兩覆活佛，勸令取消。活佛也兩覆袁總統，一說是業經自主，如何取消？二說是請商諸鄰邦，杜絕異議。袁總統以鄰邦二字，分明是指俄羅斯擬俟內事粗定，再與俄人協商。那知活佛一方面，竟煽動西蒙各旗，攻佔科爾多，復囑使東蒙各旗，攻佔呼倫城，且勾通科爾沁、右翼前旗扎薩克郡王烏泰，稱兵內犯，侵擾洮南府。袁總統乃飛飭三省各都督，派兵出勦。一場鏖戰，始將烏泰逐竄索倫山，隨即下令革去烏泰世爵，另任鎮國公銜鵬東克，署理札薩克。

惟對於內外蒙古，仍用騷擾手段。國慶期內，內蒙活佛章嘉，與甘珠爾瓦呼圖克圖，翊贊共和，入京覲見。袁總統特別優待，即加封章嘉徽號，用「宏濟光明」四字，且准他沿用前輩所得黃轎九龍坐褥，並賞穿帶膝貂褂，特給銀一萬圓。甘珠爾瓦呼圖克圖，也得邀封「圓通善慧」名號，賞穿帶膝貂褂，賞銀與章嘉活佛同例。內蒙各旗，總算被袁總統籠絡住了。老袁無非此術。袁總統又令蒙藏事務局總裁賈彥士，致書內外蒙古，及前後西藏，勸他歸附民國，同造共和。前藏達賴喇嘛，恰也乖巧，暗思尹昌衡駐紮川邊，巴塘、裏塘等處，得而復失，不如暫行答覆。他歸附民國，當下覆函，通款聲言內附。當經袁總統還給封號，仍封為誠順贊化西天大善自在佛。接連是東藏、錫奉、陰達，為是當下覆函，通款聲言內附。當經袁總統還給封號，仍封為誠順贊化西天大善自在佛。接連是東藏、古十旗王公，也兩覆政府，願發起蒙旗會議，解釋共和真理，藉混猜嫌。袁總統聞報，特派蒙古科爾沁親王，兼任參議員阿穆爾靈圭，及吉林都督陳昭常，東三省宣撫使張錫鑾，相偕赴會。會所在長春道署，各旗王公陸續到來，統共得四十人。會議了三四天，當由政府三委員，提出意見如下：

- (一) 請各王公赴各本旗勸慰，力陳五族共和之利益。
- (二) 請內外蒙務即取消獨立。
- (三) 如能效忠民國，或從事宣慰，蒙古早日取消獨立者，由政府格外獎敘。
- (四) 請各王公宣告民國對於蒙古固有權利，概

不割奪。(五)凡蒙古所借外債，均歸民國擔保歸還。

五條以外，還有議案十條，亦開列左方：

(甲)蒙邊要隘地點，許政府派兵鎮駐。(乙)蒙王無論向何國借款，非經中央政府允准，不得實行。

(丙)取消獨立後，請大總統頒發特別優待蒙人條件。(丁)蒙人不准私將產業抵押外人，以保領土。(戊)

蒙人舉辦新政，准由政府許可。(己)創辦華蒙聯合會，以敦感情。(庚)組織蒙文報，以開民智。(辛)蒙人

改用五色國旗，以符國體。(壬)蒙人應遵民國法律。(癸)蒙人練兵所需槍械，概由各省都督代購，不准私

運。

各旗王公，均表同情。政府三委員，返報袁總統，滿望從此進行，得將蒙藏兩大部，收歸宇下，實踐五族一家的本旨。不意十一月九日，竟由駐京俄使，來了一個照會，說是正式通告外交部，接着慌忙展閱，不瞧猶可，瞧着這照會中的全文，幾把那外交總長梁如浩，嚇得瞠目伸舌，險些兒成了癡默病。小子有詩嘆道：

莫言世界盡強權，勝負祇爭一著先。試憶中西交涉事，昧機多半是遷延。

畢竟照會中有何緊要，且至下回交代。

民國第一屆國慶日，舉行祝典，號稱極盛，自是而後，逐年減色，至民國四年雙十節，袁氏欲行帝制，竟停止慶祝宴會。外人謂吾中國人，只有五分鐘熱誠，即以逐年之國慶日觀之，已可視華人程度。彼美利堅之七月四日，法蘭西之七月十四日，全國慶祝，迄今猶昔，何吾國人之有初鮮終，一至於此乎？若夫蒙藏兩區，為英俄二國所播弄，向背靡常，反覆不一，而袁氏且祇事顧慮，仍襲用前清遷延政策，迨至一紙飛來，全國驚詫，始悔前此因循之失計，不亦晚乎？特揭之以儆將來。

第十七回 示協約驚走梁如浩 議外交忙煞陸子欣

却說駐京俄使，致照會與外交部，看官道是何等公文？乃是數條俄蒙協約。其文云：

前因蒙人全體宣告，決意欲保存其國於歷史上原有之治體，故華官華軍，被迫退出蒙古境外，齊布尊丹巴，被推為蒙古人之君主。前此之中蒙關係，於是斷絕。現在懷念以上所述之事，並念俄蒙人民，歷年彼此和好之睦誼，且鑒於正確指定俄蒙通商之必要，茲由全體俄使，廓索維慈，與各全權蒙使，訂定下開各款：

(一) 俄政府願幫助蒙古，俾得保存其所設之自治制度，與主有蒙古人軍隊之權利，及不許華兵入其領土，華人殖居其地之權利。

(二) 蒙古君主與蒙古政府，仍往日之舊願，於其主有之境內，准俄民與俄國商務，享附約內開之各種權利利益，又允此後他國人民之在蒙古者，如給以權利，不得多過俄民所享有者。

(三) 僅蒙古政府，鑒於有與中國及其他別國，訂立條件之必要，此項新約，無論若何，不得侵犯本約及附約內開各款，非有俄政府之允許，亦不得修正之。

(四) 本協約自畫押日起，發生效力。

據這四條約文，簡直是將蒙古地方，完全為俄人勢力圈，並與中華民國，絕對脫離關係，還有附約十七條，更將蒙古種種利益，統為俄人所享有，小子本不願再錄，因關係國際上的大交涉，並以後迭經磋商，俄人終未肯取消協約，以致外蒙問題，始終未有結果，這是我中華民國的國恥，不能不錄述全文。我國民編者附約云：

第一條，俄人在所有蒙古各地，得自由居住移動，並經理商務製作，及其他各事項。且得與各個人各貨行，

及俄國蒙古中國暨其他各國之公私處所往來，協定辦理各事。第二條，俄人無論何時，將俄國蒙古中國暨其他各國出產製作各貨運出運入，免納出入口各稅，並自由貿易。無論何項稅課捐，概免交納。第三條，俄國銀行，得在蒙古開設分行，與各個人各處所各公司會社，辦理各種款目事項。第四條，俄人可用現錢買賣貨物，或互換貨物，並可商明賒欠。惟蒙古各王旗及蒙古官督，不能擔負私人借款。第五條，蒙古政府不得阻止蒙人華人與俄人往來，約定辦理各種商業，並不得阻止其在俄人處服役。又蒙古城內，無論何種公私公司會社，或各處所，各個人，皆不得有商務製作專賣權。惟未定此約以前，已得蒙古政府許可，於定限未滿前，仍得保存其權利。第六條，俄人得在蒙古境內，約定期限，租賃地段，建造商務製作局廠，或修築房屋舖戶貨棧，並租用閑地開墾耕種，惟不得以之作謀利之舉。即買而轉賣，所謂投機事業者是。此種地段，必須按照蒙古現有規例，與蒙古政府妥商撥給。其教務牧場地段，不在此例。第七條，俄人得與蒙古政府協商，關於享用礦產森林漁業及其他各事業。第八條，俄國政府得與蒙古政府協商，向須設領事之處，派設領事。第九條，凡有俄國領事之處，及有關俄國商務之地，均可由俄國領事與蒙古政府協商，設立貿易圈，以便俄人營業居住，且專歸領事管轄。無領事之處，歸俄國各商務公司會社之領袖管轄。第十條，俄人得自行出款，於蒙古各地及自蒙古各地至俄國邊各地，設立郵政，運送郵件貨物。此事與蒙古政府協商辦理，如須在各地設立郵站，以及別項需用房屋，均須遵照此約第六條定章辦理。第十一條，俄國駐蒙古各領事，如須轉遞公文，遣派信差，或別項公事需用時，可用蒙古台站，惟一月所用馬匹，不過百隻，駱駝不過三十隻，可勿給費。俄領事及他辦公員，亦可由蒙古台站行走，償給費用。其辦理私事之俄人，亦得享此利益，惟應償費用，須與蒙古政府商定。第十二條，凡自蒙古城內，流至俄國境內各河，及此諸河所受之河流，均准俄人航行，與沿岸居民貿易。俄政府且幫助蒙古政府整理各河航路，設置各項需用標識等事。蒙古政府當遵照此約定章，於此河沿岸，撥給停船需用地段，以為總

築碼頭貨棧，及預備柴木之用。第十三條，俄人於運送貨物，驅送牲畜，得由水陸各路行走，並可商允蒙古政府，由俄人自行出款，建築橋梁渡口，且准其向經過橋梁渡口之人，索取費用。第十四條，俄人牲畜，於行路時，得停息餵養，如停留多日，地方官並須於牲畜經過路程，及有關牲畜買賣地點，撥給足用地段，以作牧場。如用牧場過三月之久，即須償費。第十五條，俄國沿界居民，向在蒙古地方，割草漁獵，業經沿成習。嗣後仍照舊辦理，不得稍有變更。第十六條，俄人與蒙人往來，約定辦理之事，可用口定，或立字據，其立約之人，應將契約送至地方官查驗，地方官見有窒礙，當從速通知俄領事，互商公判。總之關於不動產事件，務當成立約據，送往蒙古該管官吏，及俄國領事處，呈驗批准，始生效力。如遇有爭議，先由兩造推舉中人和平解決，否則由會審委員會判決。會審委員會，非常設臨時兩項，常設會審委員會，於俄領事駐在地設置之，以領事或領事代表，及外蒙古政府之代表，有相當階級者組織之。臨時會審委員會，於未設領事之處，酌量事件之緊要，始暫開之。以俄領事代表，及被告居留或所屬蒙旗之蒙古代表組織之。會審委員會，可招致蒙人華人俄人，為會審委員會之鑑定人。會審委員會之判決，如關於俄人者，即由俄領事執行，其關於蒙人華人者，由被告所屬或所居留之蒙王執行之。第十七條，本約自蓋印日起，即發生效力。約章用俄蒙兩文，作成二份，互行蓋印，在庫倫互行交換。

外交總長梁如浩，模模糊糊的看了一會，也無暇一一研究，只覺得滿紙俄人，不但中國不在話下，就是外蒙古人，也一些兒沒有主權，不禁呆呆的發了一回怔。繼思如此大事，不先不後，偏在自己任內，鬧出了這等案件，我如何辦理？當下搔頭挖耳的想了多時，竟轉憂為喜道：「有了！有了！有了！」外部人員，起初見他毫無主意，嗣聞得「有了」兩字，想他總有一番大經濟，大政策，是以君子之腹度小人之腹。只是不好動問，背地裏聽他行動，他却不愧不忙，取了俄使的通告，徑向總統府中去了。已經成見在胸，自可不必著忙。

過了兩天，都門裏面，並不見梁總長的蹤迹，旁人還猜他在總統府中，密商對俄方法，誰知他已託病出都，竟另尋一安樂窩，閉戶自居。那總統府中，只有一紙辭職書，說是一偶抱采薪，不能任事，請改命委員繼任一等語。虧他想了此計。袁總統付諸一笑，遂另簡相當人物，百忙中覓不出人才，惟前任國務總理陸徵祥，是個外交熟手，還好要他暫時當衝，因再令趙總理秉鈞，提交參議院表決。各議員聞俄蒙交涉，正在緊迫也，一時不便否認，況除陸徵祥外，並沒有專對能員，不得已表示同意。前此否國國務總理，今此承認外交總長，彼謂其自問恐亦當失笑也。於是陸徵祥復受任爲外交總長，辦理俄蒙交涉。方擬好對俄照會，不承認俄蒙協約，遣人遞往俄國公使館，忽接到熱河都統崑源急電，開魯縣被蒙匪攻入，全城失守了。原來開魯縣在熱河北境，舊係內蒙古阿魯科爾沁東西札魯特三旗地，自清光緒季年，收入版圖，改爲直隸屬縣。此次東札魯特協理官保扎布，受外蒙古煽惑，勾結東西札魯特科爾沁各旗，攻佔開魯，驅逐漢民，且縱兵焚殺，慘無人道。熱河都統崑源，飛電乞援，袁總統即派姜桂題率領毅軍十四營，馳往援勦。一面令外交總長陸徵祥，速與俄使交涉。看官！你想俄政府方德惠外蒙，出兵內犯，怎肯出爾反爾，取消俄蒙協約，把外蒙送還中華呢？俗語所謂口裏施藥。他自與外蒙活佛訂約後，外蒙的軍隊，要俄官教練，外蒙的國交，要俄官主持，外蒙的土地，作爲借款的抵押，外蒙礦產，歸俄公司開採，外蒙兵餉，歸俄銀行發放，還要設統監，逐華僑，割讓烏梁海一帶，種種要索，得步進步。哲布尊丹巴帝號自娛，毫無知識，所任用的杭達多爾濟，甘心賣國，把俄人要約各條，有允諾的，有不允諾的，始終是懇俄人援助，且派陶什陶，飭率精銳，充作先驅，並擬定四路進兵，一路沿科布多阿爾泰山，直犯新疆，一路由東蒙廓爾喀斯，直犯吉黑，一路向綏遠歸化，直犯山西，一路向熱河直衝北京。四路中以吉黑熱河爲主隊，蒙兵不足，借用俄兵。燈輝輝，不知美雀之樂其後。開魯失守，便是進兵熱河的嚆矢。袁總統既派毅軍北征，復命參謀陸軍兩部，籌畫防守事宜，並飭東三省邊防，及西域邊防，與東蒙西蒙中蒙各處邊防，一律戒嚴。此時奉天都督趙爾巽，已辭職回京，想亦與梁如浩同意。當命宜撫使張錫鑾，續任會同吉黑兩督，整備軍隊，俟

春暖冰融，酌量進行。嗣因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偶有頌言，乃再由國務院申諭蒙旗道：

現在五族聯合組織新邦，務在體貼民情，敷宣德化，使我五族共享共和之福。前據綏遠城將軍張紹曾，電呈烏蘭察布盟扎薩克等來文，以共和為擾害蒙古，拋棄佛教，破壞游牧，請民國內務部嗣後關於飭令進行新政，各事件暫行停止等語。查優待蒙回藏民族條件第七條，蒙回藏原有之宗教，聽其信仰，是宗教申明信仰，何有拋棄之事？第二條保護原有私產，是產業申明保護，何有破壞游牧之事？又參議院議決公布待遇蒙古條例第一條，中央對於蒙古行政機關，不用殖民等字樣，第二條各蒙古王公原有之管轄治理權，一律照舊，是皆重在維持蒙古原有權利，何有擾害之事？又原電該盟呈內指除藩屬名稱，為混亂蒙人種族一節，查宣布共和，迭經申明聯合漢滿蒙回藏五大族為中華民國，名為蒙族，何有謬為混亂？至不用理藩字樣者，所以進為平等，免致待遇偏畸，中央刻又復封達賴，振興黃教，各呼圖克圖來京及助順者，均加進封號，優予禮費，蒙回王公之贊同共和者，亦並優進爵秩，民國優待蒙回藏五族，崇重宗教，實有確徵，無非欲同我太平，安生樂業。惟該盟原呈，既多有悞會，自應趕為宣播，以釋羣疑，即由國務院將優待蒙回藏各族條件，待遇蒙古條例，及復封達賴扎賚各呼圖克圖，優進各王公爵秩等公布命令，譯成各體合璧文字，刊刻頒發各旗各城，榜示曉諭，俾衆周知。歲月蹉跎，年關將屆，中央政府，為了俄蒙問題，尚忙碌不了，疊開總統府會議，國務院會議，自袁大總統以下，及所有國務員，談論了好幾天，籌畫不出什麼妙計。最苦腦的是外交總長陸子欣，他既要想出議案，復要對付外使，焦思竭慮，磨口曉音。小子當日，曾聞陸總長提議方法，共分甲乙兩項，如左：

(甲)對於俄蒙協約之交涉，共分四條：

- (一)蒙古為中國領土，無與外國締結條約之權。
- (二)庫倫為外藏之一部分，不能代表全藏。
- (三)活佛專掌宗教，無與外人交涉之權。
- (四)取消俄蒙協約，另訂中俄條約。

(乙)對於中俄交涉之提議，共分八條：

- (一)蒙古之領土權，完全屬於中華民國。
- (二)除前清時代已有之大員三人外，民國不再添派官吏。
- (三)民國得屯兵若干，保護該處官吏。
- (四)民國為保護僑居該處華人起見，得酌置警察隊於該處。
- (五)將蒙古各官有之牧場，分贈蒙古王公，以示優待之意。
- (六)各國人不得在蒙古駐屯各種團體，且不得移民。
- (七)蒙古若未經民國許可，不得自由開墾開礦築路。
- (八)蒙古與他國所訂協約，一概作為無效。此後蒙古若未得民國政府同意，所締之約，亦皆不能發生效力。

陸總長提議後，大衆相率贊成，正擬往會俄使，開始談判，不意駐京英使，復遞照會至外交部，催覆日前要求條件。怪不得編如雷過走。正是：

朔漠方愁塵霧黯，歐風又捲海濤來。

畢竟英使照會，爲着何事，待至下回表明。

本回詳錄俄蒙協約，爲國際上交涉之要案，即爲國際中重大之問題。相傳俄蒙交涉，醞釀已久，民國元年九月間，我國政府中，已有主張提出抗議者，外交總長梁如浩方繼就任，托言事未確實，延不果行，迨協約發表，乃潛身出走，上書辭職，身任外交者果如是乎？既而俄庫相聯，發兵東犯，袁總統雖遣師防勦，而仍抱定一羈縻政策，名爲慎重，實亦遷延。外交以兵力爲後盾，徒恃一總長隨子欣，其果能折衝樽俎乎？民國初造，已泄吞如此，可爲一歎。

第十八回 憂中憂英使索覆文 病上病清后歸冥錄

却說俄蒙交涉，尙無頭緒，英公使又來一照會，催索要求條件。看官不必細猜，便可知是西藏交涉了。先是英

國駐京公使，曾奉到英政府訓令，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書，外交總長梁如浩，得過且過，並沒有放在心裏，因此未會答覆。至此英使又來催逼，俄要規取蒙古英自然覬覦西藏，乃由外交部檢出原書，內開五大條件云：

(一)中國不得干涉西藏之行政，並不得於西藏改設行省。(二)中國政府不得派無制限之兵隊，駐紮西藏各處。(三)英國現已認定中國對於西藏有宗主權，應要求中國改訂新約。(四)英政府前曾遵據條約，特設通信機關，後經中國軍隊擅行截斷，以杜絕印藏之交通。(五)如中國政府不承認以上各條件，英國政府亦絕不承認中華民國之新共和政府。

陸徵祥覽畢全文，暗想五條件中，只第三四條，尚可答辯，此外三條，關係甚是重大，雖比俄蒙協約，稍為簡單，但欲爭回西藏領土權，亦很費事。況中俄交涉，正當緊急，專顧一面，尚恐不及，偏又來了這道催命符，這正所謂禍不單至呢。當下皺着雙眉，躊躇了好一會，纔到總統府中，呈明袁總統，袁總統方閱外電，面上恰含有三分喜容，一見陸徵祥入內，便起身邀坐，徵祥行禮畢，尚未開口，袁總統已笑語道：「日前科布多全境，已報克復，今又得熱河來電，開魯縣也克復了。」說畢，即將電文遞示。陸徵祥接過一瞧，無非是各軍會攻，斃匪頗衆，餘匪敗走，復將開魯克復等情。譯筆帶過蒙事，是著文之法。因將電文復繳案上，隨答袁總統道：「東西蒙尚稱得手，外蒙或容易辦理，但英便又來要求藏事，爲之奈何？」袁總統道：「日前有抗議書到來，我已與英使朱爾典說明，俟俄蒙交涉就緒，即當酌商，難道今又來催逼麼？」袁與英使朱爾典交好無密，故書口中敘出。陸徵祥聞言，便即取出照會，呈與袁總統詳閱。袁總統閱畢，便道：「他既如此催逼，我不能不答覆了。明日開國務會議，酌定覆詞，可好麼？」徵祥唯唯而出。次日復至總統府，各國務員也陸續到來，會議半日，方裁決答覆各詞，大致如下：

(一)中國按照一千九百零六年之中英西藏條約，除中國外，其他國皆無干涉西藏內政之權，今謂中國無干涉西藏內政之權，理由甚無根據。至於改設行省一事，爲民國必要之政務，各國既承認中華民國，即不能

不承認中國改西藏爲行省。况中國對於西藏，并無即時改設行省之意，此中頗有誤會。惟現在中國認定不許其他一切外國干涉西藏之領土權及其內政。(二)查中國並無派遣無制限軍隊駐紮西藏之事。惟按照千九百另八年之通商條約，英國以市場之警察權及保護西藏交通，委任於中國，故中國於西藏緊要各處，當然派遣軍隊。(三)中英關於西藏之交涉，已經兩次訂立條約，一切皆以規定明確，今日並無改訂新約之必要。

(四)中國政府，從前並無有意斷阻英藏交通之事，以後更當加意保護，斷不阻礙英藏交通。(五)承認中華民國，是另一問題，不能與西藏問題，併爲一談，深望英國先各國而承認中華民國。

覆書發出，交付英使館，英使朱爾典氏，當去呈報英政府，一時未有覆文。中國政府樂得眼前清淨，嗣由川邊鎮撫使尹昌衡來電，報稱「川邊邊清」政府諸公，越覺心慰，袁總統也放下了心，好安穩過年了。怎奈蒙藏兩區，風潮暗緊，哲布尊丹巴原頑抗如故，就是達賴喇嘛，已復原封心下，尙是未足，也想與庫倫活佛，同做皇帝。皇帝是人要做，怪不得漢高有言，「今而知皇帝之貴」。外蒙得此消息，乘機遣使，到了西藏，先擬迎達賴至庫，共商獨立事情。達賴不肯應允，乃協議彼此聯絡，雙方稱帝。當訂定蒙藏協約九條，其文云：

(一)西藏國皇帝達賴喇嘛，承認蒙古國皇帝。 (二)蒙古國皇帝哲布尊丹巴喇嘛，承認西藏國皇帝，且承認達賴喇嘛爲西藏國皇帝。 (三)蒙藏兩國，和衷共濟，互行諮詢，以講求黃教繁榮之方法。 (四)蒙藏兩國，將來若有內憂外患時，互相援助，永矢不渝。 (五)兩國政府對於游歷領土之公私人，互相設法保護。 (六)兩國政府自由貿易產物及家畜，從新設立商業機關。 (七)所有商業上債權，以政府及商業機關所承認者，定爲有效。若未經允許而爭訟者，兩國政府，決不考察。但締結本條約以前之買賣，暨因本條約第七條結果被損害者，按照政府所規定，可以要求代償。 (八)若將本條約再行修訂時，由兩國簡派代表，預先規定日期及地點，以

便協商。(九)本條約自簽約之日起，發生效力。

下文署明年月日，一是西藏子歲十二月四日，一是蒙古共戴二年十二月四日。原來蒙藏仍沿用陰曆，民國元年，歲次壬子，所以西藏稱爲子歲。外蒙古已建年號，所以直書共戴二年。外國新聞紙上，已是刊錄全文，明明明白，中國政府，尙謂未得確實報告，且過了新年，再作區處。於是全國輿論，多抱不平，有幾省激烈的將士，也欲投袂請纓，通電全國，主張武力解決。今日說要征蒙，明日說要征藏，甚至招兵募餉，枕戈待命，那袁總統恰從容鎮靜，不肯輕動，且令國務院電飭各省將吏，嚴戒躁率。又擡出總統名義，申令各都督，教他防範軍人，毋惑浮言。當時熱心邊事的人物，統說袁總統專務羈縻，太屬良意，其實老袁方面，也自有一種難處。自從六國銀行團，與熊總長等會議借款，始終無效，連每日墊款數百萬兩，也未肯照允，借款談判，竟至中止。應十二回熊希齡旋即辭職。應十二回袁總統雖已照准，仍命經理借款事宜，與繼任總長周學熙等，向六國團聲明別借，另外設法，賄託顧問洋員莫理遜，赴英運動，借到倫敦債款一千萬鎊，議定本年交三百萬鎊，明年交七百萬鎊，以贖課作押，利息五釐，因此政府用款，纔有來源，勉強度日。補出此條，得陸軍第十一回文字，否則民國下半年如何過日，連我也生疑問了。惟借款陸續到手，即陸續用去一些兒，沒有餘積，那裏來的閑款，可撥付軍餉，征勸蒙藏？這是袁總統自知爲難，也似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衷，看官也須原諒三分呢。

熊希齡既辦到借款，尙是留住都門，待至年暮，袁總統因熱河緊急，恐崑崙無能，辦不下去，當將崑崙召還，改任熊爲熱河都統，熊即告辭去訖。轉瞬間已是民國二年元旦這一日，係南京臨時政府成立的紀念日，各處機關，統行休假，除懸旂結綵外，恰也沒有什麼大典。南京成立政府，與北京恰是無涉。過了數日，惟將各海關監督，各省司長，及司法籌備處長，任用了許多人員。又改府州縣爲縣，畫一各省行政官廳，警察官廳，以及文官任免法，文官考試法，與懲戒甄別各法，并外交官服制，陸海軍服制，蒙回藏王公爵章等件，公布了許多規則，小子也不勝記憶，但略述

數項名目，算作隨錄，挂一漏萬，看官休笑。木書以演述大事為主，各種法規自有專書可稽，閱者應知分曉。惟山西觀察使張士秀及旅長李鳴鳳，盤踞河東，居然擁兵自衛，潛謀獨立，經都督閻錫山委任南桂馨為河東籌餉局長，並令解散該處軍隊，勸導張李二人。張李不肯從命，反將南桂馨拘住，嚴行拷掠。閻督聞報，即電報中央，經袁總統派委第一旅長孔繁蔚前往接管軍隊。張李復抗不承認，竟將孔旅長逐出。張士秀自為民政長，李鳴鳳自為都督，於年內宣言獨立。袁總統乃飭參謀陸軍兩部派兵往勸，正月初旬，由陸軍部派駐保定第六旅長鮑貴卿及駐滬關統領趙倜，各率所部軍前往河東，看官試想這河東一隅，能有多大憑藉？張李二人能有多大本領？蟹臂當車，自不量力，後來趙軍一到，張李知不能抗，束手歸命，被趙統領拘禁起來，押解進京，被職治罪，便算了案。河東事關係極大，所以隨筆插入。是蒙古問題，經陸總長提出議案，與俄使商榷一番，並無效果。不過雙方議定，各不進兵，再期磋商就範，免至決裂。

一天過一天，已到二月十二日了，這日為北京政府成立期，也曾由參議院議決，作為紀念日。應十六日各衙署放假休息，自不消說，惟袁總統紀念舊勳，特授梁士詒胡惟德姜桂題段芝貴等均勳二位。譚學衡熙彥王占元曹錕陳光遠李純倪嗣沖等均勳三位。吳景濂湯化龍等一等嘉禾章。那彥圖張勳等，亦一等嘉禾章。楊度阮忠樞梁恭綽等，二等嘉禾章。無非因他南北統一，著有勳績，所以酌量酬庸。何不於元旦賞功，必待至二月十二日耶？

又越三日，係陰曆正月十日，為清隆裕太后萬壽節，袁總統特遣梁士詒為道賀專使，發送藏佛一尊，及聯額數幅，並總統放大相片一座。相片上署「袁世凱敬贈」五字。須是何意？前用軍役導着，後由梁士詒乘着黃輿，昂然前進，直至乾清門前，方纔下輿，徐步入內。至下書房，清總管內務府大臣世續出來迎接，導入乾清宮正門，殿宇依然，朝儀已改。梁士詒至此，未知有今昔之感否？隆裕太后端坐殿上，兩旁雖有侍女護着，並清室近支王公，兩旁站立，怎奈望將過去，只覺得一片蕭颯氣象，更兼隆裕后形容憔悴，帶着好幾分病容，見了梁士詒，尤不禁觸目心傷，歲乎忍不住兩行珠淚。梁士詒恰從容不迫，行了三鞠躬禮，又呈遞國書，內稱：「大中華民國大總統，謹致書大清隆裕太

后陛下，願太后萬壽無疆。」前見某報中，載着慈禧太后萬壽時，把無疆之疆字，訓作疆土之疆，不料至此，竟成實蹟。隆裕太后等詞，由世續代誦，略稱：「萬壽慶辰，承大總統專使致賀，感謝實深。」云云。世續念一句，隆裕太后淚下一行，等到世續念畢，隆裕太后的面上，已不曾淚人兒一般。梁士詒亦看不過去，當即退出。嗣聞隆裕太后瞧着袁世凱相片，益覺怨恨交集，慟哭了一晝夜。次日即臥床不起。原來隆裕太后，自詔令退位後，心中悒悒不歡，嘗謂：「孤兒寡婦，千古傷心，每睹宮宇荒涼，不知魂歸何所」等語。袁總統曾問知，以此積成肝鬱，嘗患嘔逆，至民國二年正月，胸腹更隆然高起，日漸腫脹，經御醫修質夫張午樵二人診治，稍覺輕減。二月十五日，御殿受賀，起初却還有些興致，嗣見梁使到來，用着外國使臣覲見禮節，免不得悲從中來。且宗室王公大臣，多半避匿，不肯入賀，既無賀賜，又無慶意，其他做什麼殿中不過寥寥數人。看官！你想人非木石，到這地步，能不格外傷心麼？古人說得好：「憂勞所以致疾。」况隆裕太后已有舊恙，自然愁上加愁，病中增病。或謂：「萬壽節內，天氣晴暖，宮中所用薰鑪，熱氣太高，感受炭氣，因致病劇。」其實隆裕后致死原因，並不是傷熱症，却是袁總統送他歸陰的。成言不謬。

徐世昌向爲清室太保，因監督崇陵工程，崇陵即清德宗陵。久在京外，此次聞故后病篤，乃入宮謁見，且力辭太保職務。隆裕后再三慰留，甚至哽咽不能成聲了。徐亦陪了三四點老淚，至退出後，即往謁袁總統，備陳清后病重形狀。袁總統再屬徐爲代表，入宮慰問。隆裕后聞了袁總統三字，幾似勾命的無常，阿啣一聲，昏暈過去。好容易叫他醒來，尙是喘個不住。徐世昌瞧這情形，反一時不能脫身，只好與世續紹英提議，隆裕后身後處置，一面叫入宣統帝，令他侍立牀側。二月二十一日，隆裕后已是彌留，到了夜間，回光返照，開眼瞧見宣統帝在側，不覺嗚咽道：「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國已亡了，母又將死，汝尙茫然，奈何奈何！」說至此，喉間又哽咽起來，好一歇復發最後的雙聲道：「我與汝要永訣了。溝瀆道塗，聽你自爲，我不能再顧你了。」言訖，已不能言。世續入省數次，但見隆裕后，樓目直視，口中很想說話，偏被痰塞住喉中，只用手指着宣統帝，眼眶間尙含淚盈盈，霎時間陰風慘栗，燭燄昏沈。

有清末代的隆裕太后，竟兩眼一翻，撒手歸天去了。陸續寫來，不忍卒讀。小子有時嘆隆裕太后道：

孤兒寡婦總心傷，到死猶留淚兩行。讓國終存亡國恨，徒勞後史費評章。

清后已逝，一切喪葬事宜，待小子下回再表。

家事方迫，藏事隨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雖以袁總統之雄鷲，陸總長之才辯，卒不能屈服英俄，弱國無外交，良可痛慨。若榕隆太后之病逝，實爲袁總統一人逼死，石勳謂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不宜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袁總統其有愧斯言乎？總之對內勇，對外怯，爲中國人之陋習，閱蒙藏諸要約，而不變色者，涼血動物是也。閱隆裕太后之變逝而不傷心者，吾謂與涼血動物相去亦無幾耳。

第十九回 競選舉黨人滋鬧 斥時政演說招尤

却說清隆裕太后病逝，乾清宮內，當然料理喪儀，大殮後停柩體元殿，清宮內瑾瑜、璿四妃，於前晚聞信，均欲進宮詢問，因神武門已閉，竟不得入。翌晨方得進宮，見故后遺骸，已在體元殿停靈，並不哭泣，且指遺骸道：「你也有今日麼？」無非婦女心腸。言訖後，向世續等問話，多方詰責，百般挑剔。世續等莫明其妙，徒嗟嘆了好幾聲。還有一班小太監，乘着喪亂機會，紛紛搬運珍寶物件，連夜不絕。世續也彈壓不住，窮極計生，便聲言道：「袁總統已派段芝貴入宮，他係軍人，看我等這般紛擾，將要軍律從事呢。」宮監們聽到此語，方漸平靜，但檢點宮中失物約已值價洋十萬圓。世續一面治喪，一面請袁總統派員入宮，幫同料理。袁總統乃派蔭昌、段芝貴、孫寶琦、江朝宗、言敦源、榮勳等數人，前往幫辦，並命國務院發出通告二則，依次錄述如下：

據清宮內務府總管報稱，二月二十二日丑時，隆裕皇太后仙馭升遐等語，當經派員查檢，醫官曹元森、張

仲元等所開脈方，症俱稱虛陽上升，勢叢雜，氣瘞痠塞，至二十二日丑時，痰壅堯逝。敬維大清隆裕皇太后，外觀大勢，內審輿情，以大公無我之心，成亘古共和之局，方冀寬閒退處，修禮長膺，豈圖調攝無靈，宮車宴駕。此四語好追思至德，莫可名言。凡我國民，同深痛悼。除遵照優待條件，另行訂議禮節外，特此通告。

茲值大清隆裕皇太后之喪，遵照優待條件，以外國君主最優禮待遇，議定各官署一律下半旗二十七日，左腕圍黑紗。即民國制定喪禮。自二月二十二日始，至三月二十日止，以誌哀悼，特此通告。

此外派員致祭，復令各部院長官亦親往祭奠，並開國務院特別會議，查照優待清室條例，所有崇陵未完工程，應如制安修，需用經費，均由中華民國支出。隆裕后祔葬崇陵，更兼贊助共和，有功民國，一切喪葬禮節，務須從優。費用歸民國擔任。會議已定，提交參議院，當然通過。自是清宣統帝歸璫瑜兩太妃撫育，後事如何，後文再行記錄，暫且慢表。隆裕后曾成共和，不忍以養人者害人，可算聰明婦女，故於逝病時特別加詳。

且說國會組織法，及各議員選舉法，已公布多日，元年殘臘，袁總統發布正式召集國會令，令曰：

正式國會召集之期，依照約法，以十個月為限。民國元年八月，業將國會組織法，暨參議院衆議院議員選舉各法，公布施行在案。民國正式國會，為共和建設所關，本大總統躬承我國民付託之重，迭經飭由國務總理內務總長督令籌備國會事務局，及各該參議院議員選舉監督，衆議院議員選舉總監督，選舉監督等分別妥籌籌備。並先後制定參議院衆議院各選舉日期令，俾各依限進行。自約法施行以來，現已十個月屆滿，據國務總理內務總長呈具籌備國會事務局呈稱：「衆議院議員覆選舉，除據報延期各省分外，餘均於民國二年一月十日遵令舉行。其參議院議員選舉，亦將次第遵令舉行」等語。本大總統深維我中華民國締造之艱難，夙夜兢兢，未敢以臨時期內，稍涉暇逸。茲幸國會議員已如法選出，亟應依照約法，下令召集。自民國二年一月十日正式開會召集發布之日起，限於民國二年三月以內，所有當選之參議院議員及衆議院議員，均須一律

齊集北京，俟兩院各到有總議員過半數後，即行同時開會。至關於國會開會之籌備事項，應由國務總理內務總長督飭籌備國會事務局，速為籌備完全。共和政治之良否，政府固有完全之責任，而尤以正式國會為第一德一心，共圖盛業，斯則本大總統代表我漢滿蒙回藏五大民族，所馨香禱祝以求之者也。此令！

又令各省行政長官，定期召集省議會議員，其文云：

各省省議會議員選舉法，業經本大總統於民國元年九月公布施行，副復制定省議會議員第一屆選舉日期，迭飭各該選舉總監督，依限辦理在案。現在各省省議會議員覆選舉，除據報延期各省分外，餘均遵令舉行，自應飭由各省行政長官，分別召集，為此通令各該省行政長官，自令到之日起，即先行發布省議會議員召集令，凡覆選未經據報延期各省分，限於民國二年二月十日以前召集，其已經據報延期各省分，限於該省省議會議員覆選舉行後，由該省行政長官，酌定日期召集，各該省議會議員，均一律依令齊集省城，俟該省議會到有總議員三分之二以上時，即行開會。開會之翌日，即先舉行參議員選舉，以重要政。此令！

這兩令公布後，各省辦理選舉事宜，有幾區已了手續，有幾區尚在未了，惟因黨派不同，競爭甚烈，或用強力脅迫，或用金錢買囑，或用情面懇託，選舉人受這三種運動，不管他是甚麼黨派，只好依着投票，有時強力相等，金錢相等，情面相等，反使選舉人左右為難，往往因投了甲票，未投乙票，投了丙票，未投丁票，甲丙果然被選，乙丁竟致向隅，於是乙丁不肯罷休，當場譁擾，甚且強奪投票，或搗毀投票所，攪得他秩序紊亂，票紙散失，令他再行選舉，非運動到手，總不甘心，當議決選舉法時，亦曾料到此着，將選舉訴訟事件，及選舉犯罪條例，盡行規定，預為防範，偏中國是個章程國，形式上很覺嚴密，實際上絕少遵行，以致選舉風潮，屢見疊出。中國人之無公心，於此可見。說將起來，令人可嘆。

看官試想選舉法為什麼設立？原是國成民主，應歸人民立法，但人民很多，不是個個能立法的，又不是個個

好去立法的，由是令選舉代表，揀出幾個熟習政治，曉得利弊的人物，使他當選，作為全國或全省的立法員，凡是衆議所歸，定然有些才識，這是外洋立憲國的良法。偏被我中國仿行，第一屆選舉，便生出無數情歸。袁政府得此報告，因嚴命遵守法律，且令初選監督，摘錄刑律第八章關於妨害選舉之罪各條，揭示投票所，又就投票所周圍，臨時增派警兵，保持秩序。後來舉正式總統，便用軍警強迫，雖是老袁專制手段，也是各議員自己所致。各選舉區，歸得稍稍平靜，只暗地裏仍然運動，各立黨幟，各爭黨權。

其時國民黨最多數，次為共和黨，另外又有兩黨出現，一叫做民主黨，一叫做統一黨，俗語說得好：「寡不敵衆」，民主統一兩黨，新近組織，人數尚少，敵不過國民黨，就是共和黨人，也不及國民黨的多數，因此國會議員，至總選舉後，多半是國民黨當選。袁總統最忌諱國民黨，探得參眾兩院中，國民黨議員，佔得十分的六七，逆料將來必受牽制，遂想出秘謀，將國民黨中的翹楚，賞他一顆衛生丸，免得他來作怪，這真古人所謂釜底抽薪的計策。平言之。

看官你道何事，待小子續敘出來。前任農林總長宋教仁，卸職後，為國民黨現事，主持黨務，他本是湖南桃源人，字遜初，亦作劍初。別號桃源漁父，十二歲喪父，家甚貧窶，因有志向學，肄業武昌文普通學堂。在校時已蓄革命思想，聯結同志，嗣被校長察覺，把他斥退，他遂籌借銀錢，游學東洋。適值孫文黃興等組織同盟會，遂乘勢入為會員，襄辦民報，鼓吹革命。後與黃興等潛入中國，一再舉事，均遭失敗，乃定議在湖北發難，運動軍隊，計日大舉。武昌起義，實受革命黨鼓吹，他便是黨中健將，奔走往來，不辭勞苦，卒告成功。至孫文回國，設立南京政府後，會受任為法制院院長，凡臨時政府法令，多是他一手編成。繼念南北未和，終難統一，乃偕蔡元培、汪兆銘等同赴北京，迎袁南下。會值京津兵變，袁不果行，仍就職北京。唐紹儀出組內閣，邀他為農林總長，經參議院通過，就職不過兩月，唐內閣猝倒，遂連帶辭職。他經此閱歷，已窺透老袁心腸，決意從政黨入手，四處聯絡，把共和統一黨員引入同盟會中。

攜手聯盟，同組爲國民黨，當由黨員共舉爲黨中理事。既而同籍省母，意欲退隱林泉，事親終老，偏偏黨員屢函敦勸，促他再往北京，維持黨務。他本是個年少英雄，含着一腔熱血，疊接同黨來函，又不禁意氣騰發，躍躍欲動。況自二次組閣，新人物多半退閑，滿清官僚死灰復燃，袁總統的野心，已漸漸發現出來，所有政府中一切行動，統不能慰他心願。看官，你想這牢騷抑鬱的宋先生，尙肯忍與終古麼？略述宋演說交歷史，筆下亦隱含憤慨。正擬別母啟程，江南國民黨支部，因南方當選國會議員，將啓程北上，電請他到寧一行，籌商善後意見。他即匆匆拚擋行李，別了母妻，抽身而去。從此與家共訣。道出滬上，聞教育總長范源濂辭職回杭，他欲探悉政府詳情，即由滬至杭，與范相晤。范約略與談，已不勝感憤。嗣范約與作十日游，遂出錢塘門，涉西湖，登南高峰，東望海門，適見海潮洶湧，澎湃而來，即占五絕二首道：

日出雪澄滑，山枯林葉空。徐尋屈曲徑，竟上最高峯。

村市沈雲底，江帆走樹中。海門潮正湧，我欲挽強弓。此詩大有寓意。

游杭數日，餘興未盡。催電交來，乃別范返滬，由滬至江寧。時民國二年三月九日，江南國民黨支部，開會歡迎。借浙江會館爲會場，會員共到三千餘人。都督程德全，到會爲主席，程因口疾未癒，託人代爲報告。略謂：「宋君從事革命，已有多年，所著事蹟，諒諸君應已洞鑒。此次宋君到此，本黨特開會歡迎，請宋君發表政見，與諸君共同研究。」云云。報告已畢，即由宋登臺演說，大衆除拍掌歡迎外，統靜心聽着，并由記錄員一一筆述。宋所說的是俗語，記錄員所述的是文言，小子將文言照錄如下：

民國建設以來，已有二載，其進步與否，改良與否，以良心上判斷，必曰不然。當革命之時，我同盟諸同志，竭盡心力，爲國家破壞者，希望建設之改良也。今建設如是，其責不在政府而在國民。我同盟會所改組之國民黨，尤爲抱極重之責任，斷無破壞之後，即放任而不過問之理。現在政府外交，果能如民意乎？果能較之前清有

進步乎？吾欲爲諸君決斷曰：「不如民意之政府，退步之政府。」今又在浙江杭州，晤前教育總長范源濂君，范云：「蒙事問題，尙未解決，政府每日會議，所有磋商蒙事者，云與俄開議乎，與俄不開議乎？」二語，夫俄蒙協約，萬無聽其遷延之理，尙何開議不開議之足云？由此可見政府迄今，並未嘗與俄開談判也。各報所載，皆粉飾語耳。如此政府，是善良乎？余斷言中華民國之基礎，極爲搖動，皆現在之惡政府所造成者也。今試述蒙事之歷史，當民國未統一時，革命搖亂，各國皆無舉動，蓋庚子前，各強皆主分割，庚子後，各強皆主保守，即門戶開放，機會均等，領土保全之主義。此外交方針，各強靡不一致，此證之英日同盟，日美公文，日俄日清，英俄等協約，可明證也。故民國擾攘間，各強並無舉動，時吾在北京，見四國銀行團代表，伊等極願貸款與中國，且已籌款數百萬鎊，其條件亦極輕，不意後有北京兵變之事，四國團即取銷前約，要求另議。自後內閣常倒，兵變迭起，而外人遂生覬覦之心矣。去年俄人致公文於外交部，謂：「庫倫獨立，有害俄人生命財產，請與貴國協商庫事。」外交部置之不答，而俄與庫自行交涉，遂成協約，至英之與西藏，亦發生干涉事件，現袁總統方以與英使朱爾典有私交，欲解決之，此萬無效也。蓋蒙事爲藏事之先決問題，蒙事能決，則藏事將隨之能決，若當俄人致公文與外交部時，即與之磋商，必不致協約發現也。此後之外交，宜以機會均等爲機括，而加以誠意，庶可生好結果。內政方面，尤不堪問。前清之道府制，竟然發現，至財政問題，關於民國基礎，當歲原議一萬萬鎊，合六萬萬兩，以一萬萬兩支持臨時政府，及善後諸費，餘五萬萬兩，充作改良幣制，清理交通，擴充中央銀行，處理鹽政，皆屬於生利之事業。及內閣兩次改組後，而忽變爲二千五百萬鎊，主其議者，蓋純以爲行政經費，其條件尤爲酷虐。一鹽政當用外人管理，到期不還，鹽政即歸外人經營，如海關例，鹽債爲唯一之擔保品，今欲訂爲外人管理，則不能再作他次抵押，將來之借款，更陷困難。且用途盡爲不生利之事業，幸而未成，萬一竟至成立，則國家之根本財政，全爲所破壞矣。現正式國會將成立，所最紛爭之要點，爲總統問題，憲法問題，地方問題。總統當爲不負責任，由國務

員負責，內閣制之精神，實爲共和國之良好制也。國務員宜以完全政黨組織之，混合超然諸內閣之弊，既已發露，無庸贅述。唐內閣爲混合內閣，陸內閣爲超然內閣。憲法問題，當然屬於國會自訂，無庸紛擾。地方問題，則分其權之種類，而爲中央地方之區別，如外交、軍政、司法、國家財政、國家產業及工程，自爲中央集權；若教育、路政、衛生、地方之財政、工程產業等，自屬於地方分權。若警政等，自屬於國家委任地方之權。凡此大綱既定，地方問題，自迎刃而解。惟道府制，即觀察使等官制，實爲最腐敗官制，萬不能聽其存在。現在國家全體及國民自身，皆有一牢不可破之政見，曰維持現狀，此語不通已極。譬如一病人已將危急，醫者不進以療病藥，而僅以停留現在病狀之藥，可謂醫生之責任已盡乎？且自維持現狀之說，與而前清之腐敗官制、荒謬人物，皆一一出現。故維持現狀，不啻停止血脈之謂，吾人宜力促改良進步，方爲正當之政見也。餘如各項實業、交通、農林諸政，不遑枚舉，聊舉一愚之詞，貢諸同志。

總計演說時間，約二小時，每到言語精當處，拍手聲傳達戶外。及宋已下壇，又有會中人物，亦登壇演說數語，無非說是一宋君政見，確切不移。一轉瞬日暮，當即散會。駐寧數日，又復蒞滬，隨處演說，多半指斥時政，滔滔數萬言。致死之由，北京卽有匿名書，駁他演說各詞，復有北京救國團出現，亦通電各省，斥他荒謬。繞是實政府主使。他又一辯答，登報答覆。未幾來了袁總統急電，邀他卽日赴京，商決要政。時人還道老責省悟，將召宋入京，置諸首揆。就是他自已思想，亦以爲此次北行，定要組成政黨內閣，不負初衷，乃擬定三月二十日，由滬上啓行，乘車北上。是時國會議員，次第赴京，滬寧車站中，已設有議員接待室。啓行時，適在晚間十時許，滬上各同志，相借送行。就是前南京留守黃興，亦送至車站，先至議員接待室中，小憩片時。至十時四十分，火車已鳴鳴亂鳴，招客登車。宋出接待室，與黃興等並行至月臺，向車站出口處進行。甫至剗票處，猛聞豁拉一聲，骨溜溜的一粒彈子，從宋教仁背後飛來，不偏不倚，穿入胸中。正是：

詎意瀝濱遭毒手，那堪湘水賦招魂。

未知宋教仁性命如何，且至下回續敘。

鄉舉里選，防自古制，而後世不行，良由古時選舉，已多流弊，後人不得不量為變通，非好事處古也。至近十餘年間，因各國選舉法之盛行，遂欲則而做之，豈今人之道德，遠勝古昔耶？觀民國第一屆選舉，已是弊端百出，各黨中人，往往號召同志，競爭選票，實則良莠不齊，多半口與心違，揣其願望，除三數志士外，無非欲擴張勢力，把持權利而已。宋教仁爲面民黨翹楚，觀其行迹，頗熱心政治，不同貪鄙者之所爲。江寧演說語多精到，然錄其太露，英氣未斂，言出而衆怨隨之，卒受刺於暴徒之手，讀是回，乃嘆先聖訥言之訓，其垂戒固深且遠也。

第二十回 宋教仁中彈捐軀 應桂馨洩謀拘案

却說宋教仁由滬啟行，至滬寧鐵路車站，方擬登車，行到剪票處門口，忽背後來了一彈，穿入胸中，直達腰部。衆忍痛不住，卽退靠鐵柵，悽聲語道：「我中槍了！」正說着，又聞槍聲兩響，有二粒彈子，左右拋擲，幸未傷人。站中行客，頓時大亂。黃興等也驚愕異常，慌忙扶住宋教仁，回出月臺，急呼車站中巡警，速擊兇手。那知四面一望，並沒有一個巡士。句中有眼。但見外面有汽車一乘，也不及問明何人，立卽扶宋上車，囑令車夫放足了汽，送至滬寧鐵路醫院。至站外的巡警到來，宋車已去，兇手早不知去向了。當時送行的人，多留住站中，還望約同巡士，緝獲兇手。一面電致各處機關，託卽偵緝。只國民黨幹事于右任，送至醫院中，時將夜半，醫生均未在院，乃暫在別室少待。宋已面如白紙，用手撫着傷處，呻吟不已。俯首視他傷痕，宋不欲令視，但推着于首，流淚與語道：「我痛極了，恐將不起，爲人總有一死，死亦何惜，只有三事奉告：（一）是所有南北兩京及日本東京寄存的書籍，統捐入南京圖書

館。(一)是我家本來寒苦，老母尚在，請克強與君及諸故人替我照料。(二)是諸君仍當努力進行，幸勿以我遺不測，致生退縮，放棄國民的責任。我欲調和南北，費盡苦心，不意暴徒不諒，誤會我意，置我死地，我受痛苦，也是我自自受呢。直言遭難，古句同概。于右任自然允諾，且勉強慰語，未幾醫生到來，檢視傷處，不禁伸舌，原來宋身受傷，正在右腰骨稍偏處，與心臟相近。醫生謂傷勢沉重，生死難卜，惟彈已入內，總須取出彈子，再行醫治。當經于右任承認，即由院中看護士昇宋上樓，至第三層醫室，解開血衣，敷了藥水，用刀割開傷痕，好容易取出彈子，彈形尖小，似係新式手槍所用。宋呼痛不止，再由醫生注射止痛藥水，望他安睡，他仍宛轉呻吟，不能安枕，勉強挾到黎明。黃興等統至病室探問，宋教仁歎歎道：「我要死了，但我死後，諸公總要往前做去。」語誠款款。黃興向他點頭，宋復令黃報告中央，略述己意。由黃代擬電文語云：

北京袁大總統鑒：仁昨夜乘滬寧車赴京，敬謁鈞座，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後施槍，彈由腰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末結怨於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權利之見存。今國基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鑒納。

稿已擬定，黃興即出病室，着人發電去了。嗣是滬上各同志陸續至病院探望，宋皺眉與語道：「我不怕死，但苦痛哩。出生入死，我幾成爲習慣，若醫生能止我痛苦，我就死罷。」各同志再三勸慰，宋復瞑目道：「罷了罷了，可惜兇手在逃，不曉得什麼人，與我挾着這等深仇。」是極痛語。各人聞言，統覺得酸楚不堪，遂與醫士熟商，請多延良醫，共同研究。於是用電話編召，來了西醫三四人，相與考驗，共言勝已受傷，必須割驗補修，或可望生。于右任乃語同人道：「宋君病已至此，與其不剖而死，徒增後悔，何如從醫割治罷。」各人躊躇一番，多主開割，於是再昇宋至第二層剖診室，集醫生五人，共施手術。醫生只許于右任一人臨視，先用迷藥撲面，繼乃用刀解剖，取出大腸，細視

有血塊瘀積，當場洗去，再看腸上已有小穴，急忙用藥綫縫補，安放原處，然後將創口兜合，一律縫固，復將迷藥解去。宋徐徐醒來，仍是號痛，醫生屢用嗎啡針注射，冀令神經略靜，終歸乏效，且大小便流血不止，又經醫生檢視，查得內腎亦已受傷，防有他變。延至夜間，果然病勢加重，兩手熱度漸低，兩目輒向上視，黃興于右任等均已到來，問宋痛楚，宋轉答言不痛，旋復語同人道：「我所欲言，已盡與于君說過，諸公可問明于君。」語至此，氣喘交作，幾不成聲，繼而兩手作合十形，似與同人作訣別狀，忽又迴抱胸際，似有說不盡的苦況。黃興用手撫摩，手足已冰，按脈亦已沈伏，問諸醫生，統云無救，惟顧宋面目，尚有依依不捨的狀態。極力描寫死狀。黃興乃附宋耳與語道：「遜初，遜初，你放心去罷，後事總歸我等擔任。」宋乃長嘆一聲，氣絕而逝，年僅三十二歲。惟兩日尚直視未瞑，雙拳又緊握不開。

一班送死的友人，相嚮慟哭。前滬軍都督陳其美，亦在座送終，帶哭帶語道：「這事真不甘心，這事真不甘心！」大家聞了此語，益覺悲從中來，泣不可仰。待至哭止，彼此坐待天明，共商殮殮事宜，且議定攝一遺影，留作紀念。未幾雞聲報曉，晨光熹微，當即飭人至照相館，邀兩夥到來，由黃興提議，先裸屍骸上身，露着傷痕，拍一照片。至穿衣後，再拍一照，方纔大殮。此時黨員畢集，有男有女，還有幾個日本朋友，也同來送殮。衣衾棺槨，統用舊式。越日，自醫院移棺，往殯湖南會館，來賓及商團軍隊，共到醫院門首，擁擠異常。時至午後，靈柩發引，一切儀仗，無非是花亭花園等類，恰也不必細述。惟送喪執紼，及護喪導靈，人數約至二三千名，素車白馬，同遵范式之盟。湘水吳江，共灑甄均之淚。會值滿瀟春雨，凜凜悲風，天亦同哀，人應齊哭，這也不在話下。

惟自兇耗傳布，遠近各來函電，共透滬上國民黨交通部，大致在注意緝兇，兼及慰唁。袁總統亦疊發兩電，第一電文云：

上海宋鈍初先生鑒，閱路透社電，驚聞執事為暴徒所傷，正深駭絕。頃接寄電，習字是韻母，爲簡文計，即以韻母某數作

日子算。方得其詳。民國建設，人才至難，執事學識冠時，為世推重，凡稍有知識者，無不加以愛護，豈意衆目昭彰之地，竟有兇人，敢行暗殺，人心險惡，法紀何在？惟祈天相吉人，調治平復，幸勿作衰敗之語，徒長悲觀。除電飭江蘇都督、民政長、上海交涉使、縣知事、滬寧鐵路總辦，重懸賞格，限期緝獲兇犯，外合先慰問。

越日致第二電，係由上海交涉使陳貽範，已電達宋耗，乃覆致唁詞云：

宋君竟爾溘逝，曷勝浩歎！目前緊要關健，惟有重懸賞格，迅緝兇兇，澈底根究。宋君才識卓越，服務民國，功績尤多，知與不知，皆為悲痛。所有身後事宜，望即會同鍾文耀，即滬寧鐵路總辦，妥為料理。其治喪費用，應即作正開銷，以彰崇報。速錄二覽，亦具敬意。

自是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闕，通電地方官一體協擊，限期緝獲。上海縣知事及地方檢察廳，統懸賞緝捕。黃興、陳其美等，又函致公共租界總巡卜羅斯，英國人。託他密擊，如得破案，准給酬勞費一萬圓。滬寧鐵路局亦出賞格五千元，灑上一班巡警，及所有中外包探，那個不想發些小財？遂全體注意，晝夜偵緝。天下無難事，總教有心人，漸漸的探出蹤迹來了。先是宋教仁在病院時，滬寧鐵路醫院，忽得一奇怪郵信，自上海本部寄發，信外署名，係鐵民。自本支部發八字，信內純是譏嘲語。略云：

鍾初先生足下鄙人自湘而漢而滬，一路歡送某君，赴黃泉國大統領任。昨夜正欲與某君晤別，贈以衛生丸數粒，以作紀念，不意誤贈與君，實在對不起了。雖然，君從此亦得享千古之幸福了。因某君尚未赴新任，本會同人昨夜曾以鉅金運動選舉，選舉結果，則君最占優勝，每票全額五千元，故同人等請君先行代理黃泉國大統領。俟某君到任後，自當推舉你任總理。肅此恭祝榮禧，並頌千古救國協會代表鐵民啓。

看這函中文字，已見得此案兇犯不止一人，且仍匿迹租界中。函內誤贈二字，實係亂人耳目。所云某君，亦並非有特別指定，意在恫嚇國民黨中要人，令勿再為政黨競爭。或謂國民黨首領，就是孫黃二人，是時孫文正往滬

日本，只黃興留滬，函中所云某君，分明是暗指黃興，也未可知。此數語爲補敘行文，所以帶及。總之，此案爲政治關係，無與私怨，當日的明眼人，已窺測得十分之五了。故作疑案。

二十三日晚間，上海租界中，正在熱鬧的時候，燈光熒熒，車聲轆轤，除行人旅客外，所有闊大少紅信人等，正在此大出風頭，往來不絕，法租界和坊迎春坊一帶，尤覺得車馬盈途，衆聲聒耳。這一家是名娼接客，賣笑逞嬌，那一家是狎客登堂，騰歡喝采。還有幾家是貴人早降，綺席已開，不是猜拳喝酒，就是彈唱侑賓，管弦雜沓，履舄紛紜，突來了紅頭巡捕數名，把迎春坊三四弄口，統行堵住。旋見總巡卜羅斯，與西探總目安姆斯脫郎，帶着巡士等步入弄中，到了李桂玉妓館門首，一齊站住。又有一個西裝人物，徑入妓館，朗聲呼問。當由龜奴接着，但聽得「變丞兄」三字，龜奴道：「莫非來看應大老麼？」那人向他點頭，龜奴又道：「應老爺在樓上飲酒。」那人不待說畢，便大踏步上樓，連聲道：「應變丞君樓下有人，請你談話。」座上即有一人起立，年約四十餘歲，面帶酒容，隱含殺氣，便答言：「何人看我？」那人道：「請君下樓，自知分曉。」於是聯步下樓，甫至門首，即由卜總巡啟口道：「你是應變丞麼？去去！」旁邊走過巡士，即將應變丞牽扯出來，一同至總巡房去了。這一段文字，寫得真極精采。

這應變丞究竟何人，彼起履歷，恰也是上海灘上大名鼎鼎的脚色。他名叫桂馨，却有兩個頭銜，一是中華民國共進會會長，一是江蘇駐滬巡查長。家住新北門外文元坊，平素很是闊綽，至此何故被捕，原來就是宋案牽連的數峻犯。查爲點睛。宋案未發生以前，曾有一專售古玩版的販客，姓王名阿法，曾在應宅交易，與應熟識有年。一日，復至應家，應取出照片一張，令他審視。王與照片中人絕不相識，頓時莫明其妙，斷復言：「欲辦此人，如能辦到，酬洋千元。」王阿法是一個捐客，並不是暗殺黨，那裏能做這般事？當即將照片交還，惟心中頗驕羨千金，出至某客棧，巧遇一友人鄧某，談及應事。鄧係遼東馬賊出身，頗有膂力，初意頗願充此役，繼思無故殺人，徒自增罪，因力却所請。兩下裏密語多時，偏被棧主張某所聞，張與國民黨員，素有幾個認識，遂一一報知。國民黨員，乃詰鄧及王，王無

可隱諱，乃說明原委，且言自己誓絕，並未與聞。當由國民黨員，囑他報明總巡，一俟破案，且有重賞。這王阿法又起了發財的念頭，遂徑至卜總巡處報告。卜總巡即飭包探偵察，返報應在迎春坊三弄李桂王家，挾妓飲酒。總巡乃親自出門，領着西探總目等往迎春坊，果然手到擒來，毫不費力。應桂馨到了此時，任他如何倔強，只好隨同前往。到了捕房內，冷清清的坐了一夜。回憶紅酒幾時，狀味如何。

翌日天明，山下總巡押着應桂馨，會同法捕房總巡，共至應家門上，懸着金漆招牌，鏤刻煌煌大字，便是江蘇巡查長公署。及其進會機關部字樣。巡查長三字，是人人能解，共進會名目，就是哥老會改設。哥老會係通逃數，中外聞名，應在會中做了會長，顯見得是個不安分的人物。卜總巡到了門前，分派巡捕多人，先行把守，入室檢查，搜出公文信件甚多，一時不及細閱，統搬入篋內，由法總巡親手加封，移解捕房。一面查驗應宅住人，除該家眷屬外，恰有來客數名，有一個是身穿男裝的少婦，有一個是身着新衣，口操晉音的外鄉人，不倫不類，同在應家，未免形迹可疑，索性將所有男客，盡行帶至法捕房，所有女眷，無論主客，一概驅至樓上小房間中，軟禁起來，派安南巡捕看守。原來上海新北門外，係是法國租界，所有犯案等人，應歸法巡捕房理，值所以英總巡往搜應家，必須會同法總巡。英人所用的巡役，是印度國人，法人所用的巡役，是安南國人。解釋亦不可少。至應宅男客，到捕房後，即派人至滬寧車站，覓得當時服役的西憲，據言：「曾見過兇手面目，約略可憶。」即邀他同入捕房，將所拘人犯，逐一細認，看至身著新服口操晉音的外鄉人，不禁驚喜交集，說出兩語道：「就是他！就是他！」嚇得那人面如土色，忙把頭低了下去。小子有詩嘆道：

昂藏七尺好身軀，胡竟甘心作暴徒？
到底殺人終有報，惡魔毒物總遺誅。

畢竟此人爲誰，容至下回交代。

宋教仁爲國民黨翹楚，學問品行，均卓絕一時，只以年少氣盛，好譏議人長短，遂深觸當道之忌，遂以一彈了之，吾爲宋惜。

吾尤爲國民黨惜。曷爲惜宋？以宋負如許之不韜才，乃不少晦其鋒芒，以爲國用，而竟遭奸人之暗殺也。曷爲惜國民黨？以黨中驥失一柱石，而餘子之學識道德，無一足與宋比，卒自此失敗而不克再振也。若應變承者，一假薄小人耳，爲鬼爲域，踴躍猶恥之，彼與宋無龔趾之嫌，徒爲使貪使詐者所利用，甘心戕宋，卒之陸狡之謀，漏洩於一販客之口，吾謂宋死於應，爲不值，應敗於販夫，亦不值也。然於此見民國前途，殊乏寧日矣。

